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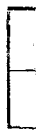
庫文年青國中

著 莫 思

# 戰後日本問題

知新·書讀·活生

行發所行發合聯海上



731.278  
885

庫文年青國中 新

戰 後 日 本 問 題

著 慕 恩



3 0662 7775 1

知 新 · 書 讀 · 活 生

行 發 所 行 發 合 聯 海 上

## 郭序

日本投降之後僅僅三年，和約一直還沒有簽訂，而它的侵略性的威脅，又像暴風雨要來時的烏雲一樣，一刻一刻地濃重起來了，

這是因為美帝國主義爲了它自己的統治者獨佔資本家的利益，在盡力扶植日本，利用日本的工業潛能和好戰野性，來間接地奴役遠東各民族。美國獨佔資本家是獵人，日本將成爲他的鷹犬，而我們是被獵的對象。

遠東各民族的人民是不甘心的，我們中國人民是尤其不甘心的，我們受了日本帝國主義幾十年的榨取，脅制，侵蝕，更經了八年的血戰，犧牲了千萬的生命，不可計數的財產，所換來的才是做奴隸的命運，我們能够甘心嗎？

反美扶日的運動在遠東各民族都掀捲了起來，在我們中國尤以極迅速的步驟展開而深入，是有充分的理由的。

但也有些喪心病狂的人，或素受美帝豢養的『學者』，一直到今天都還在替美帝辯護，想幫助它欺騙人民，並麻醉人民的愛國自衛的意識。這些人實在是可恨，但感情上的憎恨是無濟於事的。『學者』們的伎倆慣能偽裝出一個心平氣和，大有『舉天下而非之不加沮』的超妙。因此，我們還必須多做些揭露欺騙，解除麻醉的工作。

要怎樣才可揭露欺騙，解除麻醉呢？最好的辦法是實事求是地把事情的真相表白出來，使天下的人能夠有目共見。事實是一面照妖鏡，任何善掩飾的狐狸，在這之前都要露出原形來的。

劉思慕先生有鑑於此，在業務的百忙中寫出了這部『戰後的日本問題』，把三年來的日本近況和美帝扶日的真際，幾乎毫無遺漏地暴露了出來。這實在是一部最切合時宜的力作。我很感謝思慕先生，他把原稿給我看，並要我寫一篇序。當我把這部力作一口氣讀完了之後，我低下頭來了。我默祝着：這樣的一部好書，實在是應該人手一編的。

我自己在日本前後住過二十年，自信對於日本的認識也還比較真切。但自抗戰發生以來，我離開日本已經十一年了。雖開得太久，資料很不容易得到，談到日本問題，便不免感

覺到空虛。要和敵對者論辯，你如舉不出具體的事實來，你是不能致敵死命，而徵獲第三者的信賴的。我自己也時常在怨艾，資料縱不易得到，但經常見於報章雜誌的報導也未始沒有，平常爲什麼不下點苦工把它們蒐集起來呢？該懲戒的是這種玩忽的態度呵！

但我現在可得到滿足了，是思慕先生這部力作補償了我的缺憾。盡力推荐這部書的責任在我是義不容辭的。我要向思慕先生表示感謝並慶賀，他實在是做了一件有意義的工作。思慕先生是很謙遜的人，對於他自己的著作或許會認爲有些地方還未能滿意，但我要想到他的業務百忙而資料實在也不容易到手，能夠有這樣的成就，已經足以驚人。

我要再說一遍：這部力作實在是最切合時宜的，而作者的實事求是的精神，尤其值得我們學習。

郭沫若 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一日

# 目次

## 郭序

- 第一章 比比戰前的日本和波茨坦宣言……………(一)
- 第二章 麥克阿瑟的片面管制……………(九)
- 第三章 美國對日政策的實質……………(一七)
- 第四章 天皇和憲法的新裝……………(三)
- 第五章 換湯不換藥的戰後內閣……………(四)
- 第六章 掛羊頭賣狗肉的政黨……………(六)
- 第七章 戰犯與東京法庭的滑稽劇……………(六)
- 第八章 紙上的『財閥解散』與『土地改革』……………(八)

第九章	經濟復興的新威脅	(一〇五)
第十章	日本開始再武裝了	(一二三)
第十一章	如此『民主自由』	(一三七)
第十二章	日帝的防毒劑——日本人民力量的抬頭	(一四一)
第十三章	日本野心的再暴露及其反響	(一六一)
後記		(一七一)

## 第一章 比比戰前的日本和波坦茨宣言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日日本接受波茨坦的投降條件，結束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中遠東方面的戰爭，但日本真的是戰敗了麼。

據美記者康德（David Conde）的報道，東京一個英國名流會說：『日本有沒有打贏這場仗，現在還不清楚，但牠的確沒有打輸。』也有人說，日本在軍事上打輸，但在政治上打贏，這些話是信口開河，還是信而有徵呢？

僅僅在表面上被打敗了

是的，從表面上看來，日本明明被打敗了。一九四五年九月三日『米蘇里』號艦上日本代表重光葵簽降以後，日本的屬土朝鮮，台灣，南庫頁島，千島，琉球，小笠原，硫磺等島，太平洋代管島等被迫歸還或被剝奪了（比起牠侵略最盛時，日本領土由四、二六二、九一二方哩減至一四七、六一一方哩，人口由五〇五、〇〇〇、〇〇〇減至投降初期的六九、〇〇〇、〇〇〇人，現則恢復到七八、六二七、〇〇〇人）；本



土也被盟軍佔領了，發號施令的最高權力轉入盟軍總部之手了；軍事機構和陸海空軍隊是蕩然無存了；甚至內務省也取消了；大批戰犯鑲入獄了，有一部分（例如谷壽夫，田中久一，山下奉文，本間晴雅等）且已『明正典刑』了；日本對中國和若干勝利國的賠償已經開始了。這一切都像是說明侵略好戰的日本已在履行投降的條件，自食其報了。

然而，正如一頭猛虎被打出血，去掉了些皮肉以至尾巴，一時間蜷伏不動，而要害未曾被擊中，銳牙利爪未被拔除，就不一定是被擊敗，可能仍有後患那樣，上述那些現象也不一定說明日本已經是一敗塗地，不足為患了。

要確定日本帝國主義是否真正被擊敗，是否不能再發動侵略和侵略的戰爭，有一個標準可據以判斷，那就是規定日本投降條件的波茨坦宣言。為幫助讀者觀察戰後日本的動向，讓我們把該宣言的投降條件複述一下。

波茨坦宣言  
是判斷  
的標準

該宣言說：『以下為吾人之條件，吾人決不可更改，亦無其他另一方式，猶豫遷延，更為吾人所不容許：

（一）欺騙及錯誤領導日本人民使其妄欲征服世界者之權威及勢力必須永久剷除，蓋吾

人堅持非將負責之窮兵黷武主義者驅出世界，則和平安全及正義之新秩序勢不可能建立。

『(二)直至如此之新秩序成立時，及直至日本製造戰爭之力量業已毀滅而有確實可信之證據時，日本領土須經盟國之軍隊予以佔領，俾吾人在此陳述之基本目的得以完成。

『(三)開羅宣言之條件必將實施，而日本之主權必將限於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國及吾人所決定其可以領有之小島之內。

『(四)日本軍隊在完全解除武裝以後，將被允許其返鄉獲得和平從事生產生活之機會。

『(五)吾人無意奴役日本民族或消滅其國家，但對於戰犯（包括虐待吾人俘虜者在內）將處以法律之裁判，日本政府必須將阻止日本人民民主趨勢之復興及增強之所有障礙予以消除，言論宗教及思想自由以及對於基本人權之重視必須建立。

『(六)日本將被許維持其經濟所必需及可以償付賠款所需要之工業，但可以使其重新武裝作戰之工業不在其內；爲此目的，可准其獲得原料（別於統制原料），日本最後參加國際貿易關係，當可准許。』

如果上述這些條件，戰後日本都已在切實履行，那麼，我們便可以說，日本之被擊敗，

日本侵略根株的挖除，已獲得相當的保證了。然而，事實上，除了第三條關於領土一項外，使其其他各項卻未見切實實施，甚或反其道而行之。我們試問一下？『欺騙及錯誤領導日本人民其妄欲征服世界之權威及勢力』真正被剷除了沒有？『負責之窮兵黷武主義者』被『驅出世界』沒有？『日本製造戰爭之力量』被毀滅了沒有？日本軍隊有沒有偽裝地存在？日本的戰犯是否已經盡法懲處？有沒有被縱容？足以『阻止日本人民民主趨勢之復興及增強』所有障礙』是否已經消除？言論宗教及思想的自由和基本人權是否已獲得適當的保障？對於這一串連的問題，我們的答案不能不是個『否』字，下文將以事實來闡明。

日本的  
美國的  
革命？

是的，在麥克阿瑟和爲他捧場的人看來，在美國的佔領和管制之下，像發「生『奇蹟』似的，日本已經過根本的改造。麥克阿瑟竟把日本的『精神上的革命』比於英國的『大憲章』和『美國獨立宣言』。『美國自由同盟』主席鮑爾溫應美國駐日佔領軍當局之邀到日本考察回來，著文對日本『改革』的成就，頌揚備至，稱做日本的『美國革命』。但事實是不是真的這樣呢？要解答這問題，讓我們首先以一些篇幅簡括地說明在投降之前日本是怎樣一個帝國主義國家，造成牠的黷武侵略是那些政治經濟和社會的持點。

與戰前的  
根本的  
不同嗎？

不消說，日本既是一個帝國主義國家，與英美德法等帝國主義國家一樣，牠是給獨占大資本家所支配的。在戰前，日本十幾個大財閥，五個大銀行（參

閱第八章）控制了日本整個國民經濟，因而也操縱了政治。日本政府實在是爲着這些資本家的商業利潤和在世界市場的獨占而瘋狂地向外擴充，以至挑起侵略戰爭。在大財閥中，三井，三菱，住友，安田四個大財閥特別是日本帝國的實際統治者，政黨不過是他們的代理人，軍閥也不外是他們的貓腳爪（法西斯軍人騎在他們頭上而替他們効勞）。

但是，比起英美德法等帝國主義國家來，戰前的日帝國主義卻有一些不同的特點，那就是，牠是一個特殊形態的法西斯國家——帶有濃厚的封建氣味的軍事法西斯國家。

日本的資本主義雖有高度的發展，但封建制度和勢力仍在日本的政治和經濟機構中佔重要的地位。這首先表現於天皇和天皇制。這一個所謂『萬世一系』的天皇，不僅是被視爲神明，注定應宰制世界的神裔，而且他本身是個大財閥大地主的結合，是日本的統治機構的最尖端，內閣對天皇負責而不是對議會負責。通過那環繞着周圍的元老重臣以及『統帥權』，宣戰媾和的大權，天皇實是日本最高的政治負責者，而不是像英國君主那樣有名無實。

其次，除了元老重臣之外，封建的遺物如樞密院，貴族院，對實際政治都有重大的影響，使日本的『議會政治』再打折扣

在社會方面，貴族與賤民那樣的階級懸殊並沒有廢除，封建的習俗大部被保存着。在思想上，不獨『忠君』的教條支配着日本人民，而且封建的宗教『神道』教被奉為國教。

封建勢力依然強大的基本原因，在於地主剝削制的根蒂差不多原封不動，這即是說，土地所有制依然是封建之舊。以戰前日本的土地而論，雖說小地主較佔多數，但封建大地主所擁有的土地面積為數不少。而小地主也是以剝削地租為生的寄生階級。日本的農戶中經營的土地在町步（等於二·四英畝）以下的小農佔全數四分之三，耕地之屬於自耕農者不過百分之四十八，佃農向大小地主納租常超過其收穫的百分之五十（參閱第八章）。這說明日本的土地所有制還是封建的剝削制度。日本政治的封建階層的勢力就是建立在這剝削制度基礎之上的。封建剝削的重壓，一方面使國內購買力薄弱，國內市場狹隘化，予對外擴充以刺激，他方面造成大批破產的農民，使轉化為廉價的勞動者，增強日本貨品對外的競爭力。同時，表面上『人浮於地』（人口過剩）的現象在思想上構成了日本法西斯對外侵略的藉口。

軍閥，躡武主義者，在日本政治中佔重要的地位以及日本法西斯——帝國主義之特別饒有軍事色彩，也是與封建勢力的存在有關係。明治維新以前，日本爲封建軍閥——「幕府將軍」和「武士」——所統治。明治維新並沒有把這種勢力澈底清除，而只是意味着封建地主，軍人與新興的資產階級的妥協。「軍部」通過了陸海相在內閣中的特殊地位（如「帷幄上奏權」，即內閣中的陸海軍大臣對天皇直接負責，不經過首相而上奏；又如陸海相可自薦繼任人選等）以及軍事參議院等，操縱政治外交。同時軍閥與財閥勾結，武士變相的浪人在國內替財閥壓迫勞工，在國外充他們侵略的馬前卒經過「中東」（或稱日清戰爭，即我們常稱的甲午戰爭）、「日俄」戰爭和第一次大戰的勝利，軍閥趾高氣揚，躡武主義更根深蒂固。軍部以至少壯軍人越來越跋扈了，軍人團體（例如在鄉軍人會）的運動連同學校的軍事教育，散佈躡武主義的毒素，在社會中影響很大。武士道的崇拜以及歌頌戰爭和軍人的紀念物，成爲日本社會生活的中心。這一切使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更加瘋狂和野蠻。

像德、義一樣，獨占資本的發展和碰壁，使日本走上法西斯化之路，使牠的統治者以對內強化獨裁，對外加緊侵略，作爲企圖解決社會和世界矛盾的法門。但是，以日本封建軍人

的勢力雄厚的緣故，日本這一個法西斯國家，特別要冠上『軍事』兩個字。這即是說，日本的法西斯化是通過軍部獨裁的形式來推行，在法西斯的舞台上，軍人站在前台，而大財閥居於幕後，標榜着『日本主義』的法西斯團體多是以少壯軍人爲領導者和幹部，不滿意於自上而下的緩進的法西斯化，急進的軍人更發動政變（例如一九三六年的『二二六事變』），謀以武力建立純粹的法西斯政權。許多軍人的團體也就是法西斯運動的組織。在軍事法西斯的統治之下，日本人民的民主力量被窒息了，贖武侵略更加瘋狂。

以上所說的就是戰前日本帝國主義的特色，也就是波茨坦宣言所謂『欺騙及錯誤領導日本人民使其妄欲征服世界者之權威及勢力』所在的地方，也就是該宣言所謂『阻止人民民主趨勢』的最大的『障礙』。

戰後日本的贖武侵略力量是否已經被摧毀，牠的經濟政治是否已經民主化，那就要看戰前日本這些基本特點有沒有被廓清。

## 第二章 麥克阿瑟的片面管制

『戰敗國』的日本與戰敗國的德國，雖同是被戰勝國佔領和管制着，但佔領和管制的方  
式卻大不相同。

跟德國的  
管制不同

德國以至柏林分歸蘇美英法四強佔領，該四國的軍事首長為四佔領區的首  
長，四國同時在柏林合設盟國管制委員會共同處理德國問題。四佔領區分設蘇  
美英法軍政府，直接統治德國。

不錯，執行佔領和管制日本的最高當局是所謂盟國最高統帥 (Supreme Commander。  
Allied Powers) 簡稱『盟總』(Scan) 但事實上『盟總』之『盟』只虛有其名。佔領日本的實  
只是美國一國，管制日本的實只是代表美國的麥克阿瑟元帥。同時，日本政府在組織上依  
然存在，並不像德國那樣以軍政府來代替日本政府。『盟總』的號令依然通過日本之手來頒  
佈和施行。



在日本投降以後，盟國派去日本駐紮的，除了美國以外，雖還有英，澳，紐，印軍以及南京政府的四十名憲兵，然實都是『象徵』的佔領，英印軍且已全數撤回。初時美方生怕蘇軍會佔領北海道，後來會假惺惺地邀請英蘇派軍參加日本佔領，蘇聯知道是種姿態，婉辭謝卻了，只派了八百個軍事觀察員到日本各地去。但美國卻有第八軍一軍，相當強大的艦隊和海軍陸戰隊佔領日本各地。(註)

說到『盟軍總部』，機構是够龐大的，下設經濟與科學，宣傳與教育，自然資源，公共衛生與福利，政府，法律，國際檢察，民用交通，統計與報告，及間諜、情報與外交等十組，組成軍政府，指導監督日本政府。『盟總』的要員都是由美國人擔任，發號施令的最高執行人是麥克阿瑟，類於美國駐日大使的『盟總』政治顧問(舊任爲阿契遜 Atchison，現任爲施巴德 Board)在政治上輔弼麥氏。麥氏的一切行動，直接對美國軍部負責。軍政府設有一個諮詢機構『國務院陸軍部海軍部聯合委員會』，關於對日管制政策的決議，經該委員會

(註) 駐日美軍初有十五萬人，英軍初有四萬人，英軍於一九四七年開始撤離，印軍於七月撤走，紐西蘭軍則於一九四八年七月撤走，現盟國佔領軍約爲六萬至七萬人。

兩個盟  
委員會

其他盟國既不能插足於『盟總』，蘇聯會要求由中美蘇英四國共同管制，但美國只答應組織遠東顧問委員會，供麥氏的諮詢。到了一九四五年十二月莫斯科會議，決定設立兩個委員會來輔助『盟總』。一個是『遠東委員會』，由英，美，中，蘇，法，荷，加，澳，紐，印，菲十一國代表所組成，設於華盛頓，其任務為樹立盟國佔領管制日本的共同政策，類於一個立法機關。另一個是盟國管制日本委員會，由英美蘇中四國代表所組成，設於東京，為『盟總』的諮詢和顧問機關。現任的委員人選是美國代表施巴德，兼任主席，中國代表蔣震，蘇聯代表吉斯倫柯，英國代表蕭氏。照該會的組織法，麥克阿瑟在實施政策之前須先諮詢管制會而得其同意，但如遭管制會多數反對，麥仍得以其最高指揮官的權力，任意施行其政策。不過，關於如下三大問題，管制會中有一人反對時，在遠東委員會決定以前，麥克阿瑟不得施行其政策：（一）日本的基本政治組織的變革（例如憲法修改）；（二）日本管理制度的根本變革（例如軍政府的廢除）；（三）日本政府的全體變更（例如內閣的全體更選）。麥克阿瑟除了應將對日政策逐一交管制委員會諮詢之外，該會各

盟國代表亦得建議該國所欲實行的政策，或把麥克阿瑟過去所發指令加以檢討。至於遠東委員會決定的對日政策，經美政府通知後，麥克阿瑟當提付管制委員會討論決定而加以實施。

這兩個機構雖像能够牽制麥克阿瑟，但事實上兩機構並不能行使牠們的職權。

日本的  
太上皇

美國給予麥克阿瑟這一個最高指揮官的權力是够大的。日皇與日政府的權力，是受最高指揮官的節制。最高指揮官有實施投降條件，指揮佔領行動及統

制日本所必要的大權。最高指揮官假日本政治機關（連日皇在內）之手行使其權力。如日本政治機關不能滿意地適合最高指揮官之需要，最高指揮官得憑其職權與職責變更政府機關或人物，或作直接行動。憑着這樣的大權，剛愎成性，習於驕慢橫恣的麥克阿瑟，便更獨斷獨行。莫斯科會議決定設立遠東委員會和四強管制委員會之初，麥克阿瑟滿懷不高興，認為『討厭』，但他並沒有因這兩個機構的存在而稍戕其片面的行動。遠東委員會十一國中，除蘇聯外，不是在經濟上依存美國，就是他的附庸或殖民地，所以美國代表滿可以操縱該委員會。即使該委員會對佔領政策有所決議，麥克阿瑟總部也可片面予以變更或廢棄。比方去年六月間遠東委員會通過的對日基本政策，實際上不過將杜魯門所宣佈之『美國對日政策』

（見後）略加修正。又如美方交遠東委員會所討論的解散日本經濟獨佔組織的計劃，本很溫和，但最近美國務院和陸軍部已確定片面予以放棄。再如麥克阿瑟沒有預先得遠東委員會的准許，即擅自派遣日本無線電專家參加日內瓦國際無線電會議，這明明是美方片面的專斷行動，抹煞了遠東委員會。蘇代表駐美大使潘友新提議斥責麥克阿瑟，委員會許多代表都不高興美國派遣日本代表參加國際會議，但以畏懼美國之故，不是投反對票便是棄權。蘇聯的控訴便被否決。

至於東京對日管制委員會也同樣不被麥克阿瑟和他的代表放在眼裏。雖然蘇代表嚴守波茨坦宣言的立場，不放鬆美國任何違反該立場的行動，但在那兒的蘇代表是孤軍奮鬥的。英國政府已經自己承認英國在佔領日本的工作上沒有擔負任何的任務，因此管制委員會的英代表除了有時溫和地批評或反對美方的措施之外，大體上是唯唯諾諾的。至於中國呢，用「密勒氏評論週報」的話來說，「東京的中國代表，只要美國佔領當局命令他如何做，差不多每次他都是遵命的」。另一個美記者勞特巴哈也說，「中國代表差不多從不提出議案，除了支持阿契遜之外，極少說話。」（註）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卅一日，該委員會舉行例會，蘇代表

吉斯倫柯照議事規程建議，請該委員會把蘇聯要求『盟總』報告日本解除軍備的實情列在議事日程之內，但施巴德卻拒絕蘇方的請求，並詆蘇聯此舉志在獲得『充分的情報』。這不僅表示美方不許其他盟國過問像解除日本軍備那樣重大的事，而且在這方面一定有不少不可告人之隱。又如一九四八年三月三日，盧田內閣成立後，蘇代表在管制委員會上猛烈抨擊盧田均，指斥他曾與日軍閥合作，但施巴德卻截斷他的發言，說蘇代表無權干涉『由日本國會以民主手續選出之政府』，這顯然與莫斯科會議決議關於該會的權限的規定不符。吉斯倫柯會五次要求主席允許他繼續發言，每次都遭施巴德攔住。由於麥克阿瑟與其代表的專橫獨斷，對日管制委員會現在形同虛設。每兩星期召開例會一次的該會，近四個月來只討論過一個問題，每次開會常常幾十秒鐘就結束了。美國的政策如不變，這個委員會可能無疾而終。

也當作活  
神來膜拜

被稱爲『老頭子』(Oldman)的麥克阿瑟(今年六十八歲)，早在菲律賓的時候已以跋扈驕慢著稱，他指揮西太平洋戰事的成功和美國所賦予的盟軍統

(註) 見勞特巴赫(R. E. Lauterbach)『危險來自東方』(Danger from the East)一至七頁。

帥的崇高位置，更使他的個人英雄主義發展到最高度，而成爲狂妄不下於希特勒的獨裁者。在日本，他不僅是太上皇，是『麥帥陛下』，而且是被宣傳成爲日人所膜拜的『神』。他有決斷，自信心強，同時他是一個狹隘的國家主義者，在記者的面前，他稱蘇聯爲『俄國龍』，稱中國人爲『中國佬』(China man，帶有輕蔑的意味)。他自稱爲『開明的保守派』，實際上是一個反共反民主的軍閥。當然，美國今日在日本所實施的管制政策的根源，是應當從華爾街整個的制霸世界計劃中尋求，但麥克阿瑟個人的這種特點更增強了美國對日管制的片面性。

說到輔助麥克阿瑟的『盟總』官員，自然是物以類聚。『盟總』的主要人員，多半是由美國工業和金融獨占企業派遺來的『專家』，以及赫斯特(麥克阿瑟的好友)，麥柯米克報、托辣斯和其他報業大王派遺來的一輩狂妄不法、貪污腐化的文丐(註一)。他們不懂反蘇，甚至還反英(註二)。初時，『盟總』還有一些『自由分子』，或『粉紅色分子』，但現在這

(註一) 見上海時代日報(一九四七年十月廿日)皮台爾斯基著『美國戰敗在遠東』。

(註二) 據英國民主管理協會編印的小冊子『日本』第七頁。

些稍進步的分子，連同那些與麥的意見在任何方式上有所不同的軍官和高級文官已被淘汰殆盡，『盟總』變成一個差不多清一色的麥克阿瑟機關。縱然不能說，所有『盟總』的官員都是『唯唯諾諾的人』，但極少人有勇氣在主要問題上和麥克阿瑟爭論得太久，卻是事實（註）。這樣子一副滑潤而配合無間的麥克阿瑟機構，當然忠實地為美國的獨占資本服務。

（註）

例外不是沒有的，例如一九四八年七月廿二日麥克阿瑟致函蔣中正，命令他修改公務員法，不許公務員和公用事業職工罷工，『盟總』勞工課課長李倫和副課長史坦契菲爾德便以辭職來表示抗議。參閱第九章『如此民主自由』。

### 第三章 美國對日政策的實質

寬大不  
自始

單從表面上看來，「寬大」到危險的程度，是美國片面管制日本政策的特色。其實，美國一開頭，甚至在日本還沒有投降之前就對日本表示「寬大」了。

在波茨坦會議前後，美國副國務卿格魯(註一)和海軍部發言人查賈里瑞士海軍上尉之流就會對日本提出所謂「軟性」的和平條件，答應如果日本在蘇聯參戰以前投降，可不摧毀日本的工業基礎。波茨坦宣言沒有明確規定天皇制的取消，也是美國對日寬大政策的表現。麥克阿瑟到了日本之後，保全和尊重日皇，並假手相當完整的日本政府機構來管制日本，這打下了此後政策的基礎。不錯，在一九四五年倫敦五外長會議到莫斯科四外長會議期間，由於日本對美還沒有完全就範，由於四強之間還保持相當的合作，美國反蘇反民主還沒有怎樣露骨，美國輿論主張嚴厲管制日本的佔多數(註二)。一九四五年九月廿二日白宮發表對日的基

(註一) 最近格魯與一些親日人士組織美日協會。



政策，包含如下要點：（一）保證日本不再威脅和平，（二）組織負責和平的日本政府，（三）美願與民主自主的政府合作，而不強迫日本組非民意的政府。再過幾天，國務院又宣佈，日皇須唯『盟總』之命是聽，『盟總』的措施無須先與日方協商。同時，麥克阿瑟對日政府的干涉也像是嚴厲起來，像迫使東久邇內閣下台，廢除神道教爲國教，削除天皇的神性，取消日本軍部等，都是那時幹的。

馬 脚 漸  
露 出 了

可是，事實上，美國之違背波茨坦宣言的立場，日漸明顯，由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七日美總統賠償專使鮑萊所發表的日本賠償計劃，到一九四七年一月斯揣克代表團所建議的反賠償計劃（註三），就已暴露出美國助日復興政策由暗而明的事實。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七日——杜魯門主義宣佈之後五天——麥克阿瑟發表一個聲明，那就可以視爲一種『新政策』的具體的表現。所謂『新政策』，就是說麥克阿瑟已斷然拋棄波茨坦會議

（註二）

據一九四五年八月廿一日美民意測驗所舉行的測驗，主張極端嚴厲管制日本的佔百分之十四，主張嚴格管制與懲罰戰犯的佔百分之三。

（註三）

詳見第十章『經濟復興的新威脅』。

的立場。在該聲明中，麥氏宣佈如下幾點：（一）與日本訂立和約和建立非軍事性的管制的時機已成熟，（二）日本在『新憲法』上明言放棄宣戰的國家權力，對世界和平大有『貢獻』，（三）和約簽訂後應許可日本建立小規模的軍備，（四）日本已成為一個民主國，（五）不應向日本索取大量的賠償，（六）只有恢復日本的對外貿易才能解救牠的經濟危機。跟着，同年五月八日，當時任副國務卿的艾其森公開的說：「重建歐亞兩個大工廠——德國和日本，是兩洲復興所繫的措施。」同時，共和黨頭子胡佛還建議美國單獨談判對德對日和約。同年六月九日，美國國務院與陸軍部發表聯合公報，正式宣布在復興日本經濟的前提下，於八月十五日起開放日本的對外貿易。七月十一日，美政府沒有事先跟別的盟國商量而宣佈定於八月十九日召集遠東委員會十一國開會，準備對日和約。這些表示麥克阿瑟所宣告的『新政策』已逐步轉化為行動了。

公開的  
日措施

然而，自一九四八年初開始，這種『新政策』的實施，已到了變本加厲肆無忌憚的地步。隨着一九四七年底倫敦會議的失敗，美蘇間的『冷戰』愈演愈烈，同時，中國內戰發生了不利於美國的重大變化。美國便以這種新的形勢為詞，公開地

明確地接二連三地宣布了積極助日復興，在遠東防蘇防共的政策和計劃。下錄的一連串的言論和行動，就可作為美國履行『新政策』的注腳：

一九四八年一月六日，美陸長羅耀爾在舊金山演說，主張『在日本建立一個自給自足的「民主國」，一要十分強大，十分穩定，而足以支持得住，並充作將來遠東發生的任何極權戰爭威脅的一個制動機。』

一月八日，美聯社報道，『美國政府現在更贊成恢復日本為亞洲最強的工業國。華府和東京已展開一個決心的運動，把日本賠償減到最低限度。目前奠定一個強盛的日本，不僅為防蘇所必需，且可充作亞洲的工廠。』

同月十五日，麥克阿瑟派遣他的參謀次長霍克斯返美，向國會就明年度日本經濟復興方案，詳作說明，力求通過，並攜帶麥氏寫給陸長羅耀爾的特別書簡。

二月廿六日，美國務政策院企劃局長反共專家肯南被派往日本與麥克阿瑟和日首相蘆田會談。

三月九日，美國政府公佈第二次到日的斯揣克調查團減縮日本賠償，復興日本工業

的報告。

同月，美陸次德萊柏所率領的視察團抵日本，四月初返美後發表全力扶植日本經濟復興的計劃。

四月十二日 美陸軍部民政司長諾斯所率領的代表團抵日，研究擴大日本貿易和經濟復興的辦法。

五月六日，麥克阿瑟總部的特別顧問阿克曼建議復興日本經濟的五項計劃（包含減低日本工業限制至最大限度，擴大對外貿易，減少賠償等）。

五月十七日，美陸軍部根據德萊柏視察團的報告，建議日本賠償額削減至一億六千五百萬美元（比任何建議都低），東北台灣的敵產正式認為賠償品，並在經濟上大規模援助日本，使牠每年的輸出能達十五億七千五百萬美元。

這一切說明了美國現在日本做的一套，已經明白地不是管制日本，而是扶植日本，不是防止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復活，而是爲牠厚培植經濟上的基礎。其爲撕毀波茨坦宣言，自不待言。

反 共  
反 蘇

美政府對日政策這樣的「寬大」，當然不是有所愛於私人，而是爲着美帝國主義自私的利益，不消說，美帝國主義是要把日本變成牠的殖民地的，而且事實上日本現在已是美國的殖民地。不過，在美帝統治世界整個計劃中，日本這一殖民地是有牠的特殊任務的。美作家阿倫在所著『國際獨佔資本』一書說得很對，美國對日政策的目的，是要「確立對日本的片面管制，把遠東這一塊帝國主義的咽喉陣地保存着，作爲美國向遠東侵入的一塊墊腳石，作爲對付蘇聯的一個堡壘。」

關於利用日本來反共反蘇一點，美國並不諱言。在日本投降以前，美國曾向日提出「條件」的和平條件，不獨爲預防蘇聯參戰，干預和約的決定起見，而且欲以此保存日本作戰力量之根株，俾將來可以藉以應付蘇聯。在日本投降後，據說，當蘇聯要求在北海道登陸的時候，麥克阿瑟吼叫道：「這不行，如果那些壞紅軍要進來，倘若有了戰爭，我們就把軍隊駐在他們本國基地之間！」一九四七年二月，日本大選之前，麥克阿瑟的發言人奉命對記者聲明美國的態度說，「美國憎恨一國又一國的樹立了一黨專政而摧毀了民主。美國將在世界任何一地打擊的——像過去打擊納粹主義，法西斯主義和東條的日本主義那樣——正是這種反

民主，純政治，無忌憚侵略的共產主義。」這裏所說的『共產主義』雖然主要是指日本國內的進步的人民的力量，但也暗暗包括社會主義國家的蘇聯在內。一九四八年初以後，美國反蘇的全球性『冷戰』毫無顧忌地展開，以反蘇反共為扶植日本的理由，已出諸官方人士之口。戰時美第三艦隊司令海爾賽上將於二月廿三日在費城演說稱：『日本必須和歐洲一樣復興，因為將來有一天日本可能是我們與未來侵略者之間的堡壘。』所謂『未來侵略者』無疑是指蘇聯。在肯南勤身赴日的時候，美國高級官方人士告合衆社記者說：『馬歇爾派遣他的外交政策高等顧問肯南赴日本，是美國想劇烈改變其對日政策，竭力建設日本為一堡壘，以阻止蘇聯在遠東擴張的先聲。』肯南返國後表示：『鑑於美蘇關係在世界各地都一般地更惡化，重視日本作為亞洲防共堡壘的軍事重要性，實有必要。』（合衆社華盛頓四月二日電）

美國選擇日本作為遠東反蘇的前哨堡壘，是毫不奇怪的。第一，日本既密邇蘇聯遠東區，有不少的良好海空根據地，在軍事地理上可作為自東方進攻蘇聯的跳板。第二，日本是東方工業（特別是軍事工業）最發展的國家，有八千萬人口，現在在軍事政治上既受美管制，在經濟上又仰其鼻息，美國正好利用牠的人力物力，充反蘇之用（註）。第三，日本本是反蘇

的軸心國家，由政府機構到社會意識形態，都是爲侵略戰爭而塑造，是美國反蘇的理想的前驅。這誠然不是說，美國揀中了日本做反蘇堡壘，便不再要中國做反蘇基地，但中國政府的不長進，使牠更加垂青日本，卻是事實。所以美高級官方人士於一九四八年二月廿七日告合衆社記者說：『馬歇爾決定協助日本復興，一部分是由於他獲致的結論，即中國政府將永不能在抵抗亞洲共產主義中處於決定性的地位。』

防共  
的  
意

同時，我們還要知道，所謂利用日本來『防共』，實際上就是利用日本作爲美帝國主義控制和奴役遠東人民的工具，日本人民固是在控制剝削和奴役的對象之內，但中國人民特別是主要的對象。以這一點而論，日本在亞洲的作用，正如西德之在歐洲一樣。美方所謂扶助日本復興，使成爲『亞洲的工廠』，就是把『工業日本，農業中國』的日本帝國主義的侵華口號的適用更擴大，而成爲『工業日本，農業亞洲』和『兵工廠

(註) 澳洲雪梨『星期六騰報』正確地指出：美國對日政策『是在實際上將這個國家造成美國的保護國，建立對日本人民和工業的管制權，而將他造成和平時期對抗蘇聯的緩衝和戰時的傭兵。』

日本，戰場中國」。美帝的企圖，是拿牠的資本與日本的技術、工業設備和廉價勞動結合起來，掠奪亞洲各國的原料，恢復日本在亞洲上的工業領導地位，從而獨佔亞洲各國的市場。換一句話說，美國要利用日本，化遠東各國為美日雙料殖民地，而中國是這些雙料殖民地中最大的一個。而且，在美國看來，東南亞的印度，印尼，越南，緬甸的民族運動固還沒有被壓下去，整個朝鮮和中國的「赤化的危險」日形嚴重，美國單靠菲律賓或太平洋其他美佔島嶼來做侵略和奴役遠東的基地是不夠的，日本必須發展為這樣的基地。日本自第一次英日同盟以來便當西方帝國主義國家在遠東的警犬，有了近四十年的統治奴役遠東殖民地人民的經驗，美帝自然認為牠可以「勝任愉快」。美進步團體「日美民主委員會」主席松岡說得對，美國扶植日本政策「不僅是為華爾街和日本大財閥的利潤而奴役日本人民，而且也把日本化為反對中國人民的軍事和供應基地。」美記者康德也同樣看到美國利用日本控制中國的政策對中國的威脅，他很形象地說道：「日本不久又將帶着他們的事件旅行袋向中國出發。」關於美國對日政策對遠東人民的威脅，蘇評論家馬爾柯夫正確地指出：「美國對日政策，不但不去消滅日本將來對遠東人民的威脅，相反的，已經在使這種威脅成爲一種現實了。美國對



日政策，和他要恢復亞洲殖民地統治並鎮壓民族解放運動的政策，是有着直接的聯繫的。」

爲使日本這個殖民地發揮上述的兩種特殊的作用，美國就要扶植日本，重建日本，使成爲特殊的殖民地。——在超級帝國主義國家美國的支配之下，恢復日本帝國主義。用美第八軍軍長艾契爾伯格的客氣話來說，美國要使日本變成「強大的友邦」。

爲恢復日本的「強大」而扶植日本，美國不僅要在經濟上加速日本的復興，而且自然要重新武裝日本。事實上，美國扶植日本的政策，確已從經濟發展到軍事的階段了。關於這些，我們留待第十一章加以說明。

也許會有人感到奇怪，爲甚麼美國這樣快就把侵襲珍珠港的深仇忘得一乾二淨？爲甚麼美國不怕養虎爲患？這些疑問都是以常人之心理來推測美國統治者，卻不知操縱美國對日政策的華爾街主人有他們的「生意人眼光」（德萊柏語）和算盤。

華爾街  
的算盤

一個國家的獨占資本常常與別國的獨占資本有血肉相連的姻親關係的，美國的獨占資本自不是例外。在戰前，日本的大獨占資本固然需要美國市場去推銷日本的絲和其他商品，但也需要美國的原料和機器。另一方面，美國大資本家對日本工業

的投資非常有利，他們與日本的資本家共同榨取日本的廉價勞動，而獲得超利潤。戰前美國大公司在日投資總額雖未超過五億美元，但與日本大財閥的結合——如成立卡特爾的協議——已有一些事實被揭露出來。根據東京佔領軍當局的一次較早的調查報告：美國製鋁公司通過他的加拿大支公司，掌握了住友製鋁廠的百分之三十的股份；國際電話電報公司跟威士丁豪斯電器公司與住友五金工業會社訂有關於磁性鋼的專利契約。威士丁豪斯公司也掌握有三菱工業會社的股票。國際電話電報公司的一個附屬公司，擁有百分之二十的住友電器的股份，並保有選出四分之一董事的權利；跟紐澤西美孚油公司有密切聯系的潮水聯合煤油公司 Tidewater Associated Oil Co. 在三菱石油會社中擁有值二百萬美元的股份，在珍珠港事變以前且經常以原油供給三菱。此外，日本五大銀行和美國銀行事業間也會有着密切的關係。其他跟日本產業有關係的美國企業公司還有通用汽車公司，全圖鋁業公司，紐澤西美孚煤油公司，李貝——奧文斯——福特公司 Linbey-Owens-Ford (註)。據日人方面的報告，在戰前，摩根

(註) 美國阿倫著沈志遠譯「戰後世界與政治」五九——六〇頁

財團所屬的通用電力公司 T. G. W. 對三井系的東京芝浦會社有投資，又摩根系之 T. G. W. 公司對日本電氣會社投資達百分之四九。又威斯丁豪斯對三菱電機也有投資。

現在，日本既已在美國的片面佔領和管制之下，美日獨占資本變成一家親，美帝國主義正好透過美日獨佔資本主義的結合，恢復日本帝國主義，使其在遠東為超級的美帝國主義服務，像美帝所扶植的西德在歐洲所擔任的角色一樣。

何況現在美國正患資本和生產的過剩，而比較安全和容易受控制的德日兩國正提供美國以理想的商品與投資市場。戰後日本的廉價勞動力更為豐富，但缺乏原料與資本，美國資本家正好以其雄厚的資本和豐富的原料，與日本廉價的勞動力及其過去對遠東市場的經驗相結合，透過日本財閥獨占遠東市場，而部分地緩和美國的經濟危機。所以，單從經濟的觀點看來，扶植日本復興正是與美國統治者華爾街財閥利益相吻合的。

美日  
獨佔  
資本  
的結  
合

新近美國獨占資本家積極投資於日本工礦業，已有不少的事實報道出來。

一九四八年四月間，通用電力公司的社長希羅特訪問日本，視察東京芝浦會社的工場，準備助其進行改造。同月，T. G. W. (國際標準電力公司)的副社長對東京電氣會社

也有同樣的投資準備。美國某公司已與日新化學會社接洽，預備利用其和歌山一個工廠，共同成立一新公司，資本一億元，美資佔百分之五十一。日本礦業會社則與美資「合作」開發川山礦，由美輸入機械設備。他如豐田汽車製造廠，三菱礦業金屬，三菱電機，松尾礦業等會社都成爲美國投資的對象。蘆田政府更準備減低資本稅，加緊遏制工運來吸引美資。

至於再武裝日本，使日本軍事上能成爲美帝國主義侵略遠東的工具和基地，在戰時既爲美軍需工業家推銷製成品，在戰時又可以替美國打先鋒。華爾街的戰爭販子自以爲得計，養肥了的日本會不會像第一次大戰後的德國那樣反噬，卻在他們的算盤之外了。

對麥克阿瑟的管制政策有辛辣的批評的美國記者康德，在他所著的『誰在策動美國的對日政策』(註)一文中，強調地指出美國扶植日本的政策是受了日本政商界領袖的影響。他說，『自從美軍佔領以來，聰明伶俐的觀察者就早已看出日本的領袖們有一種自存的策劃，希望用手段變化戰敗後所受的打擊，這些計劃之一就是大規模招待佔領軍，想藉此製造出一

(註) 喬勒氏評論報，一九四七年八月二日。

種親善的空氣，使他們的宣傳能够乘機生效，這班人用獻媚的方法首先解除美方的戒備，第二步再證明日本真正的敵人是蘇聯，日本的對美作戰，只是犯了一種錯誤。」康德引一些事實說明日本政商界領袖怎樣貌作馴服，怎樣迎合美佔領軍的愛好，以至怎樣用啤酒藝妓等等來獻媚，據康德的透露，前首相重光葵自誇麥克阿瑟的政策無形中受了他的影響。重光在一九四六年秋天致友人的信中說：「麥帥說，他對於我們的建議願加考慮，在他決定行動時，是否會受到我的建議的影響，我卻不得而知。但據我所知道，當盟軍佔領時所採用的方法，和我建議的方針相同。」

王芸生的『日本半月』一書雖沒像康德的那樣明言，但也暗示日本人對美佔領軍的恭順逢迎，有使美國政策軟化的功用。他說：「天真爛漫的美國大兵，的確給日本人迷住了，到處是九十度的鞠躬，到處是粉黛的笑臉，聽見英語就是命令綸音。鮮蹦活跳的美國孩子，就在這種一呼百諾無所不從的環境裏，他怎會不感到心滿意足呢？」（註）

（註）王芸生『日本半月』第一節『暗淡險峻的前路』。

康德那些話當然不是沒有理由，但是，說日本人『策動』美國對日政策，那就未免言過其實。如上所指出，策動美國扶日政策的主要還是美國獨占資本自私的利益，而不是媚美的日本領袖。這種政策是在世界人民力量空前抬頭，戰後經濟恐慌行將襲來的時候，美帝制霸世界政策的一部分。即使日人不是這般百依百順，美國還是會扶植日本的。西德對美的獻媚遠比不上日本，而美國還是積極助牠復興，就可為明證。不過，有了日本這一套輾工夫，美國自然較放心和較迅速地來推行牠的扶日政策了。

## 第四章 天皇和憲法的新裝

談起日本，少不免談到日本天皇，在戰後，天皇變做怎樣呢？應該怎樣處置呢？這是人們會提出的問題。

天皇與  
天皇制

關於戰前的日本天皇，野坂參三（岡野進）正確地指出他擔當兩重的任務的：「第一，日本的封建，專制，獨裁的政治制度（即天皇制度），是以天皇為核心而組成的，根據這種制度他擁有絕對的統治和獨裁權，第二，天皇是神的化身，因此在人民中間起了半宗教的作用。」

天皇雖有過一千多年的長時間成為幕府將軍的傀儡，然自明治「維新」以後，憑着「王權復古」和欽定的憲法，日本天皇便成為封建地主與新興資本家結合的代表，成為這樣一個獨裁政權的核心。雖然天皇本人是常為財閥軍閥所操縱，但他實是日本政治的最高負責者，是統治權所在的地方。依照那舊憲法的規定，「天皇為國家之元首，總攬統治權」，舉凡立

法，行政司法，發佈命令，及規定行政官制，軍制，俸給，統率陸軍，宣戰，媾和，訂約，戒嚴……都是天皇的權限。陸海軍大臣直接對天皇負責而不對內閣總理負責。輔弼他的元老重臣和樞密院可以決定內閣總理人選，以至倒閣。重大的事件經由天皇親自參與的『御前會議』決定。這說明天皇確是封建，專制，獨裁制度的核心，不同於君主立憲制的英王。

自稱爲天照大神（日神）的嫡裔（裕仁說是天照的第一百廿四代的子孫），『萬世一系』的天皇，既是神裔日本民族的最高家長，也是神的化身，國教『神道教』的中心（神社所祀奉的是天皇），同時又是『八紘一宇』（即天下均隸日本版圖之謂）的神命之承受者。因而，在日本人心目中，天皇不僅是日本民族的神，而且應該是全世界的神化統治者。

憑着這樣特殊的地位，天皇變成日本人的肉和靈的主宰。在日本人的心目中，他就是國家的體現，就是日本。實際統治日本的獨占財閥和跋扈軍閥也總得在他名義之下行事。於是天皇便成爲忠君狂熱，窮兵黷武，君臨天下的日本主義的中心。日本人爲天皇而生，爲天皇而死。進攻瀋陽，上海，蘆溝橋，珍珠港的日本兵是在天皇的名義之下作戰，在塞班，硫磺和沖繩島陣亡的日本兵在死時也還喊着『天皇萬歲』。



我們這樣子說，並不是故意誇大天皇的權威，而只是想說明戰時天皇在日本整個帝國主義體系中的地位，因而在戰後萬萬不能姑息，縱容，或錯誤地加以『利用』。

然而，戰後的天皇變做怎樣呢？

天皇的保  
全和優容

波茨坦宣言對於天皇的處置並沒有具體的規定。日本請降的照會，接納了皇陛下爲至高統治者之皇權」。當時美國的答覆，則謂『按照波茨坦宣言，日本政府之最後形式，將依照日本人民自由表示之意願確定之』，暗示日皇的處置將由日本人民自行決定。但同時又規定：『日本天皇必須授權並保證日本政府及日本帝國大本營能簽字於必須之投降條款，俾波茨坦宣言之規定能獲實施。』這不僅容許天皇的存在，而且宣告盟國對日的管制須通過天皇之手。

在日本投降之後，天皇是否應列爲戰犯，成爲爭論的一個問題。在投降之前，盟國人士主張嚴厲懲罰天皇的爲數不少，即在美國，民意測驗所於一九四五年八月廿一日以『戰後如何對付日皇』一問題爲問，答案主張處以死刑的佔百分之三十三，審判和由法庭決定的佔百

分之十七，終身監禁的佔百分之十一，放逐的佔百分之九，而主張置之不理的僅佔百分之四，利用爲盟國統治日本傀儡的百分之三。當時美國官員對天皇並沒有說過甚麼壞話，國務院所發表的關於日本的白皮書，且有爲天皇解脫戰爭責任的文件。

正式投降以後，麥克阿瑟總部所宣佈的戰犯名單，沒有天皇裕仁的名字。英方高級外交人士會施用壓力阻撓裕仁受審。但其他盟國中，澳、紐的態度有一個時期與美、英不同，一九四六年初會傳澳、紐政府所提出的日本戰犯名單中也列入裕仁。蘇聯的態度最爲明朗，蘇報指裕仁爲戰犯，蘇檢察官哥倫斯基指出天皇於一九四一年七月二日的御前會議中任主席，決定祕密進行對蘇戰爭的軍事準備，欲以裕仁作爲戰犯加以審訊。

至於日本人民對裕仁的態度，我們可以想像得到，經千多年的天皇迷信的麻醉，是不容易對天皇有所觸犯的。但日共明白認定裕仁本人應負戰爭責任，應該遜位。日共曾經指出：『天皇是這次侵略戰爭中最重要的戰犯』，因爲『他曾宣佈戰爭，並領導進行戰爭，破壞了人民的生活，結果毀滅了日本』。松本治一所領導的『部落民』（即穢多賤氓）全國大會新近決議取消天皇制。此外，有不少的日本工人也認爲裕仁應該和東條一同受審判。

推卸不  
了的罪

只要不是健忘的人，都知道日本對英美宣戰，是用裕仁的名義頒發詔書的。在八年侵華戰爭中，裕仁不僅在議會中促他們臣民完成侵華的目的，而且還表揚每一次的勝利。稱讚珍珠港的攻擊者和神風隊員的是他，稱譽希特勒，接見汪逆精衛的是他，鼓勵和督促一切戰爭的努力的也是他。每一次有關侵略戰爭或國際陰謀的重大會議（所謂「御前會議」），少不得由裕仁任主席。對於這些陰謀或行動，天皇總是預先知道而且表示同意。這些事實已由木戶、近衛等大臣的日記和戰犯的供詞中暴露出來。前聯合艦隊總司令兼軍事參議官豐田副武海軍上將曾被詢問道：『天皇知道攻擊珍珠港的計劃嗎？』豐田答說：『是的。所有海軍計劃都會經奏請批准。』木戶說，在戰爭過程中，天皇是日本消息最靈通的人。

然而美國既力予庇護，美國操縱的東京戰犯法庭於一九四八年二月十九日發表的總控訴書竟宣佈：『按照舊憲法握有政府一切權力的天皇，並不負戰爭責任。』其所舉的理由則是『各戰犯在法庭上亦已自行證明天皇僅依其顧問之建議行事，無力反對各顧問之決定與建議。』這樣子，裕仁逍遙法外已成定局了。固然，因為裕仁的戰罪實不容易說脫，故

一九四八年五六月間又有裕仁可能遜位以表示其對戰爭應負一部分責任之說，但已被盟軍總部否認。(註)

天皇的改造

從神到人

是的，在麥克阿瑟總部方面看來，天皇的權力和威望已被削減了。麥克阿瑟所謂把天皇『改造』的工作，開始於一九四五年十二月，皇室奉命安排了裕仁第一次的『記者招待會』，以為這樣子可以揭開天皇神祕的面幕。一九四六年元旦，麥克阿瑟更導演了所謂破除天皇神權的傑作。天皇頒佈詔書自行宣佈他並不是真正的神聖的。這個小人物說：

『我們會……毫不畏縮地進行削除過去時代中錯誤領導的實施……我們與我國人民之間的紐帶……並不是依據傳說和神話，他們未曾被虛假的觀念所預示，說天皇是神聖的，日本人優於其他種族，以及命定要統治世界……天皇不是活神。』

麥克阿瑟對於他自己導演這一齣神還原為人的把戲，發表公開聲明予以讚揚，但正如日

(註) 日本投降之初，東久邇宮親王任首相時曾表示日皇裕仁可於適時的機緣遜位於太子。

共的批評，「天皇否定神權的宣言，表示了由於國際情勢的壓迫和人民的攻擊，他是被迫退讓了……好像是一隻章魚在飢餓的時候吃起自己的觸角來一樣。」然而，麥克阿瑟這種門面功夫實在還是失敗的，盟總宗教組長彭斯 W. K. Burns 事後會很失望地說：「我們盡力告訴日本人天皇不是神聖的，但他們還是把他當作是神。」即在一九四六年七月時戰犯重光葵也在巢鴨獄中寫道：「即使勝利的敵人也不能觸犯我們的天皇陛下，他本身就是神。」有些右翼的小黨在進行競選運動時更在各地區宣揚天皇制度的「神聖」，以打擊左派活動。右翼各黨甚至還想組織一個維持天皇制的「聯合陣線」。社會黨右翼也不反對天皇制度。

麥克阿瑟總部另一樁「消除」天皇神權的「措施」就是下令廢止神道教——以天皇為最高的崇拜對象的宗教——作為國教，禁止政府官員參加官方的神道教典禮。但這也只是官樣文章，神宮神社依然作為「民族紀念物」而被保存着，天皇仍被准許到伊勢神宮去祭拜天照大神，和到其他神宮舉行其他祭典，甚至在公佈「新憲法」那一天，天皇竟穿着節日的袍子，依照神道教的儀式，正式回「宮中藏有皇室祖先靈魂的三大聖殿」祭告新憲法的公佈。首相吉田茂以下百官都參加這個典禮。這可見天皇還是以神的代表或最高祭師自居。

天皇與

新憲法

以一九四二年十一月三日宣佈生效的『新憲法』而論，儘管麥克阿瑟自誇爲『改造』天皇的傑作的一重要部分，她實含有保持天皇制度的作用，牠雖然把舊憲法的『大日本帝國由萬世一系之天皇統治之』以及『天皇爲國家元首，總攬統治權』的條文改作『國家的主權是在國民』，但卻規定了『天皇根據日本國民的最高總意，爲日本的象徵和國民統合的象徵』，確保了天皇的崇高神祕和不可缺少的地位。同時，他雖然刪除了『天皇帝聖不可侵犯』一句話，天皇的『天』字依然保存，與削除天皇的神性的目的相反。而且，新憲法規定『天皇依內閣之輔弼及同意爲國民執行下列國務：一、憲法之修正，法律、政令及條約之公佈，二、國會之召集，三、衆議院之解散，四、衆議院施行總選舉之宣佈，五、任免國務大臣、大使及法律所規定其他歷史之批准。……』我們可以說，除了削去統率海陸空軍的權力外，新憲法所賦與天皇的大權差不多與欽定的舊憲法沒有兩樣。所以，美國的日本通拉蒙特 W. C. Lamont 博士批評道：『天皇從一個接續祖先的承繼人的觀念，轉化爲只是國家的象徵，比起一八六八年天皇提升爲國家的道德中心來，并不能算是更革命的。』又日重臣牧野伯爵曾被問起新憲法對天皇有什麼影響，牧野答道，『沒有什麼，

他原本是一位立憲的君主。」這話也可解釋爲：天皇的地位不會因新憲法的頒佈而有重大的變更。換一句話說，『新憲法』依然保存了封建專制的『天皇制』。

而且，日本政府仍然固執着天皇神聖的理論。日司法省宣佈，『冒犯』天皇者仍將予以處罰，不因憲法『天皇爲神聖不可侵犯』的條文之刪除而失效。一個名叫松島的共產黨員就會因爲諷刺裕仁浪費食物，而被控『謾謗』，主控官要求判他十年監禁。一九四七年一月，衆院開幕時，副議長松本治一郎拒絕照舊例拜謁日皇，右派議員便鬧『罷免松本』運動。一個工人在車站上見到皇太子說了一句『裕仁的兒子』而被警察逮捕，控以『藐視皇室』罪。

裕仁威望  
倒高起來

麥克阿瑟『改造』天皇的工作不限於此。他在給裕仁披上了『人』的外衣之後，還要給他披上『民主』的外衣。（註）麥克阿瑟總部除了授意裕仁不時對人民廣播之外，還予以出巡東京和全國各地的充分自由，俾接近人民，裝作『平民化』和關切『民生疾苦』的姿態，於是，一向被關在二重橋的深宮裏的天皇便坐着汽車，跑到工廠以

（註）可是，在他方面，麥克阿瑟初時召見日皇，以『你』稱呼日皇，最近卻以封建的名詞『陛下』等稱他了。

至農村去，假裝親切向農民工人問這個問那個。過去，皇燈過處，臨行的窗簾都拉下來，現在連村婦都得與天皇對話，自然受寵若驚，增加了對天皇的敬畏與喜愛，於是投降後的天皇的威望，並沒有低落，而反增高起來（註）。在選舉的前夜，天皇的出巡，更助右翼政黨一臂之力。日共和蘇聯都會抗議反對天皇出巡的自由，但麥克阿瑟總部署置之不理。

### 新憲法的欺騙

說到日本『新憲法』其他方面，在條文上，是比明治欽定的『帝國憲法』有若干的進步，較接近於英美型的民主的。例如基本人權有了相當的保障，以衆院爲主的國會權限擴大了不少，貴族院改爲參議院，亦由民選，首相和內閣人選須由文官充任。然而基本人權的規定仍有若干保留，私有財產受到絕對的保護，沒有甚麼經濟民主的規定。

在『新憲法』中，麥克阿瑟和他卵翼下的日本政府最自鳴得意的部分，是『放棄戰爭』

（註）盟國管制委員會英國代表鮑爾 W. M. Ball 說：『在我個人有一種強烈的印象，認爲天皇雖然努力使他自己「民主化」，然而在絕大多數的日人心目中，他依然是日本的政治元首和天子。我想天皇的實際政權恐怕比戰前還要來得強。』（引自太平洋季刊一九四八年三月號）



的一章，該章規定：「日本國民誠實希求基於正義與秩序之國際和平，永久放棄發動國權之戰爭與武力行使，或以武力威脅為解決國際紛爭之手段，為達到此項目的，不保持陸海空軍及其他戰力，不承認國家之交戰權。」日本一些報紙稱讚這是世界憲法史上最嶄新的姿態，最進步，最理想的條文。其實這是在騙人而又騙不了人的不通的規定。誰會相信憲法上有這樣一條規定便能夠防止日本再發動侵略戰爭？而且，事實上，日本當局心目中並沒有這一條的憲法，他們新近的言行，且連這紙上的條文也已撕破（參閱第十一章）。關於日本新憲法這個欺騙的規定，鮑爾說得很中肯：

「我想日本人的感想是很明瞭的。他們對於廢止戰爭和武力的宣言並不重視。當作者在日本和日本的重要人物談話，徵求他們的反響時，發現在三個階段中他們有三種答覆。在一九四六年四五月間，他們的反響大半是帶着畏怯和帶着希望的：「我們對於本身的安全將仰仗聯合國崇高的理想。」在幾個月後，那反響又改變了：「是的，我們已經明瞭，我們不能保有任何的武力，因此，我們自動的宣佈予以廢止，想籍以獲得良好的印象，那看來似是很聰明的辦法。」在最後的階段中，作者又發現他們重點的轉移：

「日本在戰略上是這樣的重要，所以我們可仰仗美國人的保護。當然，倘使美國願意我們來參加這種防衛的工作，那麼只要我們能夠得到工具，我們是很願意這樣做的。」

讓我們補足鮑爾一句，目前的階段，他們的反響是：「我們願意參加反共第二戰場」（蘆田均語），而美國已逐漸使他們得到所需的「工具」了。

這一套民主的偽裝，這樣子破綻百出是無足怪的。憲法的起草工作，就不是經過民主程序的。起草工作最初由第一號戰犯近衛文麿主持，近衛自殺後，由幣原內閣的戰爭疑犯松本蒸治國務相主持，松本被黜後，再由內閣幕後人物與麥克阿瑟總部三數人員草草擬成。各界人民代表並沒有參與起草工作，事先未經遠東委員會的同意，麥克阿瑟就予以批准。但因為他是麥克阿瑟太上皇欽定的緣故，在議會通過的時候只有四個日共議員和一個無黨無派議員反對。日共特別攻擊憲法中關於天皇的規定，認為是使天皇專制政體合法化。他們誓言繼續為反對這個假民主的憲法而鬭爭。

## 第五章 換湯不換藥的戰後內閣

戰時日本最後一任內閣是鈴木貫太郎內閣，日皇宣佈投降後半月，產生了東久邇內閣。東久邇以皇族而任首相，在日本近代政治史上還是第一次，這表示日本舊支配勢力想以出身皇族的人組閣來作為號召，挽回人民因戰敗投降而對皇室信仰的動搖，進行天皇制的輸血工作。但東久邇宮親王本身也是個軍閥，又以侵華第一號戰犯近衛文麿，飛機大王中島知久平等作為內閣的支柱，根本上是軍國主義內閣的延長。同時，牠又不能與當時還想粉飾日本民主的麥克阿瑟的命令相配合。結果東久邇內閣僅以一個月的壽命，於一九四五年十月五日宣告崩潰了，繼起組閣的是親英美的外交老官僚幣原喜重郎。

由幣原內閣，經吉田，片山而到蘆田內閣，到本書執筆時（一九四八年七月），蘆田內閣也已岌岌可危。誠然，這四個內閣在名義上已經不是軍人內閣了，而且差不多是循所謂「憲政成軌」而成立的「政黨聯立內閣」。然而，不管是自由黨的吉田內閣，社會黨的片山內

閣，或民主黨的蘆田內閣，實都是一丘之貉，都是保守反動的政權，只是反動的程度微有不同吧了。

### 幣原內閣

以幣原內閣而論，牠雖像是比東久邇內閣較為親美柔順，但即在幾次改組之後，仍然是一個與軍閥財閥有密切關係的反動政府，建立在過去參加了侵略戰爭的責任者身上。首相幣原喜重郎曾任日本外相和駐美大使，同時又是三菱大財閥岩崎男爵的女婿，代表戰前與美國獨占資本勾結的利益。美國選中幣原來做這個買辦政權的頭子，並不是偶然的。同時幣原曾以反對軍部用急進的手段侵略我東北著稱，麥克阿瑟正好拿他來偽裝民主和平。其實，幣原本質上還是帝國主義者，與軍部的差別只是手法漂亮一點而已。

可是，幣原對於麥克阿瑟雖號為恭順，但並不忠實服從，麥氏所發的命令，幣原常常以怠工或偷天換日的手法去進行。他的『政績』就是反對修改憲法，收羅鐵武分子為關員（如松本烝治，岩田宙造，檜橋渡等），庇護財閥地主，壓迫民主運動等等。這自然激起各方面的倒閣運動。

戰後的第一次選舉在一九四六年四月十日舉行。在選舉的前夜，為準備競選，政黨恢復

活動了。在當時三百個左右的大小政黨中，自由黨，進步黨，社會黨，共產黨，協同民主黨，國民黨等佔了較重要的地位。這次選舉的結果，舊政友會化身的右翼政黨自由黨成爲衆院第一黨，另一個右翼政黨、民主黨化身的進步黨居次，社會黨的議席僅少過進步黨一席，共產黨破題兒第一遭獲選了六名議員。選舉揭曉之後，幣原初圖戀棧，不成，則加入進步黨作總裁，企圖重握政權；後來見形勢不利，才於四月二十二日總辭職，又準備奏薦一鼻孔出氣的自由黨總裁鳩山一郎組閣。等到鳩山被麥克阿瑟總部發表爲黷武分子予以整肅，幣原則一面拒絕社會黨的組閣要求，一面慫恿他的外相吉田茂加入自由黨爲首領，然後奏荐吉田爲首相，自任國滲相。五月十六日產生的吉田內閣大體上實是幣原內閣的延長。

吉田  
內閣

在位整整一年的吉田內閣是由自由進步兩黨聯合組成，曾一度拉社會黨入閣却没有成功。吉田歷任駐滯陽總領事，田中（有名的「田中奏摺」的田中義一）內閣外務次官，曾出使英美，而且是絲業大資本家日本重臣牧野伯爵的女婿。日本投降以後，吉田任幣原內閣的外相時，會竭力反對修改憲法，反對解散財閥。吉田內閣的另一個支柱藏相石橋湛山，是一個參與侵略的分子，代表戰後暴發戶的利益，以推行通貨膨脹政

策，與放縱黑市資本，來製造『新圓階級』。

比起幣原內閣來，吉田內閣對於民主化阻撓的企圖，更爲明顯而積極，除了竭力使幣原內閣時代發表的以確保天皇制爲中心的新憲法草案在第九十屆議會中通過之外，牠的反民主的『政績』至少有如下幾項：（一）發表維持治安的聲明，禁止勞工參加生產管理；（二）向議會提出勞動調整法，壓迫勞工；（三）藉口『突破糧食危機』，強迫農民『供出』——強迫徵實，以剝削農民。

由於吉田內閣這種高壓措施，以及石橋財政的通貨膨脹政策，人民對政府的鬥爭極爲廣泛而激烈。自吉田奉命組閣那一天起，打倒吉田內閣運動一直沒有間斷，其間却有如下四次高潮：（一）一九四六年五月十九日東京五十萬人要飯大游行；（二）同年十月的勞動攻勢，有好幾十萬工人參加，是對於吉田禁止勞工管理生產的答覆；（三）同年十二月十七日，全國各地舉行的『倒閣國民大會』，單是東京參加者四十萬人；（四）一九四七年二月一日日本全國政府與市政職工以及其他企業工人五百餘萬的總罷工的威脅（但這次罷工遭麥克阿瑟禁止了）。

吉田內閣的反民主的措施，對於美國是正合孤意，所以麥克阿瑟的政治顧問阿契遜會稱讚道：『日本的目的實際上已與美國的目的。』然而，日本人民反對吉田內閣的怒潮却一次比一次更洶湧更壯闊，麥克阿瑟總部為緩和人民的反對起見，乃以客氣的口吻致函吉田建議進行新的大選，以實施一九四七年五月三日生效的新憲法。

在選舉舉行之前一個月，政黨的分野略有調整：進步黨和自由黨的蘆田均派合併改稱民主黨。協同民主黨和國民黨合併，稱為國民協同黨。

在選舉之前夜，麥克阿瑟公開警告日本人民，不要選舉左派人物。政田又府會向國會提出一個對於反動政黨有利的選舉法改正案，實行所謂『中選舉制』——縮小選區的範圍，並限制加入選舉名單的議員數目，以打擊社、共兩黨。同時，大資本家，尤其是因投機和供應美國佔領軍而發財的『新富戶』，都以數千萬日圓供給反動的自由黨與民主黨，作選舉運動的費用（註）。

（註）最近發現，在此次選舉前夜，日建築商人飯田精太郎手，向自由民主兩黨『獻金』各一百五十萬圓，向社會黨之西尾末廣『獻金』五十萬圓。

由於麥克阿瑟對選舉干涉，不許投左派的票，而人民對於自由民主兩保守政黨的失望，棄權率達三成以上，選舉之不自由，由此也可看出。

衆議員和參議員選舉的結果表列如下：

黨名	衆議員席數(上屆席數)	參議員席數
社會黨	一七(一九)	零
自由黨	一五(一四)	四
民主黨	二六(二五)	四
國民協同黨	三一(二五)	一〇
共產黨	四(六)	四
小黨派	一六	四
無所屬	二	二

由於中下層人民和知識分子的左傾，以及共產黨對於社會黨的相當支持，社會黨在衆院中躍為第一黨，牠的領袖松岡駒吉被選為議長。在參院，所謂無黨派的議員，實是由老官



僚，反動教授，貴族，前貴族議員組成。連自由，民主兩右翼政黨合計，在一百五十名以上，佔參議員全體過半數，故參院是反動勢力的天下。

即在衆議院，社會黨的一百四十四席，還是佔全體四百六十六席的少數。反之自由，民主兩個反動政黨的議席合計却近二百六十席，可以操縱衆院。所以，一般的說來，反動陣營在這次選舉中還是沒有失敗，而社會黨的抬頭，又使美方可以振振有詞的炫耀日本的『民主化』，所以麥克阿瑟對選舉的結果深表滿意。

### 片山 內閣

按照所謂『憲政成軌』，社會黨是有資格組閣的，但他在議會的議席數不容許他組織一黨內閣，獨攬政權，所以社會黨中執會委員長片山哲雖被推爲首相候選人，他只得提議由社會黨，民主黨，自由黨，及國民協同黨四黨組織聯合內閣。爲獲得其他三黨合作，社會黨右翼甚至願意訂立四黨政策協定，答應不讓該黨的左翼入閣，以及在重大的政策問題上先徵求三黨的同意。可是，吉田所領導的自由黨爲着覬覦下屆政權，寧願保持反對派的地位，他要求社會黨肅清一切左翼份子，社會黨又做不到，他便拒絕加入政府。於是，兩院幾乎全體一致選出的片山首相，只得放棄與自由黨合作。社會黨，民主黨與

國民協同黨聯合組成的片山新政府於一九四七年六月一日成立。民主黨的新總裁蘆田均佔了副首相和外相的要位，內相和藏相也落於民主黨之手，社會黨自己佔得七個閣員，都是右翼分子。所以，在人選上，片山內閣也不見得比吉田內閣進步多少，在政策上，片山內閣一開頭就已向反動勢力低頭。牠與幣原和吉田內閣不同的地方，只是牠的『民主』的外衣上繡上一枝『社會主義』的花朵。然而，在就任的第二天，片山發表的向全日本國民廣播演說，就表現出他的所謂『社會主義』是怎樣一回事了。片山說：

『新內閣不偏極右極左，而將取中庸之道。對共產黨已絕緣。惟欲努力確立國民之幸福生活，盡力於建設文化的國家。至於實現新憲法之條文，則爲脫却封建的軍閥主義的精神，而必須實行精神革命。又爲克服經濟危機，食糧困難，而突破日本當面之危機，希望國民復興產業，協力再建祖國。更希望勞動大眾抑制其慾望。最近余將以公正之目的及手段，盡力勞動者酬報態勢，惟暫時仍希望勤勞大眾，抱犧牲精神，忍耐一切。』

這即是說，片山內閣所走的仍然是反共的所謂『中庸之道』的路線（反動的路線），他

的『社會主義』就是要求工人和一般國民束緊肚帶。

社會黨在競選的當時，曾開出反通貨膨脹，撲滅黑市，控制經濟金融，給與農民利益，保障勞工生活等政治支票，都沒有兌現。通貨膨脹，黑市猖獗如故，物價更加飛漲，片山倒要規定一千八百圓為最高工資和薪金，縱然最低的生活費實數倍於這個數目。土地的改革迄沒有真正觸及，強迫農民獻糧的作法也沒有取消，農相平野力三更進行分裂農民團體。即使片山內閣自誇為社會主義性改革的『煤礦國家管理法』及『經濟力集中排除法案』，實際上原是極溫情的措施，並經內閣通過，但在自由黨及民主黨閣員的反對與攻擊之下，也不敢積極推動。結果，片山內閣左右都不討好，左翼人民及一般工農，已對牠不滿和失望，極右翼的舊勢力還嫌它反動得不够徹底。平野農相的辭職和被驅逐出黨還不能怎樣緩和工人的不滿。在極右派方面，以吉由、幣原為首，策動保守政黨的大聯合，力謀推翻片山內閣。甚至身為外相的蘆田均也表示，『片山內閣已失去國民之信仰，處於不得不讓出政府之時。』這說明三黨聯合內閣內部露出分化之象。同時，社會黨內部左右的鬥爭不會因平野力三的脫黨而解消。在一九四八年一月十六日舉行的社會黨代表大會上左翼佔了多數，大會在左翼壓力

之下，通過了取消四黨政策協定的決議，要求鋼鐵及銀行國營，停止戰時公債付息，但仍不能改變該黨的右傾的政策。可是，再過一月，片山內閣終於以郵電火車加價問題為導火線而坍台。片山內閣為填補預算赤字，提出二十七億元的追加預算，由郵電火車加價來籌出。社會黨左翼認為這種變相徵稅，加重了大眾的負擔，堅決反對，但民主黨、國民協同黨和以片山為首的社會黨右翼，執着維持原案。社會黨左翼有議員數十餘人，該黨右翼不願因此爭執而造成分裂。加上吉田與平野等黨派的倒閣運動聲勢強大，議會的難關不易突破，片山內閣又不敢解散議會重新選舉，便不得不於二月十一日提出總辭職。

蘆田內閣

片山內閣塌台以後，吉田所領導的自由黨號召聯絡各小黨派，頗有組織新內閣的雄心，但在麥克阿瑟看來，正在工潮澎湃，社會黨羣衆向左傾之時，吉田右得太過露骨，上台怕會激發工潮。蘆田均在外相任內，把麥克阿瑟奉承得不錯，在麥眼中，正是所謂「中道而行」的人物。他早與社會黨右派西尾末廣，水谷長三郎等勾結，成立了瓜分政權的諒解，可獲得他們的支持。同時，蘆田通過大承造商菅原通齋關係，籌得數千萬日圓，收買小黨派和其本黨的脫黨分子，終於一九四八年二月二十一日在衆議院表決時歷

倒自由黨，而奪得首相一席，償其夙願了。

在戰爭時期，蘆田均是英文『日本時報』的社長兼主筆，在這個報紙上，曾經有系統地登載他的鼓吹聖戰的軍國主義論文。他同時是東條政府情報局的顧問，這個機關對於戰爭和狹隘的愛國主義的宣傳會起過重要作用。因為是法西斯的『大政翼贊會』的積極分子，蘆田在一九四二年初曾被該會及東條推荐為國會議員。蘆田的侵略和反民主的思想並不會因日本投降而改變。在片山內閣的副首相兼外相內，蘆田在對外方面會公開聲明日本希望收回琉球等島嶼，和在台灣取得『特殊移民權』。在內政方面，他曾大聲疾呼反共，堅決反對實行任何社會主義政策。所以，以蘆田為首班的內閣決不會比片山內閣較左，而只會較右。

蘆田最初雖有組織民主，自由，社會和國民協同四黨聯合內閣之意，但吉田要爭取領導權，拒絕參加蘆田內閣，結果，蘆田內閣還是片山內閣的老搭檔——民主，社會，國民協同三黨的聯合。

在閣員的分配上，社會黨比民主黨還多，國民協同黨僅佔兩個配角的位置，可表列如下：

首相兼外相 蘆田均（民主黨）

副首相 西尾末廣（社會黨）

藏相 北村德太郎（民主黨）

法相 鈴木義雄（社會黨）

文相 森戶辰男（社會黨）

商工相 水谷長三郎（社會黨）

農林相 永江一夫（社會黨）

遞信相 富吉榮二（社會黨）

運輸相 岡田勢一（國民協同黨）

厚生相 竹田義一（民主黨）

勞動相 加藤勘十（社會黨）

國務大臣兼經濟安定部長 栗栖越夫（民主黨）

國務大臣兼內閣書記官長 吉米地義三（民主黨）

國務大臣 一松定吉（民主黨）

國務大臣 野溝勝（社會黨）

國務大臣 船田享二（國民協同黨）

在這些閣員中，蘆田本人，栗栖，一松，西尾，森戶，水谷，鈴木等都是片山內閣的舊人，不是投機官僚，便是社會法西斯主義者。從這點看來，蘆田內閣可以說是片山內閣的延長。然蘆田內閣與牠的前任有一個表面上不同的地方，就是社會黨『左派』和接近『左派』的人物却也點綴在蘆田內閣之中。

堅決反對社會主義化的蘆田之所以作一百八十度角的轉變，敢於『吞進社會黨左派』是有他的作用的。片山內閣的垮台，是由於黨內的左派相當地反映出勞動人民的要求，提出若干近於社會主義化的政策，造成黨內的對立。蘆田內閣當前的任務在於如何接受美國援助，加速重建日本工業，但這必須勞動者的『合作』。為敷衍或欺騙勞動者，教他們為復興日本資本主義服務，日統治者就必須利用那對勞動者有相當影響的社會黨左派力量。而且，美國和日本反動派最害怕民主人民統一陣綫的結成，蘆田把社會黨左派拉進內閣去，成為與黨，

就可以杜絕這個統一戰線的結成運動。這自也為麥克阿瑟總部所贊許的。社會黨『左派』加藤勘十原與民主黨總幹事吉米地義三有勾結，蘆田獲選組閣後，加藤等假惺惺地以停止軍事公債付息，普通銀行收歸國營，實行第三次土地改革為條件，獲得蘆田的『諒解』，便欣然入閣為大臣了。

然而，蘆田上台未久，蹙蹙的面目便畢露。蘆田在就職後對議會第一次演說，便宣告對鼓動勞工爭議的活動將採堅決步驟，其後甚至揚言應把勞工法律作『類似美國塔虎脫·哈特萊法案』的修正，『以資吸引外國資本』。他又宣告，在這個危機時期言論自由的行使必須『有所限制』。到了新近，蘆田對於停止軍事公債付息的諾言也差不多要違背了（結果是延付一年），這種『過河拆橋』的做法，使社會黨『左派』在勞動人民中喪失威望，陷加藤勘十於窘境。最近，民主黨脫黨的愈來愈多，吉田，幣原和平野力三等的保守新黨的大聯合，推翻蘆田內閣運動高唱入雲，而副首相西尾末廣非法接受政治基金五十萬元案被發現，更給反對者以攻擊的把柄，蘆田內閣辭職之說甚囂塵上。一九四八年六月十八日左派羣衆在東京大開打倒蘆田內閣大會。蘆田政府於七月三十一日發出禁止公務員罷工命令以後，全國勞工



掀起反抗的怒潮。蘆田內閣又開始碰到吉田內閣的命運了。

不過，日本內閣的命運還是握在麥克阿瑟總部的手上，蘆田的上台本來是因為他獲得麥帥的歡心，爲之撐腰。上台之初，吉田曾標榜『護憲』抨擊蘆田，這即是說他認爲依照『憲政常軌』，片山聯合內閣辭職後，內閣一分子的民主黨也應聯帶負責，不能繼組新閣，而應由反對黨的自由黨起來組閣，片山到蘆田的政權是『私相授受』，違背憲法。可是，麥克阿瑟總部即爲蘆田辯護，認爲蘆田當選首相『完全合乎憲法的規定』，『護憲運動』的聲浪只得平息下去。現在，蘆田內閣既以『導入外資』（美資）爲中心任務，予美資的控制以種種方便（如減少公司課稅，取消紅利限制，修正勞工法律等），在美方看來，正是先意承志，百依百順，除非萬不得已，美方是不會讓這樣聽話的買辦政權垮台的。（在本書校樣時，成立將近七個月的蘆田內閣終於總辭職了。）

無論怎樣，投降以後，日本的五代內閣 依然是一邱之貉，依然是舊的反動勢力的政權，人物雖有調換，本質上並無差別。而且，不獨最上層的執政者是舊傢伙，整個官僚機構也沒有甚麼重大的變動，這由政治『整肅』工作之極不徹底，也可證明。

爲執行肅清對侵略應負責任份子於政治機構之外的工作，日本於一九四六年一月曾有中央整肅委員會之設，但該委員會工作並不努力，有時却被利用來作爲排除異己的工具(註)。到了一九四八年三月，日本政府宣告政治整肅結束，取消整肅委員會的聲明，說共剷除了特務，軍警，教育界和公務員的不良分子二十萬六千八百六十一人。但事實上，所有中央和地方的國家機關至今仍充滿了狹隘愛國主義分子，被清除的不良分子多是一些次要人物。許多最著名的日本軍閥主義的代表並未受到整肅。例如以蘆田內閣的閣僚而論，至少有蘆田，西尾，一松，北村，森戶，永江，竹田七個大臣，根據他們過去爲軍閥作幫兇的行爲，都是些應受肅清的大人物，而迄今對實際政治仍然保持他們的影響。據『時局情報』一九四八年一月號載稱，前自由黨總裁，著名的反動分子鳩山一郎，雖然因爲蘇聯代表在盟國管制委員會的要求已被整肅，但迄今仍繼續在幕後影響自由黨的政策。一度被『追放』的反動分子犬養健和植橋渡仍然是蘆田的民主黨的祕密領袖。被整肅的鶴見祐輔在美國備受優待，到處發表

(註) 一九四七年四月選舉前夕，自由黨所把持的中央整肅委員會，爲打擊民主黨，『追放』了該黨的中心領袖犬養健，植橋渡，石黑武重等多名。

演說。還有，已告解散的整肅委員會又於一九四八年五月向盟總提呈名單，請求將名單內所列前被整肅的官員前藏相石橋湛三，以及上述之大養健，樁橋渡等二百五十一人准復公職，結果，樁橋和蜡和政道等一百二十九名獲准取消追放。其後大養健也獲准在整肅的單子上除名。正如芝加哥太陽報所指出：「我們追求這些新目的，就允許了日本保守分子控制國會，政府和各政黨……我們自覺地讓日本政府把我們的整肅會變為一幕滑稽劇。」由這種事實，我們更可以看到，戰後日本政治機構在人事上的改變，連換湯不換藥也談不上了，再把戰後日本政黨的分野和離合變化加以檢視，這個判斷當得到更強有力的證據。

## 第六章 掛羊頭賣狗肉的政黨

說到戰後日本的政黨，除了由地下轉為合法公開的共產黨外，不管黨的名稱怎樣變換，黨的領袖怎樣更動，至多也只是新瓶裝舊酒，本質上沒有怎樣跟戰前不同。

關於共產黨，我們留待第十二章再說，現有的民主、民主自由、社會、國民協同四個較大的政黨以及一些小黨派的演變和本質，我們應在這裏論述一下。

在日本投降的時候，議會中，法西斯型的『大日本政治會』已經解散了，還有一個名爲『翼壯議員同志會』的小團體也解散了。在投降之後，日本已經沒有一個御用的政黨或官製的結社，政治一時成了真空狀態。但是再過兩個月，美國佔領就緒以後，爲適應美國式的民主，日本各式各樣的政客便以舊屬『大日本政治會』和『翼壯議員同盟』的議會勢力爲中心，採取『舊政黨』的路線，紛紛組織新黨。最初成立的是社會黨，自由黨，進步黨，協同民主黨等全國性的政黨。事隔兩年多，這些政黨已經有不少的變遷了。

盧田的  
民主黨

現在當權極右派之一的民主黨，前身原是進步黨，而進步黨的骨幹則由太平洋戰爭前民政黨町田忠治派，前政友會中島知久平派，及自稱少壯派的大養健等所組成，成立於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十六日，『進步』其名，反動其實。戰前的民政黨本就是代表大資產階級大地主的政黨，與大財閥三菱關係特別密切。町田是投附於法西斯軍閥的老政客，中島是有名的飛機大王，大養健（被刺死的首相大養毅的兒子）是近衛的親信，曾任汪逆偽政府的經濟顧問。該黨分子多屬大日本政治會的各式各樣的活動人物。最初的總裁是町田，後為應付麥克阿瑟，改擁三菱的女婿幣原喜重郎。民政黨的頑固老議員齋藤隆夫也是該黨的重要領袖之一。『絕對擁護天皇制』是該黨政綱的中心。到了一九四七年三月時，自由黨內的盧田均檣橋渡為首的一派，因為主張與社會黨合作（利用社會黨）不為黨魁吉田所採納，脫離了自由黨。同時，進步黨內大養健所領導的少壯分子不滿意於幣原齋藤等頑固派對社會黨採取與吉田同樣的態度，要求解散進步黨，厲行革新。於是，他們與盧田派合流，再糾合了一些國民協同黨和無黨無派分子而成立民主黨。盧田均旋代幣原任總裁，幣原改任名譽總裁。然而，『民主黨』實際上仍是反民主，所謂革新止於改頭換面。新政綱依

然堅決擁護天皇制，極力保全地主利益；與自由黨稍不同的，只是在經濟方面由主張自由經濟轉變為『必要的統制』——官僚統制，以及在政治上極力假裝親近社會黨，利用社會黨作為一種工具，以便為獨占資本建立堅實的基礎。正如日本赤旗報所指出：『就這種意味來說，民主黨就比自由黨對人民更加危險得多了。』

雜湊而成的民主黨，在一九四七年四月大選的前夜躍居議會的第一黨，但仍購買選民的心，加以犬養、檜橋等遭整肅，挫折很大，選舉結果，反退居社會黨和自由黨之次。然而蘆田卻向社會黨送秋波，助成了片山登台，而民主黨亦入閣成為與黨。到了片山內閣垮台，蘆田玩弄社會黨左派得手，起而組閣之後，民主黨便面臨着內部分裂。在蘆田上台之前，幣原旗下議員二十餘名已脫離民主黨自成一派。上台之後，田中逸萬，齋藤隆夫等『頑固的太陽會』分子，或籍口不滿於蘆田的『左傾』，或為自由黨所吸引，先後脫黨，於是民主黨所屬的衆議員由最近一次大選後的一百二十六名減至八十四名，殘餘的太陽會分子也與吉田有勾結，民主黨聲勢大大的削弱了。民主黨既面臨着吉田策動的保守新黨大攻勢的外患，而又有此內憂，這是民主黨政權搖搖欲墜的一個原因。最近蘆田為厚集自己的力量，謀糾合民主

7、國民協同黨和社會黨右派組織『中央新黨』，但沒有成功。

民主自由黨

目前日本議會第一黨的位置，已由社會黨讓給吉田爲首的保守新黨——民主自由黨。這一極右派政黨前身的自由黨，原是以戰前政友會鳩山一郎派爲骨

幹，於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九日組成。這個黨雖始終披上『自由主義』的外衣，但實際上是極反動的大地主，財閥和官僚政黨。在戰前，他的前身政友會是與三井大財閥關係較爲密切，在戰後則與所謂『新圓』階級，黑市操縱者結不解緣。以領袖而論，初任總裁的鳩山一郎原是法西斯臭味很濃的人物，曾任田中義一內閣的文相，極力箝制思想，又曾於游歐之後著書『世界的面貌』，謳歌希特勒和墨索里尼。鳩山被整肅後，繼任總裁的吉田茂的反動也不減於鳩山，所不同的，就是吉田是一個較爲圓滑的外交官僚，很有當美國買辦的資格。以政治主張而論，牠高揚：『保國體，維持天皇制』，『保護個人財產』，『發展傳統的家族制度』等政治口號；在經濟政策上則標榜自由經濟，極力阻撓土地改革和堅持實物佃租制。其後，該黨修改的新政綱更明白揭發反共和親美的路線。

在戰後第一次大選後，自由黨躍爲議會第一大黨，吉田遂坐上首相的交椅，然第二次大

選之後在衆院卻降爲第二黨，在參院則居首位。自蘆田、檜橋等『革新派』脫黨之後，自由黨削弱了，與民主黨的矛盾亦加深。片山三黨內閣成立之後，吉田聯絡民主黨的幣原派攻擊片山內閣和蘆田。到了片山內閣末期，以反對石炭國家管理案爲契機，吉田等又策動聯合各黨的極端保守派，以自由黨爲中心，組織一個新的大保守黨，以壓倒社會黨，降服民主黨內的少壯派，對抗民主陣線。當時幣原派，參議院松平恆雄領導的『綠風會』（代表官廷貴族勢力）及宇垣一成，若槻禮次郎等老頑固分子，佐藤尙武等老外交官僚也予以支持。到了蘆田內閣上台之後，吉田爲着拆蘆田的台，加緊拉攏反蘆田的分子。於是，在蘆田內閣成立第五天，吉田的新黨便匆匆成立了，改名做民主自由黨。吉田仍任總裁，幣原則擔任最高顧問。在議會中湊成的分子有齋藤派議員三十五人，加上臨時從民主黨，社會黨，無所屬議員的『第一議員俱樂部』各拉來一名，合上自由黨本身的基本隊伍，一共一百五十二人，雖未能超過衆議院的半數，但已成第一大黨。他的『新』政綱，也不外是增加生產，振興貿易，導入外資，發展文教以及倡導所謂『從過去軍閥的自給自足經濟走向和平的通商經濟』等等，並不見得有甚特殊的地方。不過，民主自由黨在衆院的席位已經差不多等於民主黨的一



倍，牠還四處拉人加入，民主黨和社會黨內部如再行分裂，民自黨這個反對黨與在朝三黨在議會中達到勢力的平衡，也不是沒有可能。

### 社會黨

自認為介於極右翼資產階級政黨和極左的共產黨之間的社會黨，其實連中間偏右也還談不上；牠的名字『社會黨』是要沾社會主義的光，但實際上並沒有甚麼社會主義的氣息，甚至比西方的社會民主主義，也有不如的地方。一句話，牠只是日本獨占資本家欺騙小資產階級和勞工的一種工具。

社會黨脫胎於戰前的社會大眾黨，而社大黨則由過去麻生久，河野密，龜井貫一郎等領導的社會民衆黨與安部磯雄，片山哲，松岡駒吉等領導的日本勞農黨合併而成。社大黨僅屬所謂議會主義的改良主義者，時常與大資本家妥協而出賣工農，黨員中不少且為社會法西斯分子。對華侵略戰爭發動後，社大黨原形畢露，曾發表『轉向聲明』，積極支持侵略。其後，麻生、河野一派，且與軍閥勾結，並追隨近衛之後，投身於大政翼贊運動。即安部、片山一系，亦高喊『學國一致』，『擁護國體』。社大黨的紀錄如此，牠的化身自然也不會左到那兒去。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二日社會黨組成時，雖加入了舊無產黨（包含勞動農民黨）的加藤勸十，鈴木茂三郎等左派分子，以及農會的左翼領導者黑田壽男等，但同時也由右派方面吸收來『日本國家社會黨』，『皇道會』（平野力三任領袖）等成分，而且黨的大權始終握在右翼的片山哲，西尾末廣，松岡駒吉，平野力三等人的手裏。麻生，河野等雖被整肅，屬於該系的『大政翼贊』分子仍活動異常。以該黨委員長片山哲和實際上領導一切的西尾末廣本人而論，過去的紀錄並不乾淨。在新近平野力三被追放時，平野就唆使他的囑囉反噬，續舉片山和西尾在戰時如何贊成總動員法，以及協助『產業報國運動』等等，認為他們也應該追放。

以黨的基本政綱來說，社會黨的綱領如次：『一、本黨作為國民勤勞階層的結合體，爭取國民政治的自由，而期民主主義體制的確立。二、本黨排除資本主義，斷行社會主義，而期國民生活的安定與向上。三、本黨反對一切軍國主義的思想及行動，藉世界各國民的協力，而期恆久和平的實現。』然而在事實上，社會黨並不是代表『勤勞階層』——工人階級——利益的政黨，而毋寧是小資產階級的『結合體』。今天社會黨在企業內，特別是工場內

的組織並不強。他的社會的基礎除了勞動貴族之外，已漸移向小市民，中小企業家和公務員方面，由該黨所屬的國會議員的階層區別即可徵見(註)。至於『民主』『自由』等字眼，實與社會黨聯接不上。目前社會黨的幹部中還沒有一個人配稱為徹底的共和主義者。他們藉口顧慮國民的感情，而迴避對天皇制的鬪爭，甚至公然擁護提出『天皇制度下的社會主義』的口號。至於『排除資本主義』，『斷行社會主義』更是空話。他們實際上進行犧牲勞動者權益的『勞資協調』，反對以農民為本位的澈底的土地改革。即其所標榜的重要產業和銀行國有，也只是把這些事業交給天皇制度下的官僚機構來管理而已。政綱第三項之『反對一切軍國主義的思想與行動』，話是說得好聽，但在該黨佔中心地位的，正是一些漏網的舊戰犯。社會黨像西方的社會民主黨一樣是合法的議會主義者，但同時是君主主義和軍國主義者，這是日本社會民主主義者比西方社會民主主義者還不如的地方。

(註)

據日本『自由國民』雜誌十二號(一九四八年六月十日)神山茂夫所著『日本社會黨論』一文，社會黨議員職業出身別如下：社長董事三七，工會職員一六，農會職員一五，自由職業者和公司職員三四，公共團體職員二八，黨職員九，官吏二。

社會黨對於政權——或不如說對於大臣的椅子——是熱中的，爲着組閣，社會黨不惜與反動的極右翼政黨訂立所謂『四黨政策協定』，爲着貪戀大臣的椅子，不惜在議會投蘆田的票。

### 社會黨的左派

是的，社會黨有左右派之分，但『左派』並不見得真正的左。左派的領袖除了職工運動『老將』加藤勘十和經濟理論家鈴木茂三郎之外，還有『社會主義者』荒畑寒村，農民運動家黑田壽男等，但最有影響的還是加藤與鈴木兩人。在戰前，日本無產黨時代，加藤、鈴木等也會倡導過人民戰線運動，從事過反軍事法西斯的政治鬭爭。在戰後，他們所倡的調子也比片山、西尾等爲高。例如右派露骨地主張和實踐勞資協調，而左派則表面反對，並贊同罷工鬭爭。在日本投降之初，左派也會跟共產黨接近，商榷人民聯合戰線。但是事實上，左派的理論既缺乏明確性，在行動上，是向右派降服。正如荒畑寒村的自白，社會黨仍爲『右派幹部的黨』，左派的比較漂亮的言論僅替實際上爲大資本服務的社會黨遮掩其醜惡而哄騙勞工而已。

在社會黨中，左派誠然有相當的勢力，牠在下院佔有五六個議席。然而，隨着他們的

領袖的眞面目之逐漸暴露，他們在羣衆中的聲望逐漸削弱。一九四七年五月中片山登台之前夜，右派社會黨領袖加藤和鈴木爲着拉攏自由、民主兩黨入閣合作，竟發表了在組織與思想上與共產黨絕緣的宣言，向反動派表白一番。這個宣言，會引起社會黨工農黨員的憤怒與抗議。片山登台之後，社會黨的領導人向右轉，黨內工人階級的黨員卻走向左傾，許多下級幹部加入了共產黨。爲迎合工人這種傾向，在一九四八年一月的社會黨代表大會裏，看風轉舵的左派會提出取消四黨協定，停止償還戰爭公債的決議，而經大多數通過，繼因左派擁野溝勝任農相遭拒絕，左右兩派表面形成對立。片山辭職與蘆田上台之間的一段時間，左派以本身在議會握有舉足輕重的位置，初則高抬身價，公開宣佈爲『黨內的在野派』，繼則放出鈎子，認爲只要政策協定能一致，未嘗不可以談談與民主派的合作。但是右派堅持政策協定與投票選舉分兩事，要求左派服從黨的決議，舉蘆田任首相。左派初則提出片山第二次組閣的意見，終也接受了右派的意見，投蘆田的票。但是投票時也有十五名左派議員沒有服從決議，而左派中的左派（被稱爲『純正左派』）大將農會領導者黑田壽男則稱病缺席。向黨內右派和民主黨投降的結果，加藤和野溝都坐了大臣的椅子，但鈴木仍躊躇未敢落水。一九四

八年七月三日衆院表決大預算時黑田等所領導的純正左派議員十一人投反對票，該黨右派幹部便將黑田等六名開除黨籍，跟着左派議員石野久男等十人同情黑田而脫黨，社會黨便陷於大分裂，益見削弱。七月底蘆田政府藉詞奉麥克阿瑟的命令，擬訂新公務員法，不許公務員罷工，片山已贊同，勢相加藤陷於危險的地位。

國民協  
同黨

另一個『中間』性的政黨『國民協同黨』，比社會黨更是偏右。國民協同黨的前身是『國民黨』和『協同民主黨』，於一九四七年四月選舉之前合併而成。總裁是三木武夫，是曾經在美國唸書的商人。其他的領袖還有千石興太郎，德川義親，船田中等。該黨的基礎是農業合作社，構成牠的社會階層是中小資本人家，中小地主，失意官僚和落後的智識分子。牠的基本綱領是『根據協同組合（合作社）主義，建設民主的新日本』。牠宣傳『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結合』，活現出牠的小資產階級政黨的幻想。

在未合併之前，國民黨和民主協同黨在衆議院中共佔七十四席，合併之後，經過一九四七年四月的選舉減至三十一席。但是，牠還算是第四黨，社會黨或民主黨組閣時，還需要牠湊湊數，所以他也分得一兩個大臣的位子。這個黨基本上是反共右傾，爲作官而投機。所

以，自由黨的前幹事長大野伴陸會嘲笑國協黨魁三木，說他一輩子都主張『舉國內閣』論，只有如此，小黨派才能分得一杯湯喝，弄個一官半職。不過，在蘆田內閣上台之前，該黨的早川派議員已脫黨轉投入平野力三的新黨去，國協黨僅剩了二十九名議員，在廣大小資產階級當中的影響也大為削弱。在將來，國協黨勢將逐漸解消，而給民主和民自兩黨所吸收。

其他  
小黨

至於其他的小黨派，較可注意的是原屬社會黨平野力三所組織的革新社會黨（一九四八年三月二十日成立）。右翼的農會領導者平野，原是戰時法西斯組織『大政翼贊會』頭子之一。在片山內閣農相任內，平野以分裂農工運動，延遲土地改革爲事，特別激起社會黨內工農黨員的責難。爲着把社會黨政府的罪過一古腦兒都推在平野身上，他的死對頭西尾迫使他辭職。於是平野初則向吉田暗送秋波，繼則獨樹一幟，組成了革新社會黨，在下議院中佔有十六席。據說平野爲着設法免於追放，不僅花錢活動，而且還用過美人計。像蘆田一樣，平野的新黨也向暴發的建築承造商找後台。

在參院中，還有一個『綠風會』的組織，值得一提。這一個會說是由『無黨無派』議員組成，但實是老官僚，反動教授，貴族，前貴族院議員的極右翼的結合。該會的首領是與天

皇家族有關係的松平恆雄。松平曾任宮內大臣，出使過英美，現任參議院議長。該會分子與吉田的保守新黨接近。

戰後政黨  
的  
幾個特徵

基於上頭簡單的論述，關於戰後日本共產黨以外的各個政黨，我們可得出如下的結論：

一、在戰後日本政治舞台上，雖出現了許多式樣不同的政黨，但本質上還是天皇制之下日本型的特殊獨占資本御用的政治工具，彼此不同的地方只是分工上的不同，扮相上的不同而已。

二、比起戰前（大政黨贊會以前）的舊政黨來，今日的政黨是經過相當的「再編成」的，黨名也換過，但在實質上，基本的社會構成上，與「政友」，「民政」，「社會大眾」等黨沒有多大的差別。這因為日本的社會經濟結構和統治基礎並沒有因日本投降和美軍之佔領而起基本的變化，今日的政黨與戰前不同的地方，只是多了一重買辦性吧了。

三、這些政黨並不是羣衆的政黨，而是主要以議會為舞台。黨的力量不建立於議員質量的發展，而釘在議員的數字上，因而議員的強引拉搶成爲政黨的活動中心。議員既是奇貨可



居的政治本錢，便飄搖不定，朝秦暮楚。尤其民主黨與自由黨間，雙方主腦人物也隨時轉來轉去（如蘆田均之由前自由黨轉入民主黨爲總裁，幣原、齋藤之轉入民主自由黨）。

四、戰後日本搞政黨的人，都不是甚麼新人，而是戰前日本的職業政客。他們的紀錄差不多沒有一個是乾淨的，不是大政黨贊會好漢，便是『聖戰』的謳歌者。戰後搖身一變，變得成功的成爲『民主戰士』，坐上大臣的椅子，變得失敗的便被整肅或收監。因爲是由職業政客構成，黨內的小組織也特別多。會與會，派與派的小組織之間，也是成員穿來穿去，飄忽無定。

五、戰前和戰後的日本政黨都像其他資本主義國家的資產階級政黨一樣，接受資本家津貼，敲竹槓和分贓。但在戰後，既有龐大的隱蔽軍用物資，又有無數的暴發黑市商和建築承造商，生財之道更容易，沒有那一個反動政黨的領袖不從這些地方接受所謂『不當財』。所以，今日日本更談不上政治道德了。

資產階級  
政黨分  
立的原因

最後有一個問題，須稍加剖析的，即是民主與民主自由兩黨既然同是反動的資產階級政黨，爲什麼不統一起來而各自分立呢？

兩黨之迄今還不能合流，誠然與蘆田和吉田兩黨魁的政權慾之強及彼此個人間的恩怨有關，但更重要的原因卻由於如下兩點：一、民主與民主自由兩黨雖同是代表資產階級，但所代表該階級的階層仍各有不同。民主黨是以產業資本家和中小工商業者的上層為骨幹，而民主自由黨則比較上以地主勢力以及新興的黑市資本為主，前者比較狡獪圓滑，後者則比較死硬；前者傾向於『修正資本主義』，實施官僚的統制，以及與工會和『社會主義』政黨『合作』，從而利用之，後者則或多或少反對這種做法。這種階層和傾向上的差別，使保守政黨還合攏不來。二、日本的無產階級的全體還不十分統一，工會組織和政黨都分裂為社會民主主義與共產主義的兩個陣營，全國統一戰線還未能建立，無產階級的分裂和不够十分強大，使保守勢力亦認為無統一的必要。

## 第七章 戰犯與東京法庭的滑稽劇

波茨坦宣言的第十條明明寫着：『吾人無意奴役日本民族或消滅其國家，但對於戰罪人犯，包括虐待吾人俘虜者在內，將處以法律的制裁。』血債要用血來償，特別是受了日本六十年侵略，八年來給日寇濫炸，屠殺，死亡了幾千萬生命的我國人民，是有理由和權利要求盡法嚴懲日本的戰罪人犯，來清償這筆民族血債的。

然而，日寇投降三年來，在美國的寬大政策之下，這筆血債償了多少，日本戰犯有多少被懲治？讓我們先看看東京的國際戰犯法庭的滑稽劇。

戰犯逮捕  
的選拔

① 麥克阿瑟率軍進駐日本後，於一九四五年九月十二日開始逮捕了東條英機和他的全體閣員，前駐菲大使村田省藏，前攻打巴丹半島日軍司令本間雅晴中將等三十九名戰犯。這以後直至十一月中，差不多兩個月的期間，麥克阿瑟總部對於戰犯的逮捕，並不起勁，這期間只逮捕了『馬來之虎』山下奉文，侵華巨魁土肥原賢二，法西斯主

義團體大日本青年黨黨魁和砲轟美艦『潘納』號兇手橋本欣五郎，前首相阿部信行及前內相安倍源基等若干名，但近衛，平沼，木戶，荒木等大批侵略巨魁，雖已遭輿論指責，仍然逍遙法外，近衛且任鈴木內閣的國務相，負責草擬新憲法，並且實際上操縱了鈴木和東久邇內閣。到了十一月十七日和十二月一日才逮捕了荒木，小磯國昭（前關東軍參謀長，朝鮮總督，並曾繼東條任首相），南次郎（前陸相，朝鮮總督，大日本政治會總裁），真崎甚三郎（前台灣軍司令官，陸軍教育總監，法西斯少壯軍人領袖），松井石根（右翼團體大亞細亞協會創立者，侵華華中軍總司令，南京大屠殺首犯），松岡洋右（前滿鐵總裁，外相，親德外交家），白鳥敏夫（前駐義大使，『革新派』領袖），梨本宮守正親王（陸軍元帥，皇室最重要的主持人），平沼騏一郎（前樞密院長，首相，老牌法西斯領袖），廣田弘毅（前外相，首相，親軍閥的官僚），豐田副武（太平洋戰爭中聯合艦隊司令），小林濟造（前聯合艦隊司令，台灣總督，翼贊政治會會長），畑俊六（前侵華軍總司令），西尾壽造（前侵華軍總司令），多田駿（前侵華華北軍司令），後宮淳（前侵華華南軍司令，侵華軍總參謀長），池田成彬（三井財閥的代表，前藏相），鮎川義介（前滿洲重工業開發會社總裁，滿洲大財

閣），中島知久本（飛機大王），谷正之（前外相，駐「滿」大使），天羽英二（前內閣情報局總裁），古野伊之助（前同盟通訊社社長），德富蘇峯（軍部喉舌老記者），大川周明（前滿鐵東亞經濟局理事長，法西斯團體領袖）等共七十名。到了十二月六日，近衛和木戶幸一（前內大臣，日皇的親信重臣），也列入戰犯名單，然而近衛卻於十二月十五日投獄限期前一天自殺殞命了。近衛這一着不僅是自己畏罪，想逃避戰犯法庭的裁判，而且是爲犯罪的天皇和整個日本統治階層滅口。侵華禍首近衛之不能明正典刑，遲遲始下令逮捕他的盟黨，應負其責。

二十八名

頭號戰犯

其後續有檢舉和逮捕。到了一九四六年一月十九日麥克阿瑟發表了關於設

立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特別宣言，並公佈『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條例』，組織遠

東軍事法庭，審判日本侵略戰爭的禍首，即所謂A級戰犯。東京國際軍事法庭以一九二八年

六月四日皇姑屯炸死張作霖事件爲日本這次侵略戰爭的開始時期，並以此爲準，檢舉了下列

二十八名A級戰犯：

一 首相與重臣——東條英機，平沼騏一郎，廣田弘毅，木戶幸一，小磯國昭。

二 陸海軍領袖——荒木真夫，板垣征四郎（前關東軍參謀長，陸相，侵華軍總參謀長），松井石根，南次郎，土肥原賢二，畑俊六，永野修身（前海相，聯合艦隊司令）。島田繁太郎（前海相，軍令部長），梅津美治郎（前關東軍司令，參謀總長），木村兵太郎（前關東軍參謀長，侵緬軍司令），武藤章（陸軍省軍務局長，侵菲軍第十四方面軍參謀長），佐藤賢二（陸軍省軍務局長），岡敬純（海軍省軍令局長），執行侵略政策的外交官僚——松岡洋右，重光葵（前外相），大島浩（前駐德大使），白鳥敏夫，東鄉茂德（前外相）。

四 主持日本經濟動員或佔領區榨取的大官僚——賀屋興宜（前藏相，華北開發會社總裁），鈴木貞一（前興亞院政務部長，企劃院總裁），星野直樹（前偽滿總務長官，東條內閣書記長官）。

五 日本帝國主義的理論家——大川周明，橋本欣五郎。

與紐倫堡不同

從表面看來，東京的戰犯法庭與審訊德國戰犯的紐倫堡法庭的性質完全相同的，實則有很大的差別。東京軍事法庭不像紐倫堡那樣，基於國際協定而設

立，而是由麥克阿瑟以命令設立的。法庭由遠東十一國（美、英、蘇、中、法、荷、澳、加、紐、印、菲）的法官組織。這些法官雖由本國提名，但由麥克阿瑟任命。澳洲法官韋伯（Sir William Webb）任庭長，也是出自麥克阿瑟的任命，檢察官也不是由盟國地位平等的代表構成，而是由以檢察長美人基南（Joseph B. Keenan）為首的一班人員構成，基南也是由麥克阿瑟任命。美方在法庭和檢察官方面所佔的支配地位，自不免使審判進行了影響。東京法庭更有一個與紐倫堡法庭不同的地方，就是檢察官首先發言，而最後發言的是戰犯辯護者，而不是檢察官。

上開的二十八個A級戰犯名單，都是屬於「元兇巨惡」之列，那是沒有問題的，但「元兇巨惡」漏網仍多。首先，實際上支配日本帝國主義的政治和享受侵略戰爭之果的財閥，一個也沒有列在這名單之內。像前藏相三井財閥代表池田成彬，滿洲工業大王鮎川義介，飛機大王中島知久平都不算是A級戰犯。這並不是因為他們的罪惡不昭著，而只是因為美國的華爾街大老板與日本獨占財閥向有血緣關係，今後更要拉得緊些。即侵華重要軍閥，如侵華軍總司令岡村寧次，侵華海軍司令長谷川清，前華中侵略軍司令山田乙三，前關東軍司令植田謙

吉等，到本書執筆時還不見檢舉，甚至還在南京（岡村）台灣（長谷川）活動。

紐倫堡的審判，不管戈林，盧森堡等戰犯怎樣企圖拖延，歷時約一年之後，終於一九四六年九月卅日結束，倖逃法網的只有巴本，沙赫特和弗里徹。東京法庭條例雖也有迅速進行審訊的規定，但實際上卻以蝸牛的步伐進行，從一九四六年四月起，拖了二年，到了一九四八年二月下旬才算審訊完結。辯護律師方面爲使審判拖延不決起見，向法院提出堆積如山的各種各樣的文件，庭長韋伯也任他們作題外或橫生枝節的陳述，以致到了一九四七年夏天，法庭所耗去的紙便達一百噸之多。在這之間，松岡，永野兩個戰犯已經病死，大川周明據說患『神經病』，大岡法庭之後就免予出庭受審。實際上A級戰犯只餘廿五人，但到執筆時止，還沒有宣判。

#### 法庭變成

了演講台

紐倫堡法庭每個德國戰犯至多只有一個辯護律師，而且律師都是德籍的。

但東京法庭的日戰犯共有辯護律師五十餘人，除了日籍律師之外，還有美籍律師廿多人，其中包含一些穿軍服的官員。這些美國律師在替戰犯洗刷罪狀的工作中，表現出跟他們日本同事不相上下的熱心，他們企圖顛倒黑白，否認日本有過侵略的行爲，甚至抨擊



美國本國亦所不惜。美軍佔領當局和國務卿馬歇爾曾經自告奮勇地向法庭提出一些材料，美國辯護律師都大加利用。麥克阿瑟總部情報組官員布萊克中校且曾兩次出庭作證，替重要戰犯辯護。

由於美方對戰犯這樣縱容協助，東京法庭竟變為日本侵略者的演講台，蘇聯的檢察官雖屢次大聲疾呼，要求處東條等極刑，但南京方面所提出的證據，只寥寥可數，而且軟弱無力（註）。南京國防部次長秦德純代表中國第一次出庭作證人，遭美律師窮詰，甚於犯人之被鞠訊。日籍的辯護律師和證人，本身不是戰犯，就是舊的反動將軍，情報人員，外交官。再加以美方的處處袒護，東京法庭顯出是為日本戰犯洗脫罪狀以及日本的極端國家主義和軍國主義宣傳而設。在法庭上，戰犯，美日辯護律師和證人用種種的花言巧語來為日本帝國的侵略和血腥罪行強辯，不僅說成正當的防蘇，而且說成有功於世界人類。防共反蘇特別是他們愛用的論點。在為侵華辯護時，松井石根把孫中山先生的『大亞細亞主義』與日本的『大東

（註） 見王芸生『日本半月』第十節『遠東國際法庭與戰犯』。

亞主義」混為一談，土原肥還自稱為「中國之友」。其他侵華的戰犯不是說進攻中國的動機是在做成一條「防止赤化」的安全地帶，便是說原因與中國的反日有關。對於蘇聯的造謠中傷，更是無所不用其極。東京法庭的審訊，雖也暴露了日帝處心積慮，進攻蘇聯和佔領蘇聯領土的事實，但日戰犯與其辯護人却總力圖證明其「合理」。他們甚至利用目前美國的反共反蘇而引「杜魯門主義」為同道。一個美國辯護律師公然的說日本希望有一個穩定的「獨立」的東北，以阻止蘇聯共產主義南下，吞併整個的中國。右派日本報紙更抓住每一次機會，詳盡的登載關於審訊工作的虛偽報道，大事宣揚軍國主義的思想。

天字第一號戰犯東條的審訊經過，特別可以說是東京這個滑稽劇最精采的一幕。東條的日籍律師清瀨一郎曾經是親軍閥的反動議員，參加過「國策研究社」，這個社團會參與擬製侵略民主國家的計劃。照理清瀨應坐在被告席上，而他竟居然做了東條的律師，美檢察長也不加以檢舉。清瀨逞其狡辯，聲名比戰前還雀起。東條的申辯書，不僅為天皇洗脫，而且強調日本之作戰「是出於自衛」，且日本「並未侵略亞洲大陸，僅曾步入大陸，將受西方桎梏的亞洲各族予以解放而已」。東條這一篇答辯書竟被允許編印成書，在日本銷售數十萬冊，

爲日本最暢銷書之一。答辯書的序且說「每一國民都應閱讀」。經過審訊後，東條毫沒有悔禍之心。他於一九四八年三月五日晨接見法國新聞記者說：「第三次世界大戰不可避免，日本復興是必然的。」據『朝日週刊』透露，東條等坐了兩年監之後，成爲民族英雄，聲望更隆，日人對他們的擁護比前更熱烈。

由於東京法庭對日戰犯的寬大到了『枉法』的程度，所以東條感激涕零，日本人也說：『國際法庭對日本人民的思想有好影響。』

這些戰犯是拘留在東條巢鴨監獄中的，備受優待。據荒木貞夫的次女幸子所發表的探監記(註)，戰犯宿舍設備週全，生活也優閑舒適，每天吃三餐，下午一茶，西餐日本餐任便，探監的也吃得到一客下午茶。這樣的舒服那裏像監獄，倒像是高等療養所。所以荒木小姐探過監之後，便很得意地說：『幸福將會降臨到我們的頭上。』據另一報告，這些戰犯在監裏過的日子異常寫意，可以隨便看報下棋打馬將以至看電影；其中星野直樹等已養得比以前

(註) 據一九四八年三月十一日香港工商日報譯載日本『婦人公論』的文章。

還胖。

戰犯  
一批  
的  
釋放

麥克阿瑟和美檢察長最荒謬的行動，就是擅自釋放重要的戰犯。先後給麥

克阿瑟和基南釋放或免予審訊的有名戰犯已經有好幾批了。負責的皇族如梨木

宮守正王，侵華軍閥如西尾壽造，多田駿，小林躋造，真崎甚三郎，高橋三吉（前聯合艦隊司令），東條閣僚如岸倍介（前商相），青木一男（前大東亞相），寺島健（前遞相），安藤紀三郎（前內相），推行侵略的外交官僚如谷正之（前外相），天羽英二，本多熊太郎（前駐德和駐偽汪政府的大使），須磨彌吉郎（前駐南京總領事，西班牙公使），軍部的爪牙如兒玉譽士夫（前海軍省駐滬採購代表），親軍財閥如鮎川義介，中島知久平，久原房之助（前政友會久原派領袖），石原廣一郎（石原產業黨事會長），法西斯頭子如大川周明，笹川良一（國粹黨主席），後藤文夫（前大政翼贊會副會長）等等都恢復了自由。

更可恥的，美籍官員以至檢察長竟和日本大戰犯往來交歡，視同密友。前外相松岡病死時，許多美國律師和美國軍官會去送葬，并給墳墓獻花圈。檢察官基南跟前朝鮮總督外相宇垣一成大將，前首相海相米內光政海軍大將，前首相岡田啓介海軍大將，前首相若槻禮次郎

（九一八時代任首相）四戰犯打得火熱。這四人會請基南到熱海海濱別墅去消磨假日，基南更在官邸舉行了一次『和平之友』的鷄尾酒會招待這四個大戰犯，並且致詞說：『我在日本一年有半的時間，認識了四位是真正的和平主義者，特設此宴，聊表敬意。』後來，這四個傢伙還向基南獻繡旗，貓鼠一窩，互相吹拍，天下還有比這個更荒唐的嗎？

## 第八章 紙上的『財閥解散』與『土地改革』

要根絕日本帝國主義侵略力量，必須挖掉牠的經濟基礎，要使日本政治真正民主化，必須使牠的經濟民主化。這即是說，日本的獨占資本體制和封建的土地制度非摧毀不可。

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九日，美政府給麥克阿瑟的訓令會有規定：『凡因過去的社會關係或其他理由不能信賴來指導僅以達到和平民主為目的之努力之人，應禁止在經濟界中保留重要的位置。』並應『幫助解散在日本商工業的大部分具有支配力的大產業和金融康拜因 (combines) 』。這種規定就含有在經濟上挖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根的意思。遠東委員會於一九四六年七月十日通過的對日政策基本原則也明確地規定：(一)日本的『勞工，工業及農業機構應根據民主基礎組成；(二)凡經濟界人士，其過去的歷史不能信任其能指導日本經濟上的努力，以達到和平及民主目的者，均由最高統帥禁止其恢復重要地位；(三)制定關於大工業及銀行獨占組織之解散，並在較廣大之管制及所有權之基礎上，代以其他組織之計劃。』

在佔領之初期，麥克阿瑟總部像是照着美政府訓令和遠東委員會的決定，在經濟的民主化方面有所作為，着手解散大財閥組織和改革土地制度，然而事實上這些改良的方案本已很不澈底，加上日政府的怠工，和麥克阿瑟總部缺乏實行的誠意，殆成爲紙上文章，最近更有些地方反其道而行了。

財閥的  
王國

如所週知，戰前日本的獨占資本已有高度的發展。三井，三菱，住友，安田，太倉，山口，川崎，古河，澀澤，淺野等十五個大財閥控制了日本工商業的三分之一以上。就中，三井，三菱，住友，安田四大財閥擁有全國財富的百分之四十，全部股份公司投資百分之六十，單三井一家就佔百分之二十五。這四大財閥跟澀澤和川崎的銀行事業合併計算，掌握了銀行、信託公司和保險公司全部基金（金融資本）百分之五十七。單單三大財閥就至少控制了一半的煤和鋼的生產，全部商船噸位的半數，以及全部對外貿易的百分之三十三；最大的三井三菱兩財閥就建造了半數以上的輪船噸位，控制了全國的造紙工業，百分之七十的麵粉工業，全部煉糖業，以及大部分的化學工業。戰爭只加速了這些大財閥對於較小的公司的合併，更增漲了他們的腰包。戰爭結束後根據『盟總』的報告，四大

財閥擁有營業資本一百二十億日元，控制銀行存款和銀行資產一千一百一十億元。

這些大財閥既然是發縱指使日本軍閥對外侵略的幕後人，而又坐地分肥，在佔領區大發其財，消滅這些財閥，實是應有的一着。

但是，日本投降後，日本的統治者如幣原，吉田之流既都是財閥的代理人，白宮真正的主宰華爾街財閥又與日本獨占資本有血肉的關聯，希望美日當局摧毀日本大財閥，便有類於與虎謀皮了。幣原曾對美國人說：「舊」財閥是「好」的，只有「新興」的財閥才是「壞」的。吉田也曾公開替財閥洗脫對侵略戰爭應付的責任。美國陸事部長羅羅爾更說：沒有財閥，「沒有這些最能幹，最有經驗的國家領導者」，日本的經濟復興是不可能的。美日當局在這樣的觀點之下「解散」財閥，其爲怠工欺騙，自不足怪。

### 「解散」的計劃

一九四五年十月，大財閥的代表與「盟總」當局商談過之後，決定由安田財閥代表四大財閥提出自動解散的計劃交給「盟總」。這計劃的要點是：

(一) 持股公司 (Holding Company，日名取締公司) 及財閥同族所有的股分資產，均交給新設之「持股公司整理委員會」清理，持股公司便須解散。(二) 持股公司及財閥同族交給股份資



產時，領取收據，俟股份資產處分完畢，掉換十年期限的政府公債，收據及公債原則上均不得出賣，移轉，抵押。(三)股份資產公開時，從業員有購入優先權，又限制股份一次購買額，以防個人或家族多購，足以構成控制權。麥克阿瑟接受了這個方案，於十一月六日發出指令。日政府依照這方案解散大財閥，並添了如下的一項：財閥全家須從第一線撤退，今後直接間接不得參加一切經營。其後，同月二十五日盟總再作枝節上的補充，翌年四月得到日本政府的支持。同年十二月議會通過成爲法案，即所謂：『經濟力集中排除法』。同年美陸軍部和國務院派出的以愛德華斯(Corwin Edwards)教授爲首的財閥調查團到日本去，愛德華斯教授不滿意於安田財閥所提出的方案，認爲不能消滅財閥。根據愛德華斯的報告，美政府作成一個政策的聲明，交給麥克阿瑟徵求意見，麥氏稍加修改，表示同意，由陸海軍部和國務院批准，送交遠東委員會考慮，這就是有名的『遠東委員會文件第二百三十號』。到了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大財閥的主要持股公司才開始解散，一九四七年二月，日本政府才下令清算三井高公等五十六個財閥家族的八千萬美元的個人財產，把他們的財產置於整理委員會的監督管理之下，形式上剝奪了他們對企業的支配權。日本政府之遲遲執行『盟總』的指令，使

人極懷疑牠要給財閥以變賣或隱匿其資產的機會。至於財閥控股公司的股票的接管和處理，也進行很慢，清理委員會由一九四六年八月開始辦公，時歷兩年，到現在還沒有處理完竣。

本來，澈底的消滅財閥的辦法，就是如蘇聯代表在盟國管制日本委員會所提出的，將日本財閥的財產收為國有，而不給予任何補償，這不是美日當局所能做到的。以現行的解散財閥的辦法而論，不僅是極其『溫情』，而且破綻百出。

計劃本身  
就多毛病

如平野義太郎所指出(註)，麥克阿瑟總部的解散財閥辦法至少有如下的缺陷：(一)財閥解體的實行機關持股公司整理委員會，除少數資產階級學者(如美濃部亮吉教授)當作陪襯而列在其中之外，負責的地位完全被金融資本的代理人(如委員長為興業銀行理事笹山忠夫，常任委員野田岩次郎是日本棉花實業公司外事部長)所佔據，自然不會澈底去做財閥解體的工作。(二)僅把股票分散，還不能實現所有的民主化，因為，由於企業的所有和經營分開，股票公司債務化，一般的股東變成公司的債權者，保有較少的

(註) 平野義太郎：『論財閥解體』(載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日上海大公報)。

股份也可支配公司的經營。何況，繼續不斷的通貨膨漲，已使勤勞大眾成爲身無長物的赤貧者，實沒有購買財閥股票的餘力；即使極少數薄有儲蓄的人，買得若干股票，但這種小股東並不能長久保持股票，結果還是轉賣出去，而財閥收集少數的股票，依然可以重握公司的支配權。如果這些股票爲黑市商人或所謂『新圓階級』暴發戶買到，結果仍將經濟權力從舊財閥轉入新財閥手中，以暴易暴，那裏算民主化？（三）舊財閥家族雖被逐出於『第一線』外，不許參加經營，但補上去的經營幹部都是先前財閥家族的部下，此舉僅僅加速了財閥人事的新陳代謝過程而已。資本關係雖斷，人和人的關係，一如往昔的連在一起，故僅僅財閥資本關係的整理和舊財閥的頭等人物的放逐，決不能使財閥解體。（四）目前施行的財閥解體辦法，規定財閥把股票拿出來換回以十年爲償還期的公債票，因而財閥可取得公債利息。這將使財閥家族成爲寄生的利息生活者而且被保障，這對於國家的財政是極大的負擔。

事實證明平野的觀察是對的。被解散的財閥的股票，現在出賣期中，但據說消化力不佳，很多落在證券業的手裏，將來仍免不了資本集中的命運。其次，財閥家族的『追放』雖比政界爲嚴厲，但新人都是替身，他們本人則混入政界，財閥與政界的聯絡更加完善。再

次，財閥解體後，與財閥有關的公司均已改換名稱（如三井系的『三井建設工業』改爲『三井工業』，三菱系的『三菱商事』改爲『東京商事』。住友系的『住友金屬工業』改爲『扶桑金屬工業』，中島系的『中島飛行機』改爲『富士產業』等）。日政府藉詞加速經濟復興，優先保護生產額巨大的工場，優秀的機械設施和生產技術既集中於財閥工場手中，故與財閥有關的公司倒獲得政府准許通融借款及其他的便利，牠們的事業反較強盛起來。據讀賣新聞一九四八年二月四日的統計，復興資金的大額貸金，還是爲三井三菱等大財閥所吸收。單是三井礦山公司佔了三十億日圓，三菱礦業佔了十九億元。至於戰後資本集中的趨向，實在有加無已，金融資本特別是如此，看下列兩表便明（註）。

一 日本普通銀行的集中表

銀行數	存款（億圓）	貸款（億圓）
一九三七年末	三七	三四
	三七	三

（註）據朝日評論一九四八年一月號宇佐美誠次郎所載論文。

一九四一年末	六六	二九四	一五七
一九四七年八月	三三	一、四九五	六〇〇

二 帝國（三井），三菱，住友，安田，三和五大銀行的支配狀態表（一九四七年八月）

	銀行數	貸出額（億圓）	存款（億圓）
普通銀行會計	三三	六二〇	一、四九五
五大銀行	五	三〇五	七一九
持股銀行	二七	一三三	三六三
五大銀行所支配	三三	四三七	一、〇八一
	(五二%)	(七二%)	(七二%)

如上所述，我們已可以看到，美日當局所進行的解散財閥的工作，不僅不澈底，而且是馬虎敷衍，離經濟民主化的目的不知多遠。可是，隨着美國扶日復興政策的日益積極，美方這樣的門面工夫也要大打折扣以至放棄。

索性取消了

『財閥解散』

一九四七年下半年，美國的獨占資本家以及他們的代言人共和黨議員對於解散日本財閥的辦法已暗中醞釀反對，他們恐怕消滅大工業家銀行家權力的政策會摧毀了日本資本主義制度。同年十一月特別國會開會時，共和黨參議員諾蘭（William

F. Knowland）公開指摘此種政策，說是『蘇聯以外最社會化』和『非盎格羅撒克遜式』的措施，要求澈查遠東委員會文件第二百三十號（註）。一九四八年一月，麥克阿瑟總部宣佈免除三井（帝國），三菱，住友，安田四大家銀行適用過度經濟力集中排除的法令。跟着，在美國國會的頑固派和華爾街的獨占資本家的壓力之下，同年三月間據傳美國務院和陸軍部已確定放棄解散日本獨占財閥的計劃，撤回遠東委員會第二三〇號文件。差不多在那個時候，美陸次德萊柏率領的代表團訪日，代表團員本身也是大資本家的約翰斯敦霍夫曼等居然接見三井財閥的最高顧問池田成彬，三菱重工業公司現任總經理岡野保次郎，淺野財閥的淺野良，工業大資本家石川一郎等，這些財閥代表就停止經濟力集中的排除和解除若干經濟戰犯

（註）據一九四一年一月四日紐約下午報烏爾（A. H. Uhl）所撰『日本獨占在美國找到了朋友』一文。

的追放等問題提供意見，相談甚歡。與德國獨占資本勾結的德萊柏早就惋惜過日本財閥的追放，說是影響了日本生產的復興，對於他們的意見，自然加以『善意』的考慮。五月一日麥克阿瑟總部宣佈：原擬分散改組的日本大公司三百二十五家，現決定減為一百三十一家，享受豁免分散之一百九十四家公司，有五十家完全保留原狀，其餘一百四十四家則須將其與主要生產部門無關之附屬公司出賣，惟公司本身仍保留完整。這顯然是德萊柏與日財閥密談的產物。五月十八日德萊柏，約翰斯敦等提交陸軍部的報告書，更明白建議，財閥和其他經濟的獨占組織之分散，必須盡量緩和，並限制改組至最低限度，以免引起長期不安定的情形，而保證合理的競爭。這等於說，美統治者已撕破牠的『協助日本經濟民主化』的假面具，而要完全取消經濟集中力排除法案了。

誠然，麥克阿瑟總部中對這問題有兩種不同的意見，負責反托辣斯工作的威爾斯，代表那些與日本工商業有競爭的美國工商業家，主張依舊實施這些解散財閥的法案，但他拗不過代表美國獨佔資本家的麥克阿瑟和經濟組長麥克瓦特。這兩派的鬭爭自然還是以威爾斯的失敗而結束。

封建的土地  
制度的輪廓

只能描出一個輪廓。

關於日本的土地問題與土地改革，自不是短少的篇幅所能詳細論列，這裏

在資本主義有高度發展的日本，農業的比重依然相當大。據一九四七年十月一日的統計，日本全國人口七八、六二七、〇〇〇人中農業人口佔百分之四十六有奇。故土地問題關係重大。日本的土地所有是相當集中的，全國百分之三的大地主擁有百分之三十的可耕地，大約佃出土地的二分之一。在土地所有者中間，有三千個地主每人擁有平均一百二十二英畝，有二十五個地主每人擁有平均四千五百英畝（畝）。另據一九四〇年的統計，耕地所有的分配如下：所有自一町步（一町步等於二·四五英畝）至三町步——九四三、五二二戶；三至五町步——二二二、三四七戶；五至十町步——一〇六、四九三戶；十町步或十町步以上——四五、七八四戶。日本土地所有分配的情形既是這樣，所以小自耕農和佃農佔大多數，在全國農家中佃農約佔百分之七十左右。看下表便明：

（註）據一九四八年一月美國『外交季刊』所載『日本農業改革的前途』。



農戶類別	戶數百分比			
	一九四六年四月廿六日調查	一九四七年八月一日調查	一九四六年四月二十六日調查	一九四七年八月一日調查
自耕地主	二四、〇五四	—	—	三・八
自耕農	一、六五五、二四四	二、一五三、六二一	—	二九・〇
佃農	—	—	—	—
自耕農兼佃農	一、二七、一六六	一、一八三、四〇八	—	一九・八
佃農兼自耕農	一、〇六一、一八八	九六六、九六六	—	一八・六
純佃農	一、六三七、〇五一	一、五七五、八三六	—	二六・七
不耕作土地的農戶	三、二三四	一、三六六	—	〇・一
合計	五、六九四、九四八	五、九一九、三九	—	一〇〇・〇

日本佃農每年要以他的收穫的一半或一半以上（通常是實物）繳納佃租。終年辛勞，而結果如此，故佃農通常是要欠債，受地主高利貸的榨取。此外，地主的半封建的剝削依然存

在。佃權受不到法律的保障，地主可以隨時取回土地，因而過去佃租爭議頻繁發生。日本帝國主義是以這種半封建的土地制度為基礎。農民和佃農的貧乏化，使日本國內市場狹隘，予日本資本主義的對外侵略以刺戟，同時破產的農民提供工業資本家以廉價勞動，增加其對國外市場的競爭力。大地主固是日本反動統治的支柱之一，他們更利用農民的落後性作為培養軍國主義的溫床。軍隊的下級軍官通常由地主子弟構成，炮灰的泉源則主要唯農民是賴。

#### 農地改革法案

爲了保持半封建的剝削，過去日本政府並沒有怎樣施行土地改革。佔領之後，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幣原內閣奉麥帥的面諭草擬一項實際土志在保全地主的『土地改革』法案，即所謂『第一次農地改革』，但仍遭遇國會的反對。十二月九日，麥克阿瑟總部指令日本政府於一九四六年三月十五日以前草擬土地改革計劃，日議會乃連忙通過一法案。但麥克阿瑟總部認爲該法案太不像話，不予接受，日政府只得準備新的方案。於一九四六年三月十五日提出，這計劃依然是規避敷衍。同年五月，麥克阿瑟總部乃向盟國管制委員會提出土地改革問題徵詢意見。英國代表鮑爾建議一個比較進步的計劃作為答覆，得到盟國會其他會員國的支持。日議會後來採納了這個計劃，於十月二十一日通過了所謂

## 『第二次農地改革法案』。

法案的內容是這樣：(一)不在村地主的全部耕地須賣給政府，在村地主則可保留一町步（北海道則為四町步），預計可將原為佃出的耕地二百餘萬町步（約五百萬英畝）轉到佃農手上，即原有的佃農的百分之八十將可變成自耕農，但仍將有約六十萬町步（約一百五十萬英畝，等於全部耕地十分之一）繼續出租。(二)政府按照一九三九年的官定地價——即水田每町步九、七八三・三〇圓，旱田五、七七三・七〇圓——向地主收購，而以較廉之價——水田每町步七、五七六・〇〇圓，旱田四、四六九・八〇圓——算作是津貼，轉售給佃農。政府付給地主的是三十年內償還的債券，而佃農可一次償付地價或分三十年償付。(三)原來的佃農有優先買受之權，有多餘的勞動力的佃戶亦得買受，但佃農連原有和新購的耕地不得超過三町步。(四)依照此法案實施的改革應於兩年內完成，即地主土地的收買和賣給佃農應於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底以前完成。(五)農地改革執行機關為『農地委員會』。分市町村，縣和中央三級。市町村農地委員會由地主三人，自耕農二人，佃農五人以及『有學識有經驗的人』三人構成。府縣農地委員會由市町村委員會佃農方面所推選的佃農十人，市町村委員

會地主和自耕農方面委員所選的地主六人，自耕農四人，以及農林大臣自『有學識有經驗的人』中指派十人構成；至於決策機關的中央委員會則由佃農八人，地主八人（均由府縣委員會的佃農地主方面的委員選出），『日本農民聯盟』及較保守的『全國農民聯盟』代表各一人及大學教授四人組成。（六）違反本法案者處六個月以下的徒刑或五百圓以下（實等於幾天工資）的罰金。以外，日政府還頒佈農地調整法，規定禁止實物地租，水田地租不得超過收穫總值百分之廿五，旱地不得超過百分之十五，佃約須用書面，地主不得隨意收回租出之耕地。

法案本身的缺陷

這法案的本身已有不少的缺陷。第一，在村的地主仍得保留一町的土地出租，許多農會組織就恐怕地主以這一町地為核心，利用高利貸、荒年及其他機會恢復他們對土地的控制權。第二，土地改革法案一般只適用於耕地，而不適用於更廣大的林地和荒地（一九三六年，佃農租來的耕地共有二百八十萬町步，但私有的林地荒地共達一千萬零五十萬町步），這使得那些使用地主所有的林地的山區農民不能自農奴似的生活解放出來。第三，農地改革未顧到與耕地有附屬關係的水利權，握有水利權的地主仍可制佃農的死命。第四，各級的農地委員會中，地主仍有相當大的發言權，加之以所謂『有學識有經

驗」的人中選出的委員，實際上無非是地主的代言人，故農地委員會的決定自處處爲地主的利益設想。

以該法案的實施而論，美日當局更縱容地主的偷龍轉鳳，怠工破壞，未見實效。關於實施上面的破綻，可指出如下幾點：

實施上的破綻

(一) 一次農地改革法案於一九四五年十二月提出國會，二次農地改革法案於一九四六年十月才通過，再過好幾個月才開始實施，故地主有很充裕的時間來玩弄花樣，或強迫佃農退佃，假裝自行耕種，以避免爲政府收購(註)；或把土地分與子弟，使他們成爲自耕農；或把土地售與一個有名無實的人，而以高價轉售給他的佃戶。

(二) 法案開始實施之後，地主盡力反抗破壞。他們開始組織自己的團體，企圖獲得自耕農，非耕種農戶等等的支持。他們不僅恫嚇佃農和政府官吏，甚至向法院控告政府侵犯財產

(註) 例如東京有一個名山形的大地主，在相田附近擁有數百町的耕地，一聽到土地改革的消息，即跑到相田去，宣佈收回佃出的土地，而答應以低廉工資僱回佃戶作長工。佃戶初不答應，向當地警局控訴，警局不受理，僱農只得對地主屈服。(前掲『危險來自東方』一二三頁)

私有權爲『違憲』。代表地主利益的日本政府固予以庇護，有些出身南部諸州的美方官員，一向同情地主，更煽動他們此種反抗情形。不痛不癢的罰則不會使他們有所戒懼。最近美國扶日政策的表面化，更引起地主們對廢止該法案的希望。

(三)向在地主積威之下的日本佃農，文化水準既低，又怕地主的恫嚇，他們中有許多人對土地改革採取淡漠的態度，不積極爭取土地改革的澈底實施。加之農民運動內部分裂，平野力三所領導的右翼農民組織更爲地主服務，對土地改革怠工。

有此三種現象，再加以以日本歷屆內閣都沒有誠意實施土地改革，因而進行得很遲滯，表面上也難完成之期很遠。據日本官方的統計，自一九四七年三月底至一九四八年三月底，政府六次收買的農地面積共一、三四三、〇〇〇町步，連地主作爲財產稅繳給政府的土地合計，共爲一、六二二、〇〇〇町步。這等於全國佃農地面積的百分之七三·九。從表面上看來，成績還不壞，但賣給佃農的土地數目却少得很。至今年（一九四八年）三月底，在這一年中間，由政府賣給佃農的土地合計僅四十二萬七千三百町，還不到已收買的耕地總面積百分之三十。照日本當局的解釋，賣出遲滯的理由是因爲農地委員會的人手不足，賣出之前須

把分散的土地加以交換分合，以及對於佃農的購買申請的許可慎重其事，不過無論如何，美日當局之沒有誠意履行土地改革是無可否認的事實。因此，進步的農民方面提出了『第三次農地改革』的要求，希望對第二次農地改革予以根本修正，撤消在村地主得保留耕地一町步的規定，以及林野，牧場，開墾地全面的『解放』（即亦須由地主轉移於佃農之手），一九四八年四月上旬的日本農民聯盟全國會議即以此為重要議案提出。但執政的民主黨已決議堅決反對。

總而言之，在美國管制和日本保守政府統治之下，所謂經濟民主化，至多也是徒有其名，真正的經濟民主化還有待於人民政權的建立。

## 第九章 經濟復興的新威脅

「日本將被許維持其經濟所必需及可以償付貨物賠款等工業，但可以使其重新武裝作戰之工業不在其內；爲此目的可准其獲得原料，日本最後得被允許參加國際貿易關係。」

這是波茨坦宣言關於投降後日本經濟的規定，是够寬大的了。當然，簽字於波茨坦宣言的盟國都沒有使日本經濟陷於破產，日本人民過水準以下的生活的意思，但問題卻在於戰後日本經濟的恢復是循甚麼路線——波茨坦路線還是反波茨坦路線。這即是說，是否意味着日本帝國主義的復興。

先看看賠  
債的處理

提供這問題的解答以關鍵的，看先是賠償處理的情形。如果盟國要日本所提供的賠償足以降低他的工業水準至不足爲患的程度，足以挖空了日本帝國主義復活的現存經濟基礎，則日本經濟復興之不致構成對遠東人民的威脅，便可獲得有力的相當保證。然而，片面管制日本的美國究竟怎樣處理賠償問題呢？



在日本投降之前，有一部分美國人提出：『我們將使日本成爲一個大農場』，『我們將拆掉日本一切機器』的口號。但是，到了日本單獨歸美國管轄之後，美國對日本賠償問題的態度便愈來愈緩和了。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七日美總統賠償專使鮑萊 (Barby) 發表日本賠償計劃，主張維持一九三〇年的工業水準，不獨保留全部紡織，生絲等基本工業，而且保留年產銑鐵五十萬公噸，鋼塊二百五十萬公噸，硝酸一萬二千五百噸，商船保有一百五十萬噸，火力發電二百萬瓩，但不許生產鋁、鎳、軸承等。超出此限量的工廠則補充賠償。這與我國輿論所要求削減日本工業至一九二八年水準的主張相差已遠。並且，如鮑萊自己所承認的，也超出日本人民在平時所需要。一九四七年二月，陸軍部派大企業家斯揣克 (O. Sigg) ，再去日本調查，斯的意見書竟宣佈賠償應只及於一部分軍需工業，應讓日本保有可用以償付輸入物資的一切工業，因而，他建議的賠償方案只及鮑萊的百分之三十。麥克阿瑟將兩方案予以折衷，而成爲鮑萊案的百分之六十至六十五，遠東委員會根據美方建議，初於一九四六年五月通過一臨時賠償品折衷方案，前後共指定工廠一千〇二所充賠償。由於美國對日政策的變更，到了一九四八

年一月，指定賠償的工廠減至八百九十家。美國沒有徵求遠東委員會的同意，會指令麥克阿瑟，對這批工廠先提出百分之三十，按照中國百分之十五，英、荷、菲各百分之五的比率分配。同時，麥克阿瑟『暫』行指定賠償的工廠七百家照常開工。

一九四七年四月，美國所操縱的遠東委員會，決定將日本工業設備保留於一九三〇——三四年的水準，這即是保留於一九三一年『九一八』瀋陽事變以上的水準。依據遠東委員會的決定，銑鐵年產得增至二百萬噸，銅塊三百萬噸，造船十五萬噸，硝酸三萬噸，商船保有量三百萬噸，都比鮑萊計劃為高，而且，煉鋁煉鐵和軸承工業均許可恢復。日本對這一個決定雖表歡迎，但仍不滿足。

由斯揣克

一九四八年二月廿七日，第二次訪問日本歸來的斯揣克代表團（即海外諮

到德萊柏

詢協會）向陸長提出報告書，主張『除基本戰爭工業外，一切生產設備（包

括重工業在內——筆者）都不移作賠償』，即是把上述麥克阿瑟所決定的再減為百分之三十。詳言之，斯揣克報告書建議拆毀充賠償的工廠，僅為兵工廠，一部的煉鋁煉鐵和造船設備，八個人造橡皮工廠，但鋼鐵（每年生產量八百餘萬噸），機械工具，軸承，人造油類

發電機，硫酸等與戰爭有關的工業則主張全部保留，商船建造且建議每年增至四十萬噸。由這一個方案的內容看來，美國以大減日本賠償來扶植牠復興的計劃，顯然不是以提高日人的生活水準爲目的了。

同年五月十八日，美陸次德萊柏代表團所發表的報告，對於賠償一項的建議又更比斯揣克方案爲寬大。在賠償方面，德萊柏主張早日解決，不應將其工業生產能力凍結於一九三〇——三四年的水準上，而提高至一九三七年以上。軍需工廠賠償品單中，應剔除硝酸，人造橡皮，製鉛，製鐵，造船各廠。全部賠償價值僅爲六億六千二百二十四萬七千日圓，按一九三九年的匯率折算，約合一億六千萬美元。而且，日本在中國華北、台灣及其他各地區的『資產』已落入蘇聯及中國之手的，都要認作賠償物資，在應得賠償額中扣除。中國八年抗戰，公私財產損失估計達五百億美元，就算以德萊柏所定的一億六千萬美元的一半給中國，也抵不過損失的百分之一。

由鮑萊方案演變爲德萊柏的建議書，美國的賠償計劃實在已變了質，牠所考慮的已不是盟國在戰時的慘重損失如何稍爲彌補，遠東的安全與和平如何確保，而是如何保全日本帝國

主義經濟的基礎，以及如何恢復日本為亞洲工業強國了。

美積極扶

日的計劃

而且，美國扶助日本經濟復興，不限於把賠償額削減到最少，且有更積極的一面。以德萊柏的報告書而論，牠強調日本經濟復興的最大阻力是糧食和原料的缺乏，因此美國要運用權勢克服那些施諸日本貿易的『歧視』，幫助日本儘量擴充出口貿易，使牠的出口總值增加到目前的八倍到九倍，以償付牠的原料和糧食的大量進口。輸入糧食原料的對手主要是英鎊區和東亞各國，而中日間要迅即恢復積極的貿易，前者將以多種原料供給後者，後者供給前者以各種工業品。同時，德萊柏主張加速日本毛棉絲紡織工業的生產，取消商船建造每艘排水量只能在六千噸以下的限制，鼓勵日本增加商船噸位，在今後五年內，從百萬噸增加到四百萬噸（中國現有的商船噸數還不足一百萬噸）。為加速日本經濟復興，美國正實施以日本為中心的遠東『馬歇爾計劃』，源源貸款給日本。關於美國贈與和貸給日本的款項的總數，我們還得不到綜括統計。以最近的數字而論，一九四七年度，美國對日本的貸與和資助共達四億美元。在一九四八年度，除了已經確定的六千萬美元的棉花借款之外，日本預期可自美國獲得『直接救濟日本平民』款三億七千五百萬美元，在美購買棉

花、染料、紡織設備的週轉金一億五千萬美元，合計幾及六億美元。據說，六月廿六日麥克阿瑟又派員返華盛頓秘密請款廿五億美元，以充「復興日韓經濟之用」。

除了貸款贈與之外，美國還多方設法供應日本以糧食和工業原料。在救濟的名義下，美國向日本源源輸入米麵，以至乳牛乳羊等等，工業原料則有棉花，煤，鐵等等。此外，美國還替日本自馬來亞和中國獲得鐵砂（海南島和中國本部）鹽（長蘆與海南）和糧食的供應，自澳洲獲得羊毛，自荷印獲得橡皮、錫和熱帶特產，好把日本帝國主義再餵肥。

爲便利日本對外貿易的擴充，麥克阿瑟總部不徵求其他盟國的同意，准許日本經濟界派出對印通商考察團，出席國際絲業會議及國際纖維博覽會的代表團。美國與接受馬歇爾計劃援助的歐洲國家所訂立的雙邊協定中，以最惠國條件予日本，使這些國家的遠東殖民地不能以關稅壁壘來阻礙日本貨的傾銷。

戰後經濟基  
礎還是健全

美國這樣子扶植日本，在經濟方面的藉口是要使日本能够自給自足，人民生活是維持相當高的生活水準，同時免去美國納稅人每年大部爲供應日本而支出的四億美元的估領費（按事實上估領費大部分是由日本人民負擔）。誠然，投降後日本一般

人民的經濟生活是很苦的，但事實上，比起德國或一些滲受戰禍的戰勝國家來，戰敗國日本的經濟情況並不算太壞。在投降之時，牠的經濟機構在組織上差不多原封不動，牠還保有相當多量的消費品和工業原料的貯藏，一九四六年日本的米產又豐收，如果日本政府的行政管理得宜，日本由戰時經濟過渡到平時經濟不會遭遇像目前所碰到的經濟災難。然而，日本軍閥財閥對於重要物資的護匿，爲財閥謀私利而以大眾爲犧牲的官僚統制，過度龐大的預算和通貨膨脹政策的厲行，以及黑市投機之被優容，糧食配給的缺乏效率，使戰後日本財政經濟陷於貧乏混亂的狀態，一般人民更在飢餓線上掙扎，而日政府和企業家爲誘致美國更大的援助，減少賠償至最低限度，更對生產的恢復怠工，甚至故意誇大日本經濟的困難，以博取美國和世界的同情（註一）。

但是，投降以後日本產業的基礎並不見有重大的削弱，比『七七』事變以前反而強大得多，牠的產業構造也不見得比戰時有多大的不同。看以下三表便知（註二）：

（註一）參閱美人畢遜 T. A. Bisson 『日本的賠償與改造』，見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十七日『遠東調查』(Far Eastern Survey)。

（註二）據一九四八年五月十五日東洋經濟新報：『日本產業的構造之變化』。

一、投降以前和以後的日本工場數

	一九三四年		一九四一年		一九四六年	
	工場數	百分比	工場數	百分比	工場數	百分比
金屬工業	六、六一〇	八・二	一、一〇一	八・一	九、〇八三	一〇・七
機械器具	九、一八一	一一・四	二、五、六〇一	一八・八	一〇、一〇一	二三・七
化學工業	四、三三三	五・四	九、四七三	六・九	六、八三三	八・〇
電氣煤氣	五五七	〇・七	七三三	〇・五	六九〇	〇・八
瓷器及土石	三、七三三	四・六	七、〇九五	五・二	四、四六二	五・二
紡織工業	二四、三九九	三〇・四	三、四二二	二三・八	一一、四三八	一三・四
木材及製木	六、七〇〇	八・四	一四、五五六	一〇・六	一五、八九三	一八・六
食品工業	一三、五〇〇	一六・八	二、五九九	一五・八	一〇、一五三	一二・九
印刷及製書	三、三三四	四・〇	三、六三三	二・八	一、五三二	一・八
其他工業	八、〇七〇	一〇・一	一〇、二五四	七・五	四、九五	五・八

合計 1934年 100.0 1941年 100.0 1946年 100.0

二、投降以前和以後日本工場從業者數

一九三四年	一九四一年	一九四六年
從業人數	從業人數	從業人數
百分比	百分比	百分比
(千人計)	(千人計)	(千人計)

金屬工業	二二〇	八・七	五〇〇	一一・一	四〇六	三・六
機械器具	三六五	一五・二	一、七〇一	一七・六	一、〇七九	三・八
化學工業	三六	九・四	四六	一〇・三	四三	一・五
電氣及煤氣	一一	〇・五	一九	〇・四	一〇	〇・六
瓷器及土石	九二	三・八	一六三	三・六	一三七	四・二
紡織工業	一、〇三六	四三・七	九六八	二二・四	四九二	一五・三
木材及製木	八七	三・六	一〇七	四・六	三六	一・三
食品工業	一七四	七・二	二六	五・七	一七	五・五



印刷及製書	六九	二・九	六八	一・七	五五	一・七
其他工業	一四三	五・九	一六四	三・六	一二三	三・五
合計	二、四〇三	100・0	四、五三四	100・0	三、三三九	100・0

三、投降以前和以後日本工業生產額

	一九三四年		一九四一年		一九四六年	
	生產額	百分比 (百萬圓)	生產額	百分比 (百萬圓)	生產額	百分比 (百萬圓)
金屬工業	一、四九七	一五・九	五、四九〇	一六・九	二一、四四四	一三・三
機械器具	一、二五九	三・四	八、二六九	二六・六	二四、七九六	二六・八
化學工業	一、四八一	一五・八	五、三三七	一八・五	一四、五六一	一六・九
塗業及土石	二五二	二・七	八〇三	二・八	二、九三三	三・四
紡織工業	三、一六八	三三・八	四、六六三	一五・二	七、五七七	八・八
木材及製木	三三九	二・四	一、一六六	三・九	九、三七四	一〇・九

食料品工業	1,054	111	2,433	8.5	8,235	9.6
印刷及製書	105	111	339	1.1	1,015	2.3
其他工業	355	3.6	621	2.3	4,977	5.8
合計	9,470	100.0	12,901	100.0	45,201	100.0

這幾個表明白地指出：(一)投降以後，日本工業的規模依然比一九三四年為大，並不因美飛機和原子彈轟炸而有重大的損失。以工場所雇用的職工來說，增大了百分之三十四，而比戰爭期間的一九四一年，也不過減少百分之四十。(二)由一九三四年到一九四一年，日本產業的結構由以輕工業的紡織業為中心，轉為以那些與戰爭有關的重工業及化學工業為中心，這種趨勢至一九四六年大體上仍沒有變，金屬、機械和化學三種工業的比重依然是百分之十左右（以從業者數和生產額計算）。這即是說日本的戰爭潛力實在沒有經過怎樣摧毀。

五年復興計劃

在新揣克的賠償報告書發表後，麥克阿瑟就擬訂一個援日六年計劃，目的在於使日本經濟迅速復興，一九五三年實際的工業水準比一九三〇——三四年

平均提高百分之六十。以這計劃爲藍本，日本經濟安定本部製定了一個所謂「經濟復興五年計劃」，把完成的時期從六年縮減到五年。德萊柏的報告書發表後，經濟安定本部把原擬定的「五年計劃」大加修正，預期藉着美國資本的支持和對人民的加緊剝削，於一九五二年恢復以至超過一九三〇——三四年期間的水準。

詳言之，這一計劃預定增加礦產及製造品產額三倍，勞工生產及國家稅收各一倍，提高出口額九倍。預期紡錘之數目增至五百八十三萬錠（等於一九三〇——三四年平均爲八百萬錠的百分之七五），棉紗九億九千萬磅（等於一九三〇——三四年平均十一億五千八百萬磅的百分之八五），人造絲二億一千萬磅（幾等於一九三〇——三四年平均八千一百一十七萬磅的三倍），煤產四千四百萬噸（等於一九三〇——三四年平均三千一百七十三萬噸的百分之一四〇），鋼鐵三百八十四萬噸（等於一九三〇——三四年平均二百七十二萬二千噸的百分之一四〇），電力三百九十九億二千萬瓩（等於一九三〇——三四年平均一百六十八億一千一百萬瓩的兩倍半），食米六千七百九十二萬一千石（等於一九三〇——三四年平均六千一百零三萬石的百分之一一一）；又預計一九五二年的出口總值十六億四千六百萬元，入口總值十六億五

千七百萬美元。輸出的主要商品爲棉紗五億九千四百萬磅，人造絲一億四千萬磅，毛織品四千萬磅，主要纖維四千二百十萬五千磅，水泥三十四萬噸，硫化氫十二萬噸。爲獲取工業生產所必需的原料，日本計劃輸入特級煤五百萬噸，普通鋼材二十萬噸，鹽一百八十七萬噸。

這一個計劃顯示，在美國鼓勵下的日本統治者復興經濟的努力，依然側重與戰爭有關的重工業的恢復，而同時再謀以紡織品泛濫於世界尤其是遠東市場，換取牠必需的工業原料。日帝國主義恢復經濟和軍事侵略的野心不是從這裏已透露出來嗎？

也許有人以爲德萊柏的報告書和日本經濟安定本部的『五年計劃』都只是紙上談兵，不足爲慮。然而，事實上，日本原來的不曾經過怎樣破壞的工業設備和再經加緊榨取的廉價勞動，加上美國資本和進步的技術的結果，這一兩年來，日本的工業生產和製造品的輸出，已見急劇的增加，美日預期的目標不難達到。

### 增 的 績 區

據東洋經濟新報的調查，以一九三二——三三年中每月平均產額爲一〇〇，日本生產的總指數在一九四七年一月爲五一·八，一九四八年一月爲五九·八，二月六一·一，三月六八·三；礦業生產指數在一九四七年一月爲六八·九，一九四

八年一月爲九六·三，二月爲九五·〇，三月爲九九·〇，幾已完全恢復；工業生產指數在一九四七年一月爲二二·一，一九四八年一月爲二八·三，二月三〇·六，三月三六·四，恢復得也相當快。就中，石炭和鋼材的增產特別快，由一九四七年一月至一九四八年三月，每月石炭產量由二百萬零九千噸增至二百八十六萬三千噸，鋼材由二萬六千九百一十一噸增至七萬零八百八十四噸。

據另一估計，以一九三六年爲一〇〇，各部門企業的生產數如下表：

	一九四〇年	一九四三年	一八四五年	一九四七年八月*	一九四八年二月
電力煤氣	一五〇·〇	一四二·二	七〇·一	二九·八	九五·六
鋼鐵業	二六·四	二五·七	一三·八	一四·〇	一六·六
化學工業	一五·四	一〇八·〇	一三·三	九五·七	六九·九
瓷業	一〇七·八	六七·九	一九·二	二六·二	二二·〇
製紙業	一三〇·六	九一·一	一九·四	三二·一	二六·六
纖維業	七〇·四	五九·〇	二·九	一三·〇	三·四

\* 電力，化學，纖維業爲七月數字，鋼鐵爲九月，瓷業製紙爲八月。

關於日本最近工業生產和輸出增加的情況，我們雖得不到完備的數字，但以銑鐵，銅，煤等等而論，差不多每個月都創造了戰後新紀錄。牠們的產額，如製飛機原料的鋁的生產可恢復至年產二萬噸，比戰前還多。以與輸出最有關的棉紡織業而論，日本現有紡錘三百六十萬錠（我國紡錘開工的只有三百五十萬錠），織機十七萬二千台，運轉（開工）率等於全部設備的生產力的百分之七十四（一九四八年三月份）。一九四五年棉紗的產額只有四千三百萬磅，一九四七年已增到二億六千六百萬磅，增加了六倍多。一九四八年的棉貨生產也是逐月增加，由二月到四月，棉紗由六萬二千八百包增到八萬六千包，棉布由三千八百萬平方碼增至五千萬平方碼。以輸出而論，一九四七年上半年棉布的輸出爲一六三、三七八、五七五平方碼，至第二季一季已增至一五七、二〇〇、〇〇〇平方碼，已超出英國之上（英國爲一四五、〇〇〇、〇〇〇平方碼）。一九四七年八月十五日後，日本開放私人貿易，輸出自更劇增。據日本貿易局長永井的報告，一九四八年五月份的國際貿易私人方面達到一千九百六十二萬四千美元，比前一年九月份——恢復私人貿易的第一個月份——的一百三十五萬

元增加了十幾倍。最近，日本與英鎊區訂貿易協定——今後可用英鎊而不須用美元購買日本紡織品及其他貨物，故永井預期一九四八年度的輸出增加可至三億六千萬美元，比上年的二億七千萬美元增加百分之三十三。

甚至造船工業除了爲日本自己加緊製造自五百五十噸至四千五百噸的商船外，最近還開始替丹，挪，法，比等國建造貨船共達十七萬二千噸。

日本的輸出品通常有百分之六七十銷往遠東各國，隨着日本經濟的復興，遠東各國單在經濟方面所受威脅的重大，自不待言。

## 第十章 日本開始再武裝了！

目前美國扶助日本復興，已由經濟而進至軍事的階段。不管美方怎樣辯護否認，硬說「沒有任何人能提出日本軍力之任何部分現正予以恢復的證據」（司徒雷登語），祇還是包不了火，謊言是掩蓋不了事實的。

解除武裝  
的規定廢  
行了嗎？

波茨坦宣言會明白規定：必須完全解除日本的武裝，消滅日本製造戰爭的力量，驅逐窮兵黷武主義者，摧毀可以使其重新武裝作戰之工業。依據波茨坦宣言，遠東委員會於一九四七年七月十二日通過的對日政策基本原則，訓令麥克阿瑟總部「積極使日本解除武裝，並廢止軍政，日本將無任何陸海空軍，祕密警察組織，或任何民航空機構及憲兵，而僅許有適當的民事警察。日本帝國大本營高級官員以及極端國家主義與軍國主義機構的參謀領袖等應予以拘捕，並再作處置；所有戰犯，均應施以嚴格的裁判，其中包括以殘酷手段施諸聯合國戰俘的戰犯；日本戰事力量之現存經濟基礎，應予消毀，日本不



准生產旨在維持軍事力量或軍事設施之貨物；日本不能從事於有助於發展軍事力量之任何研究。」一九四八年三月廿三日，遠東委員會發表對日一般政策決議全文，禁止日本未來軍事活動，前日本軍閥不得在政府或教育機構中擔任重要職位，並指定麥克阿瑟着手銷毀日本剩餘戰爭機構。該決議具體地規定：（一）日本除負責治安的警察得持有或購買武器軍火外，其他一概禁止，嗣後禁止日本自造任何軍用品，各項航空機，暨海軍作戰及輔助艦船；（二）解散日本軍事組織，任何時期不得重設陸海軍部及最高軍事會議等；（三）日本海陸空三軍憲兵隊及秘密警察復員人員的登記錄都應予以沒收，並交給盟國最高統帥於日後加以銷毀，日本今後不得再編製和保有類此性質的記錄。

遠東委員會的決議大體上是不錯的，美國代表表面上也支持這種決議，只是爲掩飾麥克阿瑟在日本所幹的重新武裝日本的行動。

在『新憲法』中，日本自誓『放棄戰爭』，『不保持陸海空軍及其他戰力，不承認國家的交戰權』。然而，這一支票由戰犯蟠據要津、軍國主義的基礎原封不動的日本政府發出，顯然是對國內和世界的哄騙。

事實是最雄辯的，讓我們纔舉事實來說明。

不錯，從表面上看來，日本的正規的陸海空軍和祕密警察已經復員了，日本的軍政軍令機構如陸海軍省，軍事參議院，陸軍參謀本部，海軍軍令部以至在鄉軍人會的組織等等都已經解散了。日本的大型軍艦都已被毀，軍用飛機也蕩然無存。但這些門面上的『成就』還是離波茨坦宣言的精神和遠東委員會的軍事決議很遠很遠，何況麥克阿瑟與美政府所做的正是反其道而行呢。

#### 軍事機構

依然存在

首先以軍事機構而論，蘇聯代表德萊夫陽柯將軍在一九四六年十月五日盟國對日委員會的會議上揭露一個事實，說『日本內閣所屬的復員局（新近才撤消）便是爲人工掩飾的參謀總部，在這個機關內，日本高級軍官正在研究戰爭經驗和日本軍事失敗的原因，可能還要製定新侵略計劃。在這一個復員局中，我們找到了以前從事偵察蘇聯的日本參謀總部大多數軍官。』美代表阿契遜雖極力否認蘇代表的指摘，但第二天紐約先驅論壇報的駐東京女記者巴爾頓便報道：『今天獲悉，昨天蘇代表認爲地方復員局可能擔任日政府與前陸海軍軍官間的聯絡工作一事，美軍政府和情報人員已在調查中。』盟總一個官

員承認：「我們久已知道這種情況，但我們不能透露我們所知的和正在做的是甚麼」。

關於再武裝日本的計劃，麥克阿瑟早已公開聲言。一月四七年三月十七日，麥氏在東京記者俱樂部致辭時說過，他很想准許日本擁有若干軍備。跟着，由日本天皇裕仁爲首的日本統治階層人士，馬上就開始發言，必須擁有自己的軍隊以保衛他們的國家而防禦『侵略』了。到了同年五月，英美通訊社都盛傳外務省某官員會向各盟國人士探詢，對於日本佔領狀態終止後，設立十萬人的陸軍和少數空軍以防止工潮和走私，維持內部秩序的要求，將採取何種態度。其後，外務省雖加否認，但實等於『此地無銀三百兩』。一九四八年初，在洩露出來的日外務省密擬的對和會要求的祕密文件中，日方擬要求盟國准許日本保有若干飛機以爲發展漁業及海岸巡邏之用，以及建立武裝警察，並不限制人數。最近美當局強調反共反蘇，積極備戰，日首相蘆田均便表示：日本現爲解除武裝國家，無力鎮壓共黨，希望美國的允恢復軍備。

現在，佔領並未終止，和約更未訂立，但麥克阿瑟已實踐他的諾言和逐步實現日方的再武裝的要求了。關於這些，可以分做軍事、經濟和思想的再武裝來說。

陸海空  
軍  
的  
再  
建

以軍事的新式武裝而論，可分陸海空三方面加以檢討：

一、陸軍——戰前日本的常備軍約有廿三萬名，警察約六萬一千餘名，合計近三十萬人。由戰後到最近，世界有名的日本警察不止原封不動，而且大見增加。官方發表的警察數字爲十三萬三千名，已爲戰前的兩倍多。非官方的估計則爲二十萬名，據說又要增加到三十萬名。又據今年五月五日讀賣新聞所載，單東京一處警察數目最近已從七千八百人增加到二萬四千五百人。麥克阿瑟總部警政課長安頓，認爲現在日本警察每二名佩槍一支，實嫌不夠，應每名一支。日當局還要求發給機槍。據調查，警察成分一部份是過去老警察，一半以上是復員軍人。三十萬名警察便有三十萬名武裝人員，相當於戰前常備軍警的合計數。一九四八年三月廿五日國會開會時，衆議員中野平治詢問蘆田首相，據說爲準備國際非常狀態，將設立特別常備部隊，真相如何？當時蘆田只得含糊以對。所謂「特別常備部隊」當屬正規軍無疑。至於指揮警察的最高機構，即轄於首相的「國家保安委員會」實爲變相的陸軍省，各地「警官區」則爲變相的軍管區。一九四八年五月成立的警政大學，是變相的士官學校或陸軍大學。此外更有純軍事編制的「開拓團」，人數達十二萬四千（至一九四

七年底止），藉口集體閉塞，在舊飛機場、操場上從事軍事訓練，實是日本舊軍官潛伏活動之所，亦可注意。

二、海軍——首先，以日本的海軍基地而論，不獨十分完好，而且擴大改善。當一九四七年初中國記者團訪問日本時，他們親眼看到『橫須賀軍港還未盡毀，神戶基地完好無恙。』（註）據較近的報道，美軍已耗巨資把日本主要軍港橫須賀、吳港、佐世保恢復，並加以改善，使其現代化。一九四四年六月十五日，美駐日政治顧問的發言人答覆中國文化界的抗議也只得承認『日本少數海軍根據地確有在技術上改善的必要，以便支持近代的盟國海軍設備，並符合我們進步的習慣』。前一年，美衆院軍委會建議，上述三個主要軍港應交給美國用作海軍基地，日人們正以此等港口將按照美國標準建設而自傲。美太平洋艦隊司令藍姆賽會公開在珍珠港說：『日本的佐世保、吳港與橫須賀的海軍基地，再加上沖繩島、關島的基地，合在一起，可以形成美國強大的前基進地網。在這些基地中，美國將選定東京附近的橫

（註）見王芸生所著『日本半月』第一節『暗淡險峻的前路』。

須賀作中心。」

其次，說到艦隊的重建，也在逐步進行中。日外務省密擬和平條款已表示希望有一個海岸防禦隊，實力足以『在領海內對付海盜和緝私』。一九四八年初，美國藉口防止走私，曾將潛艇廿八艘交給日警駕駛，在日本領海、內海、日本海和東中國海巡邏。到了四月，麥克阿瑟再藉詞『防止走私與進入日境』的迫切需要，並不徵求盟國同意，片面准許日本於五月一日成立海上保安廳，以大久保健夫為第一任廳長，下設祕書、保安、燈塔、水路四處，在小樽，鹽灶，橫濱，新瀉，名古屋，舞鶴，神戶，廣島，門司等大城市均設辦事處。該廳全部武裝人員現有八千人，並擁有每艦噸位數百噸（美方自認不超過五百噸），每小時可駛行一千海哩的保安監察艦共三十八艘。日本政權授權該廳將來此項艦隊可增加至一百廿五艘，保安隊人員可增至一萬。但據蘇聯紅星報的報導，擬議中的該廳人員有好幾萬，都將准許攜帶兵器以行使職權。日本報紙且有討論以機關槍和白礮配備這些水警者。為避免國際輿論的反對，該廳暫設於運輸省內，將來再謀擴大改組，而直隸內閣。由此種種，可見海上保安廳實為變相的海軍省，而海上保安艦則為重建艦隊的初步。所以，日『產業別組合會議』

的領袖土橋一吉也指摘日海上警察可能威脅其他遠東國家。

此外，日本還有掃雷艦一百艘（美方承認不足五十艘），日本新式漁船多有武裝，以及無綫電和測量器具等設備。麥克阿瑟特准日本捕鯨，大可注意，因為一個日本漁業專家曾經說：『捕鯨之船之勃興，於戰時即可改為輸油船、大運輸艦及海上修理母艦，故軍事價值頗大。』由此可知戰後日本打魚和捕鯨活動的恢復，也含有軍事目的。

三、空軍——首先日本的飛機場，比起戰時來，有多沒有少。美記者康德早已指出：『在日本境內，現在到處還有飛機場和軍事建築存在……從九州到北海道，隨處可見戰時留下的防空洞，地下工廠與司令部。』美國在日增闢的新式戰略機場，異常祕密，不易得知。但至少我們知道，美國在東京灣築有大規模的飛機場，在本州北部的青森地區已建築龐大空軍基地，後者尤引起國際上的注意。該機場名喚三澤，位於東京以北三百五十航空哩，離蘇聯在遠東的軍事前哨海參威七百哩，在戰鬥機的飛行距離之內，這可見該機場的建築主要是為對付蘇聯而設。美國化了一千三百萬美元的巨款，動員四千多的日本男女，從事該機場的建築。該機場總長度為九千五百公尺，有鋼骨水泥跑道八千五百公尺，可供美遠東空軍最巨

型的轟炸機的升降。迄至一九四八年五月初，跑道已完成了五千公尺，戰鬥機已可在該機場升降。基地應設有可存貯空軍最巨型炸彈的炸彈庫，噴氣式機燃料貯藏區域。這消息首由紐約報紙洩漏出來，東京美當局不能不予以承認，但美遠東空軍新聞處長華倫說：『因該機場建築消息傳出之故，空軍方面頗覺不安』（一九四八年五月四日美聯社東京電），這是作賊心虛的自畫像。這些事實經中國的愛國人士揭露出來之後，美駐日政治顧問也只得厚顏承認：『盟國軍隊對日本機場的保留與維持乃軍事安全範圍內的問題，且亦僅限於為維護佔領工作所必需的機場。』這可說是不打自招。

其次，美國之訓練日空軍也已有蛛絲馬跡可尋。一九四七年五月，蘇聯真理報載，庫頁島來訊稱：『據東京消息，在日美國佔領軍當局，現正徵募前日本飛行員，包括所謂神風機駕駛員在內。美國佔領軍當局支給日本飛行員的月薪有高到一萬日元者。此等飛行員現正在琦玉等縣之機場受夜間飛行訓練。徵募之舉現正在北海道，四國，琦玉，羣馬與東京等縣分別舉行。受徵募的飛行員在布佐，熊石，太田等機場受訓。日本飛行員已組成特別航空部隊，飛行則於夜間爲之。』這個消息傳出後，美遠東空軍司令官懷特赫德雖加以否認，但承



認美空軍所雇用的日人數千名中確有若干前日本空軍飛行員及其他前航空人員在內。最近美註日政治顧問發言人雖說前日本神風隊飛行員已送到美國訓練的指擄『純屬荒謬的錯誤』，但此說並不是無稽。據美記者凱爾恩的報道：日本神風隊飛行員圍繞着美軍飛機場請纒，要編入部隊去跟俄國打仗。又據一九四七年四月十八日美聯社東京電的報道：每夜有運輸機在夜航中飛過東京，日人帶着陰謀的神氣，抬頭望望，輕輕地說，『一個新型的駕駛員（一個正在受美國訓練的日本人）正在駕駛着那架飛機，我知道，美國正在利用以前的日本駕駛員來駕駛美國飛機。那些飛機是從木更津機場起飛的，我們的駕駛員每月收入三千日元，另供膳食。』美聯社說這些是謠言，但空穴來風，決不是沒有一點影子。至少，美方已承認，美國西北航空公司從事訓練日本的地勤人員及無線電報員，而這些人大部分為前日本空軍人員。（一九四八年四月十八日中央社東京電）我們知道訓練有素的民用航空人員轉為軍用航空是很容易的，何況誰也不能斷定美國所訓練的日本航空員沒有軍事的訓練呢？

第一次大戰之後的德國，由於凡爾賽和約的束縛，僅保留維持國內治安用的軍隊十萬人，海空軍都受限制，但希特勒還能重整軍備，再起侵略，何況現在日本於投降不足三年之

後，陸海空軍又已具備了雛形呢。

軍火工廠  
仍在開工

說到軍器，日人在投降時會有計劃地在各地藏匿槍械彈藥，美英佔領軍雖已陸續發現了數以噸計的機槍，步槍，子彈，手榴彈等，但未被破獲的還不知道有多少。這些埋藏着的軍火，將為日本重新武裝的來源之一。

但是，構成日本戰爭潛力的主要源泉，還是牠的被保存和重建的軍需工業與重工業。一九四八年初，麥克阿瑟頒佈了一項秘密命令，從賠款名單中剔除了二十個坦克製造廠和四十五個軍需廠，把牠們的設備加以保留。軍事工業如八幡製鐵，日本鋼管，中島飛機，畑野坦克等工廠不但不予拆卸充作賠償，反而加以擴充。帝國兵器第一工場，關東兵工，日本特殊鋼等四十五個軍需工廠，三鷹航空兵器工場等一百零八個飛機工廠，現在更大規模地增加生產。飛機工業的主要原料之鋁的生產已恢復舊觀。德萊柏已經聲明飛機工廠要保留，不能拆充賠償，因而連南京政府的賠償專員也不許參觀（據吳半農報告）。一九四八年一月，麥克阿瑟總部已准日本製造炸藥。這一聯串的事實，說明日本的軍事潛力在迅速恢復之中，稍假以時日，日寇要再全面武裝並不是難事（註一）。

至於以思想上的武裝來說，投降後的日本，實在並沒有怎樣解除。軍國主義的侵略思想仍然在日本統治者和許多日人的心裏蟠據和滋長着。

首先，一切以鼓舞日本人民再以武力征服世界的事物還是存在着，紀念日本侵略戰爭勝利的建築物，沒有被摧毀。所以有人說：『靖國神社還供奉着歷代戰死者的靈位，上野公園裏峙立着西鄉隆盛的銅像，日比谷公園內建築着「海軍進行曲」的碑。這些那一件不在給日本人以軍國主義的陶醉的回憶。』（註二）

軍國主義思想根株未除

關於戰犯的逍遙法外，我們已在前一章談過，即以教育的『改造』而論，軍國主義的思想根株還是被保存着。就整肅軍國主義教育者來說，美軍佔領日本的第一年，被審查的日本教師一萬六千人中只有三百三十一人被認為抱有軍國主義思想而被追放。據另一統計，由一九四六年五月到一九四八年三月，審查人數共六十六萬餘名，已被整肅的只有四千餘名，還不到一成。未被整肅的一羣，據說有二千餘名，根本是正式軍人

（註一）關於重工業和軍需工業的復興詳情參閱第九章。

（註二）見王芸生：『日本半月』第三節『戰後日本人的思想及其對華的認識』。

之改業教育者。最初主持整肅工作的文相前田多聞本身曾任紐約的鼓吹戰爭的宣傳機關『日本研究所』的所長，實無怪其然。

麥克阿瑟總部和牠所聘用的教育專家雖說計劃改造日本兒童的頭腦，但是除了灌輸了一些美國式教育的皮毛，並沒有做了甚麼。軍訓的廢除也只限於大城市的學校。以教科書的修改而論，日人對於牠的侵略罪惡，還是力加掩飾。例如日文部省審閱之下編撰的日本歷史教科書，『我國之進展』一書，雖已把一些神話去掉，但仍把日本侵略的醜惡嘴臉抹上一層的白粉。該書記敘『七七事變』有這樣的話：

『初時，當日的日本政府力圖使事件儘早解決，與中國講和，但戰爭擴展下去，以致無法實現……在那種情況之下，政府宣佈戰爭是以在東亞建設新秩序爲目的。此外，牠甚至宣佈不以國民政府爲對手。情勢發展至此，日本對中國問題的立場顯然與美英分歧。』

又如記敘到併吞朝鮮的史實時，該教科書只說：

『日韓進更兩個條約的談判之後，我國合併了朝鮮』（註）。

教材和教師都沒有經過大刀闊斧的更動，而社會環境還是充滿軍國主義的毒素，日本在思想上的侵略種子，潛滋暗長的危險極大，實不待言。

另一種危險，不容我們忽視的，就是法西斯的軍國主義秘密團體的復活。

軍國主義  
團體的  
復活

浪人團體如黑龍會，玄洋社，及模倣德義法西斯組織的『大日本青年黨』等，

在投降以前，日本雖沒有像德義那種全國性的法西斯政黨，但軍國主義的團體以天皇爲中心，與軍人結不解緣。因而日本的法西斯主義具有封建的軍事的性質。這些極端國家主義的團體以天皇爲中心，與軍人結不解緣。因而日本的法西斯主義具有封建的軍事的性質。這些團體的存在和活動，既是日本民主化的阻力，同時也是培養侵略戰爭細菌的暖床。

即在投降之後，美佔領軍到達之前，這些法西斯軍國主義團體還與急進軍人勾結，以集體切腹自殺，暗殺，暴動，來阻撓投降的實現。麥克阿瑟總部初時雖禁止這類團體的活動和予以檢舉，但取締實不徹底。由於天皇制之被保存，戰犯之被縱容，整肅工作之有名無實，

（註）見前揭：『危險來自東方』第五章：『日本頭腦的改造』。

日本現政權之包庇，以及美日當局的反共反民主的政策的鼓勵，這些反動組織，正如東風吹拂下的野草一樣，又蓬勃再生了。這些反動團體多如牛毛，大小不一。已被盟總發現的只有一百七十二個。但據東京警廳所知，全國有一千二百六十個，單東京就有二百五十個單位。牠們的形式五花八門，有些偽裝政黨公開出現，有些在各地地方潛行活動。投降前有名的極右翼分子，如內田良平，笹川良一，石原莞爾，橋孝三郎，頭山秀夫等依然為這些反動團體的領導者，比較著名的有『日本國民黨』，『全國勤勞者同盟』，『新銳大眾黨』，『北日本青年黨』，『農民黨』，『菊旗同志會』等。構成這些團體的分子雖也有小市民，流氓，失業者，黑市商人等等，甚至現政府官員也參加其中，但多是以復員軍人為骨幹。例如北日本青年黨的黨員二分之一以上是復員軍人，菊旗同志會的中央委員長原是陸軍一等兵，十三個中央委員中有十人是復員軍人，南九州分會的主席原是神風隊員。他們的編制其實也是軍事性的。復員的陸海空軍都各有其祕密組織。這些反動團體所賣的政治膏藥雖各有不同，但有如下的共通特點：（一）恢復舊日本，阻礙破壞新日本的發展；絕對擁護天皇制，更不消說。（二）宣傳煽動國際關係的惡化將到戰爭的程度，希望渾水摸魚。例如反動團體的組織者現

正不斷宣傳美蘇戰爭不可避免，應趕速召集編制舊日本將校，大批派遣到中國，組織訓練和統率政府軍作戰。又如頭山秀夫（玄洋社大頭子頭山滿的兒子）公然主張日本再武裝，協助美國在中國打倒共產主義。（三）反共反蘇以至親美。隨着美佔領軍當局反共的加緊，這些團體便高揭反共的大旗，首聯合組成『全國反共團體協議會』。他們甚至公開作反共（反民主反勞工）的暴力行動，真木康年所領導的新統大眾黨會刺傷左翼工會負責人聽濤克己，就是最著的例。在表面上，他們以親美為護符，但事實上卻不一定如此。一九四七年天長節（日皇誕辰），『新生聯盟』的盟員遊行示威，竟沿途高唱其日軍對美英作戰時的軍歌——特攻隊之歌。這可見他們的心目中實沒有美國。

這些以軍人為中心的法西斯軍國主義團體正方興未艾，而且活動日益露骨，對於日本軍事和侵略思想的再武裝，當然有很大的促進作用，絕不能等閒看過。

## 第十一章 如此『民主自由』！

在戰爭以前，日本壓根兒不是民主國家，九一八以後，法西斯的『準戰時體制』和『戰時體制』更把日本人民所能保有的可憐的民主權利剝奪淨盡。波茨坦宣言的第十項強調：

『日本政府必須將阻止日本人民民主趨勢之復興及增強之所有障礙予以消除，言論宗教及思想自由以及對於基本人權之重視必須建立。』一九四五年十月四日麥克阿瑟自己發表手令也說：『日本國民個人的自由及人民基本權利，特別是信教，集會，言論，出版的自由，應予尊重和鼓勵。』日本的『新憲法』，除了照一般憲法之例規定保障基本人權外，還承認工人組織工會，集體談判合約的權利，及婚姻自由，男女平等的權利等等。在美國佔領幾及三年的期間，日本的民主化究竟有甚麼成績呢？

『我衷誠相信，民主在日本業已確立了』，這是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七日麥克阿瑟在東京新聞記者俱樂部中所吹的牛。但事實告訴我們日本的民主並沒有確立，日本人民的自由權利



却在被限制和摧殘。麥克阿瑟所推行的毋寧是反民主政策。

「民主」的外衣

不錯，從表面上看來，麥克阿瑟特別是在佔領的初期，已爲法西日本披上「民主」的外衣了。這一類的措施有如下幾項值得一說：（一）修訂選舉法，實施普選，二十歲以上的男女均有選舉權，二十五歲以上的男女均有被選舉權，因而有選舉權者從一千五百萬人增至四千三百萬人，其中女子佔二千一百萬人；戰後第一次的普選，女性獲選爲衆議員的達三十九人。（二）釋放一切政治思想犯，包括共產黨在內，日共成爲合法的政黨。（三）廢止思想警察及一切束縛思想、言論、集會自由的法令，如維持治安法，新聞及圖書審查法，限制組織工會的法令等。（四）廢止貴族院和貴族階級。

然而，這些多半是門面工夫，沒有好久，麥克阿瑟總部和日本政府又在種種籍口之下，把人民的自由權利加以限制和摧殘了。

勞工自由的被摧殘

首先，工人的民主自由是備受摧殘的。工人罷工示威的自由受到很大的限制。一九四六年工人罷工怠工運動風起雲湧，幣原內閣即發表了「保持秩序」的「四相聲明」。幣原內閣在一聯串的羣衆示威運動中垮台之後，五月廿日麥克阿瑟總部發

表了禁止多數暴民示威和搗亂的警告。恫言『如這些少數分子不自制，余爲統制計，不得不講求必要的措置』。吉田內閣成立後，於六月十三日發表了維持社會秩序的聲明，強調維持治安和禁止職工參加生產的管理。這個聲明事實上等於『治安維持法』的復活。但摧殘人民自由權利最昭著的一件事情，還是麥克阿瑟對一九四七年二月一日大罷工的禁止。當時可能有五百多萬職工參加的全國總罷工計劃，不僅爲着增加工資，而且有打倒吉田內閣的目的。麥克阿瑟爲維護反動的日本政權起見，於一月卅一日午後二時三十分發佈一道命令：『有鑑於日本現狀，不許罷工。』本來，麥克阿瑟總部以祕密的恫嚇來破壞罷工已不止一次，這回公開的高壓行動更給反動的日本統治當局以鼓勵，使其更放膽地來摧殘人民的自由。一九四八年三月底日本百多萬交通通訊工人爲要求增加工資而決定總罷工，麥克阿瑟總部不做二不休，又來一次明令禁止。而在第一道禁令後四十八小時，卅五萬政府工人與煤礦工人宣告罷工，於是麥克阿瑟發出第二道命令，禁『一個工業或羣工業……互相關聯工作有系統或有組織的停工。』一方面美國扶植日本復興不遺餘力，一方面美國『民主』的假面具也已揭開，於是盧田首相也得意忘形，於四月一日宣稱：勞工法律應予修正，『以資吸引外國資

本』，並宣佈他本人贊成一種『類似美國塔虎脫·哈特萊法案』的法案。到了七月中，日本政府公務員和公用事業職工反對盧田政府所定的過低的工資而醞釀罷工，麥克阿瑟於七月廿二日致函盧田，命其禁止公務員罷工和集體議訂合約。盧田竟拿了鷄毛當令箭，不顧全國工人的反對，頒佈命令，規定政府工人沒有權利以威脅（罷工或怠工）爲後盾，訂立限制性的集體合約。觸犯者將被判處一年以下的徒刑和五千日圓以下的罰金。這道命令如被議會通過成爲法律，就等於塔虎脫。哈特萊法案。同時對於工會其他方面的干涉却愈來愈露骨。例如一九四八年五月間國營鐵道勞動組合全國大會，共產黨系與中間派的革新同盟系結成一戰線，反共的『民主化同盟』失敗，當兩派鬭爭得最烈時，麥克阿瑟總部勞動課教育班長親自出馬，蒞會演說，露骨的要求工會支持『民主化同盟』，甚至說讓共產黨在工會裏活動，等於容許了一個『赤色的東條』。在一九四七年三四月間和一九四八年七月的工潮高漲時，遭逮捕的勞工領袖像過去一樣被打，有些還被美軍法庭藉詞『妨害佔領』判處苦工監禁。

日共所  
受壓迫

共產黨在名義上是合法的政黨，但受到歧視和壓迫。例如盧田在就職後對議會第一次演說就發表許諾說：『鑒於某種分子，傳佈有害影響，鼓動勞工爭

議，引起社會不安，工業阻滯等事實，對這種活動決採取堅決步驟。』所謂某種分子，是指日共。又如美日當局會禁止日共定於一九四八年二月十四日在東京舉行會議。蘆田更於五月二十日在議會公開揚言將在官公職人員中肅清共產黨分子，後以日共議員的嚴詰，蘆田只得改口仍承認日共為合法政黨，沒有『考慮』排除日共於官公職之外，只對此事加以『研究』而已。

法西斯分子會謀殺日本左翼工會領袖濤克己，襲擊工會的會所以及北海道的共產黨黨部。這種行動完全獲得日本政府的援助和麥克阿瑟總部的縱容，也可說是摧殘民主權利的一種方式。一九四八年七月十九日，日共領袖德田球一在佐賀縣被一個法西斯青年炸傷，美國共產黨會公開指出，這是出自美國的唆使。

言論新聞自

由備受摧殘

至於言論和思想的自由，也並沒有真正的保障。不錯，投降以後日本共產黨已有牠的日報『赤旗』和機關誌『前衛』了，左翼的刊物書報已如雨後春筍般出現於日本文化界。在書店裏，關於社會科學的書很多，馬列主義的書陳列一片。然而，麥克阿瑟所佈思想和新聞統制的網，並不見得比戰前日本所佈的鬆多少，而且一天比一天密

起來。

麥克阿瑟總部是有新聞檢查所的，檢查官的檢扣刪削新聞真可以說得上「寧枉毋縱」，一九四五年九月十八日頒布的出版法規定新聞要忠實，不許渲染，禁止足以擾亂社會安寧的東西，或批評盟國，或導引「不信或憤恨」佔領軍，但是，事實上檢查官並不依照這些標準，據紐約時報記者克蘭(B. Crane)檢視了六十條被盟總檢扣的新聞，發現只有兩三條好像是違反出版法的，所以，勞特巴赫說得好，麥克阿瑟檢扣新聞的理由有些時候祇是代表個人的偏見。(註)例如日本時事新報於一九四六年十月三日發表一篇社論，警告日人不要相信麥克阿瑟是活神，已給盟總檢查所通過刊登出來。英文日本時報準備予以轉載，並加上一點適當的評論。社論送交檢查所通過了，但該報印刷以後，佔領軍官員趕到印刷廠裏把所有的報紙都沒收了。這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在軍事安全的理由之下，凡攻擊天皇或有利於勞工的新聞言論都被檢查所刪削，甚至來自美國的新聞也橫遭干涉。華萊士辭職前致社魯門總統書以

(註) 見前揭「危險來自東方」第四十六至四十七頁。

及其後的演說，在東京被檢扣了四十八小時。當這些東西最後放行的時候，已被割成碎片，不能卒讀了。關於美國勞工運動的新聞，常被禁刊。一九四七年元旦，美國產業職工大會主席摩萊向日本勞工致賀辭，給盟總檢査所扣了幾天，把涉及民主的字樣都刪除之後才放行。產業職工大會對於塔虎脫·哈特萊反勞工法案的聲明，麥克阿瑟總部也不許自由主義的『民報』刊出。最近『盟總』名義上雖說取消新聞檢査，但實際上仍存在。

除了檢査之外，麥克阿瑟統制日本新聞的巧妙辦法是操縱白報紙的配給。反動的報紙如『朝日』、『每日』等獲得大量的白報紙配給，消數逾一百萬份，而左翼的報紙如東京『民報』因白報紙缺乏而只印十萬份。(註)

本來，在佔領的初期，日本一般報紙有左傾的趨勢。一九四五年底，日本新聞從業員工會有見於盟總遲遲不把報界的軍國主義者排除，曾舉行長時間的罷工，迫使那些應列爲戰犯

(註)

見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六日密勒氏評論報的社論 又在佔領的第一年，主持白報紙配給委員會，由自由思想的日本人控制，削減右翼大報的配給額，而增加新的進步報紙的配給額，但麥克阿瑟大不以爲然，下令改組該委員會，排除進步分子。

的報館當局辭職和要求改變編輯政策。首先獲得成功的是有名的黃色新聞『讀賣新聞』，反動社長正力松太郎被迫辭職，職工參加管理，自由思想的鈴木東氏主持編輯，面目一新，銷路大增。這種鬧爭且擴展到『朝日新聞』和其他大報去。這使麥克阿瑟害怕起來，下令革除和逮捕了『讀賣』六個工會領袖。其他報紙的許多工會領袖也被革職。結果『讀賣』、『朝日』、『每日』等大報依舊為戰前的舊老板所擁有，面目言論幾一成不變。

新聞記者們的厄運

甚至美國記者在日本的報導自由也備受限制。麥克阿瑟總部是不歡迎以至討厭記者的。各組主任沒有總部的許可，就拒絕和外國記者談話，據說，麥克阿瑟曾拍給陸軍部一個電報，宣告他並不歡迎不利於他的佔領的若干報紙代表前來日本，這批報紙包括基督教科學箴言報，紐約先驅論壇報，芝加哥太陽報，舊金山紀事報，紐約下午報。麥克阿瑟總部藉口東京房屋缺乏，不許更多的記者留在日本。他頒行旅行限制辦法，使一度離日到遠東別地旅行的外國記者不再回到日本來。

先驅論壇報記者凱來(B. Keller)曾詳述過麥克阿瑟統治下新聞檢查制度被濫用的情形。歲言報的特派員瓦爾克(G. Walker)對於佔領的優劣點拍發過許多分析深刻的電訊，但當他

打算從另一國家回到日本時，他的護照曾一度遭麥克阿瑟扣留，他唯一的罪名就是寫劣點和優點都『缺乏愛國心』，還有，我們在本書屢次提及的前密勒氏評論報駐日記者康德，也會在美國報紙寫過批評盟總檢查日本報紙的文章，揭露吉田內閣對待僑日朝鮮人處理失當的情形，以及對麥克阿瑟的佔領有過種種辛辣而恰當的指摘，他雖然在一九四六年七月得到記者許可證，但突然在一九四七年三月接到通知，他必須離去。給麥克阿瑟趕走的美國著名記者還有『新聞週刊』的柏根漢(C. Pakenham)，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的柯斯特羅(W. Costello)，遠東問題專家 A. Roth 等。『盟總』對待說公道話的記者的辦法，除了驅逐之外，是在美國報社的編輯或老板那裏大說壞話，撤回住屋，以至恫言送上軍事法庭；每月都有『敵意記者』的黑名單，分送各地，以斷絕特派員的新聞來源。美國式『新聞自由』本來就是假的，在日本更給麥克阿瑟打出原形，醜態百出。東京的外國記者俱樂部曾屢爲此種不當的干涉提出嚴重的抗議，有時麥克阿瑟迫得讓步，有時却悍然不顧，康德之不因外國記者們抗議而被允留在日本，就是一例。一九四八年二月十九日，東京各盟國記者以長二千五百字的抗議書致送各報主筆協會和聯合國新聞自由委員會及麥克阿瑟，控訴『盟總』對各報作間接的檢



查，並洞燭歷迫盟國駐日記者。但這種控訴的效果還是很微，麥克阿瑟還是一意孤行。

### 其他的 書籍制

在日本，出版的自由，也同樣可憐。雖沒有焚書之舉，但『盟總』卻曾要澆好的鉛版燬掉。爲着阻止進步的書刊流傳，麥克阿瑟總部在種種藉口之下禁止或留難書的出版。史諾的『紅色的中國』的日文版是最暢銷書之一，但他的第二本書『對亞洲的鬭爭』日文版就被麥克阿瑟的檢查官溶掉了鉛版，理由是『會引起危險的思想』。他的另一本書『在我們一方面的人民』的日文出版也碰着困難。『盟總』還頒佈一條似乎很堂皇的法律，凡日本人要翻譯外國書籍，必先呈繳該著作人允諾的證件。這顯然也是爲限制外國的進步書籍的翻譯而設，因爲，比方說日人要翻譯斯大林的著作，就要先得到克姆林宮的允諾，那自然不是容易做到的事情，翻譯家只得放棄不譯。

其他的思想統制，同樣嚴密，經濟安定本部初時還有一些同情社會主義的專家做事，栗柄赴美做了長官之後，他們被清除出去。鼓勵自由討論和宣揚民主的青年教師，常被戴紅帽子而被辭掉，進步的學生也常被開除。思想統制的嚴厲，由歸自蘇聯的日僑所受的待遇，特別可以看出。被俘的關東軍在西伯利亞過的是自由而愉快的生活，可是，當他們中有二千個

於一九四八年五月間進入舞臺港的時候，稅關立刻下令沒收所有蘇聯出版的新聞，雜誌，圖書，上陸之後全體在指定地點集合，一連舉行了兩天的『思想檢查』，還要經過文部省特派員的訓話，做完這一套手續之後，才每人發給一點日用品和文部省特別編印的新聞材料一份，然後准許各人回籍。

戲劇電影的檢查，也够嚴厲。佔領初期，美國兵曾經上演過獨幕歌劇『御門』，因為這劇涉及天皇，從前是被禁演的。一九四七年七月，一家日本公司準備第一次上演這齣音樂諷刺劇的時候，『盟總』就以保護天皇和皇族自居，出面代為禁止上演。有一個名喚『日本的悲劇』的新聞紀錄電影片，描寫天皇在戰爭中的作用，也遭禁止。在追述第一年佔領的事跡的新聞記錄片中，凡大羣衆的場面都被削去，其理由是因為牠們有煽動性。新近東京實塚的演劇部和電影部忽然宣佈，爲了『整理營業』，決定裁員九百八十餘名，被裁的都是比較進步的分子，可見日本也正演着好萊塢肅清左派分子那一類的把戲。

戰後日本人民所得的區區民主自由，就是這樣的被摧殘，被干涉，現在幾已蕩然無存了。

## 第十二章 日帝的防毒劑——日本人民

### 力量的抬頭

雖然美佔領軍當局對於波茨坦宣言中促進日本民主化一項規定的執行只是假裝的，縱然不須很久，美當局就證明他自己所努力的倒是扶植反民主的力量，摧殘人民民主的權利和自由，但是投降以後，日本的人民民主力量卻依然在生長，而且可以說是空前的強大。這表現於日本無產階級政黨的日本共產黨的發展和健固，表現於進步的工農組織——尤其是工會組織——的突飛猛進，和工農鬪爭的猛烈展開。

民主力量  
大的原因

今天日本的民主力量和民主運動所以蓬勃發展，其原因是不能不明的。(一)

革命鬪爭的傳統，在戰前也存在過人數雖少而鬪爭性強的工人運動，以及百折不撓屢仆屢起的共產黨地下組織。有一個時候，在青年中間馬列主義的傳播與研究比其他國家還普遍。

戰前這種傳統，正構成了今天的發榮滋長的民主運動的種子。(二)日本統治者多年的侵略壓迫並沒有使人民大眾的生活有所改善，而只帶給他們以敗降的屈辱，以及敗降後悲慘的經濟狀況，這自然提高了他們的政治覺悟，使他們識破了統治者的欺騙，從而把自己組織起來，以自己的集體力量，從事經濟政治的鬭爭，來改善自己的生活。(三)敗降以後，統治者還是從前的統治者，而且旋即故態復萌，對人民的壓迫和剝削與前無異，有些地方甚至變本加厲。在『民主』的外衣底下，一切資產階級政黨都是一丘之貉，貪污腐敗，敵視人民，即社會黨也不能夠掩飾牠為資本家服務的眞面目。這自然使到人民不滿現狀，而圖實現眞正民主政治，來推翻現狀。(四)在第二次大戰以後，世界民主運動的進展，特別是中國的民主鬭爭的勝利，給日本人民以感召和鼓勵。

有了這四種原因，美軍當局在佔領初期所做的一些民主表面功夫，便像在堤壩上打開一個小缺口那樣，使日本民主洪流泛濫了開來，終於洶湧澎湃，已不是任何堤壩所能遏止了。

日本共  
產黨

日本共產黨無疑的是站在眞正民主運動的最前面。這個由多年的地下鬭爭和牢獄生活轉而成合法政黨的共產黨，雖比中國、義大利、法蘭西的姊妹黨還

小，但發展之速卻幾乎是空前的。日共的公開活動始於一九四五年十月二日，那時正式黨員只有一千二百人，經過兩年半之後，日共已發展到擁有十餘萬黨員了。在戰後第一次的普選中，日共獲得二百一十萬的選票，六席的衆議員，位列第五黨。第二次大選略見挫折，但大選以後，日共在羣衆中的威望和影響倒日見增加。擁護日共的有組織的工農羣衆已達三百萬以上，教師、文化工作者和青年知識分子還不計算在內。牠的機關報『赤旗』擁有數十萬的讀者。有名的小說家森田草平和哲學界泰斗的出隆教授，年紀均在六十以上，現在都加入了共產黨。

現在日共的領導人物是德田球一（總書記），曾在監獄裏熬過十八年的悠長歲月，絕不妥協變節，到了日本投降後才恢復自由。德田在佐賀演講而遭法西斯暴徒行刺時，炸傷了十八處，仍直立不倒，繼續講下去，至講完爲止，這充分表現出他的勇毅的精神。於戰後自中國回到日本去的野坂參三（即岡野進）任宣傳部長，是黨內的第二位領袖，對於日共政治路線的擬訂有頗大的影響。主編『赤旗』的志賀義雄，名作家宮本顯治，藏原惟人都是該黨的重要領袖。這些領袖都可以自豪是始終一貫地反對日本軍閥，反對日帝的侵略的。

以日共的政治路線而論，牠當前所要求的是徹底的民主革命。除了要充分保障人民的自由和認真改善人民生活之外，牠的政綱有如下的特點——

(二) 在政治上：

(1) 打倒天皇制，樹立人民共和國。

(2) 嚴正實行波茨坦宣言，支持民主主義諸國的和平政策。

(3) 廢止現行的新憲法，制定根據民意的民主憲法，設立民主的一院制。

(4) 集合一切民主主義的勢力，結成人民戰線。

(二) 在經濟上：

(1) 一切寄生的土地所有，全部無代價沒收，無代價的分配給農民，取消高利貸及農民所負銀行的債務。

(2) 反對強迫徵實徵購，反對地主官僚的農民機構，確立自己的農民組織。

(3) 銀行全歸國有，由人民管理。

(4) 食糧及其他日用品必需物資亦由人民管理。

(5) 勞動人民管理重要企業，由人民共和政府施行統制。

這個作為工農前衛的羣衆政黨是極富於鬭爭性的。他們是站在勞動者和一切勞動大衆的前頭，爲他們的日常要求而展開經濟鬭爭，把握鬭爭的指導權。投降以後每一次的大罷工或羣衆示威，差不多都由日共領導。在一般政治上，日共是澈底反封建反法西斯的。日共力圖把人民大衆的不滿情形，轉化爲打破天皇制，根絕帝國主義的政治鬭爭。也許在初時日共對於天皇制的革命的立場，不能一下子爲人民所接受，但牠把天皇制與天皇分開來處理，認爲天皇制必須打破，而天皇的保留與否由國民公決的現實主張，却漸得到人民的同情。

以日共所努力的人民統一戰線而論，在佔領的初期，曾有醞釀，但以社會黨右翼領袖堅決拒絕日共這種要求，迄未成立。一九四六年，野坂參三和老社會主義者山川均發起的『民主人民聯盟』，雖是一個統一戰線的雛形，然沒有廣大的羣衆基礎，社會黨又拒絕參加，另樹『救國民主陣綫』的旗幟。該聯盟本身份子也大複雜，像石橋湛山那樣的財閥代育人也曾參加進去。這個組織後來還是夭折了。到社會黨躍爲議會第一黨，社會黨左派宣布與共產黨絕緣，日共所堅持的統一戰綫的希望更斷了。不過，日共所堅持的統一戰綫政策，在工農羣衆中

顯已著有成效。

由於日本是在被佔領的狀態之下，日共的政治綱領雖擁護波茨坦宣言，但沒有對於美國的公開反對。自美國扶日復興的政策變本加厲以後，日本統治階級如醉如癡，籍口「導引外資」，一方面加緊對勞工的壓迫剝削，他方表示甘受美帝的長期控制。日共野坂參三乃發表時局主張，指摘蘆田內閣倚靠外國的買辦政策，間接表示了反對美國奴役日本和利用日本作工具奴役亞洲的政策。野坂指責蘆田的買辦政策（一）將削弱日本的經濟和喪失牠的獨立性，從而當然要喪失國家的獨立；（二）使日本不僅向外國乞食，而且成爲國際紛爭的中心，擾亂了國際間的合作與和平。所以，野坂說，日共主張以自力更生重建日本經濟，動員和利用所有物資與人力來進行恢復工作，自力不足之處才要外國援助。照野坂的意見，日本並不是反對外國的投資，但認爲必須依照如下的條件：（1）投入的外國資本應當全部用於恢復日本經濟而具有追求和平的目的，不能參雜着其他任何政治意圖；（2）當吸收外資時，必須保證日本的獨立主權；（3）投入的外資必須置於人民的管制下。日共並反對以奴隸勞動爲基礎的對國外市場的傾銷。



日共的力量已逐漸強大，日共的政治主張又如此光明正大，所以牠的發展與成功，確是遠東和平的基礎之一。李純青先生說得對：『今天我們反對麥帥管理日本的姑息政策，是反對其保護法西斯殘餘，培養保守勢力與軍國主義。日共，也只有日共，態度跟我們一致，若將來再有戰爭，就是說，日本帝國主義再起侵略，或跟隨美國作戰「報仇」，為禍中國，日共，也只有日共，會堅決起來反對，做中國人民最可靠的朋友……改造日本的偉大責任，實際也就落在日共肩上了。』(註)

### 勞工運動的發展

日共的羣衆基礎是日本的工人階級，日共目前努力的中心是勞工運動。有組織的工人運動的發展，構成日本民主的堡壘。

日本資本主義雖有高度的發展，但職工會卻從未在日本工業社會中植下深固的根據。二十世紀二十年代之初，職工會運動已被遏制，到了三十年代之初，日本職工會運動再抬頭，但是組織在職工會的工人，還未超過四十五萬人，約等於當時日本全體工人百分之八至

(註) 見『世界知識』第十七卷第廿二期『日本共產黨現勢』。

十。改良分子之過多，以及他們之極力阻撓工會之統一，也妨礙了戰前職工會運動的發展。隨着日本戰時體制化（法西斯化），職工會再被壓迫，成立普通工會和集體議訂合約都在禁止之列。戰爭期間，只保存在着摸做納粹，爲侵略戰爭服務的「勞動陣綫」組織。

日本投降以後，美日當局不得已撤消反職工會的法規，職工會便像雨後春筍般發生和活動起來。日政府馬上通過法律來限制職工會的活動，也不能遏止牠的蓬勃發展。到一九四七年五月，日本已有一萬九千個職工會，團結着五千五百萬人。據最近（一九四八年六月）的報告，地方工會增加至三萬個單位，包羅六百五十萬的工人。像這樣的數字，比起有強大的工會的法義兩國，已無愧色了。戰後日本工人生活沒有改善而且更加惡化（註），促使日本工人謀以組織的力量改善生活，是職工會運動急劇發展的主要原因。

然而，像其他資本主義國家那樣，戰後日本的工人組織仍然是分裂的。受了右翼社會黨影響的一些工會，組成了「日本勞動總同盟」。這些工會都依照地域的原則建立起來。『總

（註）

戰後，日本的童工女工仍很普通，目前工人的工資爲戰前水準的五十餘倍，而物價已提高

戰前一百一十多倍，每日工作時間普通是十二小時。

同盟』的會員共有九十萬人。會長是社會黨的右翼領袖松岡駒吉（現任衆議院議長）。『總同盟』是改良主義黃色工會的集團，反對政治的鬭爭，而僅標榜經濟鬭爭，但即所謂『經濟鬭爭』也是與資方協同。松岡們反對職工會的統一，因為他們恐怕這樣子一來，下級工會就會擺脫他們的影響。

可是，進步的職工組織是強大而發展的。一九四六年八月，煤礦，五金，鐵路，通訊，紡織，碼頭，印刷等二十個職工會組成了『產業別組合會議』，最初包羅了一百五十萬工人，團結了差不多日本產業工人的半數，不論在組織的質與量上都佔着第一位。牠的綱領反映出日本廣大工人羣衆的要求與願望。綱領強調政治的鬭爭，指出職工會應當成爲反封建主義、軍國主義及法西斯主義鬭爭的推動力量，應當建立民主的統一戰線，用全力去樹立全民支持的民主政府。『產業別組合會議』前一任的主席是曾被反動暴徒刺傷的聽濤克己（註），現在的則爲菅道，牠的理事雖多不是日共黨員，思想上則在日共的影響領導之下。由於牠確

（註）聽濤克己年四十四歲，出身神戶教會學校，曾任朝日新聞駐倫敦記者，最初組成『全日本新聞無線電工會』。

實爲工人謀利益，加盟的工會日益增多，所包羅的工人已增到三百萬了。有組織的政府公務員和公用事業職工二百四十萬人殆在他的領導之下。

除了「總同盟」和「產業別組合會議」以外，還有幾個職工組織結合成的日本勞動組合大會（約二十萬人）及所謂獨立部門的職工聯合會。

不管「總同盟」的領袖們怎樣破壞工人的團結和工會的統一，但職工會權利之被蹂躪卻使工人們痛感有強化團結之必要。一九四七年二月三日，全日本勞動組合會議召開第一次會議組織委員會，參加的有三十三個大工會和工會聯合會的代表一百人。在世界職工聯盟代表訪日的前夜，到了三月十日，正式成立「全國勞動組合聯絡協議會」，參加的有三十八個主要工會聯合會，除了「產業別組合會議」之外，還有全國勞動組合大會，全國國營鐵路勞動組合，全日本教師組合聯合會，官公廳勞動組合協議會等，所代表的職工達三百餘萬人，即「勞動總同盟」的領袖在羣衆壓迫之下，也不能不加入（雖然其後退出）。這是產業職工會統一運動史上的一件值得策筆大書的大事。到了今年五月，日本勞動人民更有「工農聯絡委員會」的組織，計劃把統一戰綫擴展到農民方面去。

隨着罷工會組織的擴大與強化，大罷工和示威便成爲投降後所慣見的現象。罷工是在保障八小時工作，規定最低工資，訂立集團合同，實行工人監督生產，反對無理開除工人等口號之下舉行。由於一九四六年中以來，日本反動派轉向勞動人民展開攻勢，罷工的規模越加增大和強於政治性。一九四六年的『十月攻勢』，一九四七年二月一日全國五百萬人大罷工的醞釀，一九四八年三月底，百餘萬交通通訊工人大罷工的準備，同年『五一』東京五十萬工人的大示威等等，特別表現出日本工人組織的力量和鬪爭性。有組織的日本工人會與其他潛藏不滿政府的人民聯合起來，要求打倒反動的吉田內閣，反對片山內閣出賣勞動大眾的政策。罷工是常獲得勝利的，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十萬鐵路工人五十天的罷工終達到目的，是一個例子。這使到麥克阿瑟總部害怕起來，說罷工是『致命的政治武器』，而多方設法加以禁止和破壞。美日常局除了以立法或命令來取締罷工之外，動輒藉故把工會的領袖開除。但工會並不因這種高壓而鬆弛鬪爭，他們採用『山貓』『活塞』式的機動性罷工，來迴避罷工的禁令，而達到正當防衛的目的。日本有組織的工人這種頑強的鬪爭性，實是阻止美帝奴役日本和重建日本侵略力量的一個有力的保證。

## 農民組織

比起工人來，日本農民是落後的，散漫的，然而在投降以後，日本的貧農佃農也有了他們自己的組織——日本農民聯盟，爲了保衛被地主侵犯的貧農佃農權利而鬪爭，爲進步的土地改革和國家民主化而鬪爭。牠的隊伍一天一天地強大，會員人數從一九四六年五月的六百萬人增到現在的一百二十萬人以上。初時，牠的主席是社會黨右派領袖平野力三（現已爲社會黨開除）。這個親法西斯的領袖和他的同道會企圖把農民聯盟變成一個和地主官僚『和平合作』的組織，但這個組織的下層却很早就發生了反對派，平野無法操縱，在它的領導之下，貧佃農們展開了反對地主專橫的鬪爭。單在一九四六年的上半年，依據政府極不完全的統計，就發生了八千一百四十五件的租佃爭議。若干地區的農民拒絕向政府繳納穀物，因爲政府沒有盡責對農民配給肥料和耕畜。

隨着日共對農民聯盟的影響之增大，平野的領導地位日益動搖。在一九四七年二月舉行的大會中，平野競選主席失敗，社會黨的『純正左派』領袖黑田壽男（現在也被社會黨開除）當選爲主席，平野且被開除會籍。事後，平野企圖分裂農民聯盟，也沒有甚麼成功。在同年四月大選以前，農民聯盟也提出自己的代表參加競選，同時也支持民主黨派推選的代表。牠

的號選口號是實行進步的土地改革，保障農民必要的原料、工具和肥料，國家和地方勞役的民主化，地方自治機構的民主化等。

一句話，擺脫了右派領導的農民聯盟，已努力於國內民主統一戰線的建立，地主統治的迅速掃除，以及日本的真正民主化了。

知識分子的組織

至於日本學生和教師，在戰後也組織起來，而且日趨於左傾。一九四八年六月十六日，日本全國國立大學和高等學校一百五十所學生約二十萬名，主要為反對政府增加學費而實行全國罷課，這是日本空前未有的事。學生提出的口號中還有『反對干涉學問自由和學生自治活動』。在罷課學生的街頭演說中，有大喊反對美國和反對採取美國式教育制度的；美國佔領以來，日人公然喊出反美口號，這也是第一次。七月中，日本全國大學和高等學校的教授教師五萬人，也為要求改善待遇而罷課。日本社會的鬭爭這樣劇烈，正反證美國和日政府的高壓政策之心勞日拙。

## 第十三章 日本野心的再暴露及其反響

從上頭的論述，我們已可看見，在美國片面管制之下，日本帝國主義的基礎還是差不多原封不動，波茨坦宣言已變成廢紙；在美國銳意扶植之下，日本經濟已在迅速復興中，甚至武裝的恢復也已在積極進行之中。

但是，我們當不會忘記，在牠投降了三年之後，日本至少在法理上依然是我們的敵國——是中國，遠東各盟國以至美國的敵國，因為對日和會還沒有召開，對日和約沒有訂立，在國際法上盟國與日本的敵對狀態依然存在。

是的，關於對日和約的初步探討早已開始了，但以美國專橫獨斷之故，盟國環繞着對日和約而展開鬭爭，對日和約問題已被擱置下來。

在初時，美國企圖早日召集對日和約的會議，在有利於美國和日本的情況下草擬和約。一九四七年七月十一日，美國就對日和約的初步工作提出一個具體的照會，分送遠東委員會



的中，英，蘇，法，澳，紐，加，印，菲，荷等十個國家，建議遠東委員會全體委員國的代表於八月十九日在舊金山或華盛頓舉行準備對日和約的會議，美並主張會中取消四強的否決權，而行使出席委員國三分之二的多數表決。美認為對日和約應由與日作戰的遠東十一國共同起草，而不應由四強負責。美國如此主張顯然因為遠東委員會其他十國，除了蘇聯以外，不是美國事實上的殖民地（如菲、加、中），就是在經濟上須倚靠美國（如英、法、荷、澳、紐等），可以任美操縱之故。

對於美國這一建議，英澳紐加等國大體上贊成，但主張會議稍遲舉行，並應由十一國的外長（不是美方所說的代表）集議，訂定和約原則。

但是，蘇聯於七月廿七日答覆美國，堅決反對美方的建議，蘇聯的理由認為：（一）四強會於一九四五年十二月莫斯科會議上決定，四強參加盟國對日管制委員會，遠東委員會的決議必須獲得四強的協議，故關於對日和會的召集，必須先由四強共同決定，而不應由美國單方面發出請柬。（二）外長會議原旨在於作為草擬和約的預備者，依據對德和約程序，應先由外長會議擬草案對日和約。蘇聯並建議，關於準備對日和約的外長會議召集日期，應由中英蘇

蘇聯這種『反建議』於八月十三日遭到美國的拒絕，美方甚至表示不願蘇聯是否參加而召開遠東委員會全體會議。但蘇聯於八月廿九日向美提出備忘錄，堅持原議。

中國政府初時表示大體上贊成美方的建議，只主張十一國中三分之二多數表決通過之議案，須再經東京盟國對日管制委員會四強中三強之同意。其後，一方面由於國內大部分輿論的反對，他方面因為南京企圖藉對日和約問題挾美政府大量的援助，便發表一種『折衷』方案，即主張邀請遠東委員會十一個國家參加起草和約會議，但一切決定均應獲得四強的支持（四強仍保留否決權），同時並表示不出席沒有蘇聯參加的對日和會。

美國認為南京政府這種姿態是一種『勒索』，在美國給她相當的經濟援助之後，南京便可能讓步。十一月廿七日，蘇聯答覆南京照會，建議中英美蘇四國外長於一九四八年一月在中國開會討論日本和約之準備問題，美國南京均不表同意。因此，對日和約初步會議的召開，尚遙遙無期。

在美國，主張與德日單獨訂立和約的大不乏人（胡佛就是一個），一九四八年七月廿三

日合衆社東京電傳，「美國在某種情形下，或將立即與日本簽訂和約。」不過，美當局目前敢冒此大不韙與否還是問題，所以國務院連忙叫駐華大使司徒雷登出來否認。但是，無論怎樣，美國已準備長期佔領日本，化牠爲殖民地，而任和約問題延擱下去。日本政府也希望在美國長期羽翼之下，把經濟軍事的基礎打好，而把國內民主力量消滅掉，樂得和會遲遲不開。日方已明白地說：「日本與太平洋各盟國極可能永不簽訂和約，再延宕若干月之和會，屆時已不具何種意義。」但英澳等國則要求提早簽訂對日和約，貝文且贊同不管蘇聯參加與否，早開和會。至於南京政府放棄上述的「折衷」主張而完全附和美國的消息更時有所聞。不過，沒有蘇聯參加的對日和會，等於白開，對日和約問題只有無限期地擱起來。

野心略復活的

然而，儘管日本還是「敵國」的身份，日本已經是故態復萌，野心復熾。

雖然在佔領的初期，日本對盟國甚至對中國都卑躬屈節，對他們的寬大表示感激，然而沒有多久，除了對美國還貌爲恭順之外，對其他盟國已是目空一切。由於美國派給牠以「亞洲工廠」和「亞洲反共堡壘」的地位，他又儼然以東亞的領導者自居。所謂工業日本，農業中國與亞洲，日人已放言無忌。在投降初期，日人稱我華僑爲「中國人」，現

在則恢復「支那人」的稱謂，或與朝鮮人和台胞同稱為「第三國人」，以別於美英等盟國。在日華僑地位的低落與前無異，依然不時被日當局歧視，迫害。僑商違反黑市的禁例特別受到重罰。一九四六年七月十九日東京澁谷僑胞攤販遭日警槍殺拘捕的慘案，更可見日本的排華情緒。載運海南鐵砂到日的中國商船也要遭日警嚴密監視。一九四八年四月，日本藉口朝鮮人學校不遵守日本教育法例，加以封閉，引起神戶等地朝鮮人的大騷動，鮮人被捕殺者甚衆。這事件顯示日本依然視朝鮮人爲殖民地人民，欲繼續加以壓迫和同化。據盟總法制局中國課長童維綱稱，「一般日本人對中國政府在審訊日本戰犯方面之寬大態度，並不感激，反覺中國政策之軟弱，以爲中國政府深恐日本將來一旦復躋於列強之地位時加以復仇。」

（中央社一九四八年五月十六日電）這很可以表現出日本的「狂奴故態」。

至於日本的侵略野心的復活，也已經有許多跡象可尋。日本備有測量儀器的武裝漁船，頻頻侵入我國領海，南到海南，北達膠東，已是週知的事實。對於已被剝奪的舊屬地，日敵更不能忘懷。衆院老議員尾崎行雄曾公開主張朝鮮、滿洲和台灣將來應舉行公民投票，以決定是否仍歸屬日本。幣原前首相參加的座談會主張日本將來再參加我國東北的「開發」。

去年（一九四七）底，日外務省所草擬的關於和約的祕密備忘錄，除了要求避免由盟國管制委員會實施和約條款，盟國不得干涉日內政，削減賠償，保留武裝等等之外，還要求繼續保留千島羣島，琉球羣島，小笠原及附近島嶼，可能包括硫磺島在內。蘆田均在任外相時已公然要求蘇聯歸還千島，和日人在台灣保有特殊『殖民權』。在就任首相之後，蘆田均於一九四八年四月八日對中央社記者表示，希望收回蘇聯所佔若干島嶼和擴大漁船活動範圍。他說蘇聯於日投降後佔領之北海道以東各小島，無論在地理上，法律上，或歷史上均不是屬於按照戰爭結束前盟國協議劃歸蘇聯之千島羣島。關於漁權問題，他說，日本漁船活動範圍甚小（！），僅能達白令海南太平洋及中國海岸之少數地區，然因日本人民仰賴海產為食物，希望漁區可以擴大。新近東京的『新中國雜誌』撰文倡言『美國應援助日本復興，日本則將援助中國之經濟復興』。其特別提出日本援華之理由有三：（一）『日本在應用科學方面較中國更進步』；（二）『中國歷來派遣留學生赴日，有時多至三萬，他們認為日本是遠東的西方科學與文化基地』；（三）『日本不僅在華投有巨額資本建立鐵路，工廠；且曾派大批專家使比連事業進行……日本在太平洋戰爭中失敗，並未使中國停止期望日本之領導，將來重建陸

濟而發現需要技術上的援助時，勢必呼召日本專家協助。」此外，在美方宣佈日本人口過剩糧食不足之後，日本『東洋經濟學者』雜誌已公然提出移民二千萬到國外去的要求了。

更可注意的，日本帝國主義過去干涉我國輿論的橫暴態度現在也再暴露出來。當今年五月間南京當局發表演詞表示不變對日寬大政策之後，蘆田均對中央社記者發表談話，一方面佯示『感激』，他方面卻說：最近中國報紙與此政策相反的言論，『迄今已引起日本國內之不安』。日敵不忘干涉我國之心不是昭然若揭嗎？

一句話，隨着美國的縱容鼓勵，日本包藏的侵略野心已不能自掩，而且胃口愈來愈大了。

### 國際的危險

正因為這個緣故，盟國朝野反對麥克阿瑟扶日復興政策，對日帝捲土重來的危險提出警告的聲浪，一天比一天響。

不管美國當局和華爾街的代言人怎樣爲扶日政策辯飾，有眼光的美國人士還是對美國的養虎爲患的政策加以批評。例如美遠東問題專家拉鐵摩說：『假使你拿日本工業和美國比，那就等於對自己開玩笑。必須把日本和牠的亞洲鄰國相比。牠有很多工業勞動者，有大批技

術知能豐富的管理和生產人員。幾年之內，牠又能在亞洲大部重握工商業霸權。日本的工業會變成一顆定時炸彈，在十年或二十五年後爆炸！』阿諾爾德 (David Arnold) 說『華盛頓的政策，即對美國本身安全也是一大威脅。杜魯門主義者贈給日本的刀鋒，現在指着蘇聯，但那個刀鋒終有一天會轉向美國本身，這即是法西斯主義者的老習慣。』美眾議員沙多斯基 (Sadovsky) 也於今年五月十日宣稱：『太平洋地區人民對於美國恢復日本軍力的憂慮，不減於歐洲人民對於美國復興和重新武裝德國的憂慮。』美人在滬辦的密勒氏評論報，除了不時刊載康德 (David Conde) 狄恩 (Hugh Deane) 等駐日記者暴露美國對日錯誤措施的文章之外，還大聲疾呼：『監視日本鬼子！』(Watch the Japs) 『制止日本鬼子！』(Stop the Japs) 的口號。

在其他盟國中，蘇聯在東京四強管制委員會和華府遠東委員會的代表，為貫徹波茨坦宣言管制日本的規定而作較性鬭爭的事實，已是『衆所週知』，蘇聯報紙更不斷地暴露和抨擊美國縱容扶植日本、一反波茨坦宣言的種種措施。例子太多了，不必在這裏詳述。

甚至於在澳洲和英國，美國對日政策也引起不安。雖然澳外長伊瓦特去年訪問東京，與

麥克阿瑟會晤之後已經頓化不少，但澳洲輿論對於美國對日政策的抨擊或不滿仍時有所聞。曾任東京盟國對日管制委員會英國代表的澳人迪爾可說是美國對日政策的批評者，他在『日本雜感』一文（註）中明白表示：『因為我不相信日本的統治者已有了甚麼重大的改變，所以，我認爲如果驟然下結論說日本不會再成爲一個躡武的強國，那實在是很冒險的。』今年七月初，澳洲國會代表團七個議員，因會與天皇握手，遭到澳洲報紙的攻擊。雪梨電聞報說，『我們不需要代表我們的人物給與日本領袖們以些微的表示，說我們的恥辱已成過去，他們現在九十度的鞠躬和帶着虛僞笑容的道歉，便可以使我們覺得滿意。』以英國而論，不管貝文怎樣追隨美國，英國工商業者，特別是紡織業者——不能不對美國扶日政策表示不滿以至驚懼。有代表性的『經濟學家』週刊今年四月卅日寫道：『美國政府應該及時解釋它想採取甚麼步驟來使復興的日本經濟力不致變爲新戰爭的危險根源。』該雜誌又指出美國的政略戰爭的重擔的澳洲人與中國人不能瞭解華盛頓新政策，他們提出一個問題，日本在恢復自

（註）見前揭太平洋雜誌一九四八年三月號。



己的力量以後將走那一條路。美國不應忽視他過去在太平洋上同盟者的意見與感覺。」

菲律賓雖然事實上還是美國的殖民地，但非人對於美國扶日政策表示相當強烈的反感與驚恐。菲商會反對馬上恢復對日貿易。馬尼拉時報更譏諷地說：「近衛文麿雖然已經死了，但他的精神還在美國務院裏活着。」

以我國而論，除了朱世明，劉子健，胡適，胡秋原之流以外，全國人民都是反對美國扶日政策、正視日本復興的危險的。無數的學生，教師教授，文化工作者，知識青年以至工商業家正以口頭、文字和行動對美國扶日措施提出強硬抗議，反美扶日已成爲日益深入擴大的全國性運動了。

這樣說來，不獨日本國內的反帝國主義侵略的人民力量已經抬頭，遠東盟國的人民對日帝捲土重來的驚惕性也已提高，中國更不是「九一八」或「七七」以前的中國，這些是防止日帝國主義復興的有力的保證。

不過，美帝扶日既日益積極，不因同盟國的反對而斂跡，遠東各國人民正視這種威脅和起來加以制止，是非常必要的。

## 後記

本書完稿付排之後，美國『經濟合作總署』的高級官員，於八月八日宣佈，數額一億七千五百萬的『援華』借款，將間接用於協助中日貿易之復興，南京政府應供給日本以煤（主要是開灤煤）鐵（主要是大冶鐵）等工業原料，而由日本售給中國以工業品，自美國『援華』款下取得美元，作為貨價，而日本拿這些美元轉向美國買棉花。跟着前任行政院長張羣決定於八月廿日到日本去『訪問』一番。這些事實說明了美帝國主義之扶植日本無所不用其極，在美帝導演之下，以中國為犧牲的新的『東亞共榮圈』已在形成之中。

面臨着這種威脅，對於美國管制下的日本之認識，是更有其必要了。作者撰寫本書，由於材料、篇幅和時間的限制，原沒有打算作全面和深入的論述，而只想以美國片面管制和扶植日本的政策為中心，描出戰後日本一個輪廓，看看波茨坦宣言關於日本的規定是否已經履行，投降三年後的日本與投降前的日本究竟基本上有甚麼不同。這些問題得到解答，美國扶

日後與會不會危及中國和其他遠東盟國的安全一問題也可以不辯自明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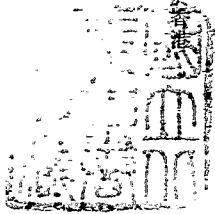
本書的論述就是以此爲中心而展開的。雖然組織得不够嚴密，寫得也不够生動，但總希望這種已觸及戰後日本問題的各主要方面的綜括的論述，能够幫助一般讀者認識日本和正視美國扶日的危險。

本書所根據的資料大部分是採自報館資料室，東京和上海的朋友也提供了或多或少日英文資料。以日本書報外銷解禁未久，手頭的日文材料雖已盡量應用，還嫌不多。但所有會幫助作者蒐集資料和在其他方面幫忙的朋友，都值得感謝。

郭沫若先生在百忙中分神讀過本書原稿之後復賜撰序言，雖獎飾之處使人慚愧，掖勵後進之意又使人感奮，應深深致謝。

本書匆匆執筆，錯誤自所不免，至盼日本問題專家和讀者予以指正。

思恭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二日於香港



★新中國青年文庫★

- |           |          |      |
|-----------|----------|------|
| 向列寧學習工作方法 | 納·克魯斯卡煙著 | 劉舒譯  |
| 哲學的學習與運用  |          | 馬特著  |
| 歷史唯物論淺說   |          | 莫迺羣著 |
| 思想方法論     |          | 艾思奇著 |
| 現代哲學的基本問題 |          | 沈志遠著 |
| 先秦諸子思想    |          | 杜守素著 |
| 新人生觀講話    |          | 沈志遠著 |
| 社會主義思想史   |          | 陶大鏞著 |
| 經濟學講話     |          | 狄超白著 |
| 蘇聯經濟小史    | 史遷賓著     | 林秀合譯 |
| 戰後的資本主義   | 什之       | 陶大鏞著 |
| 新貨幣學講話    |          | 彭迪先著 |
| 中國土地問題講話  |          | 狄超白著 |
| 新民主主義的經濟  |          | 許濬新著 |
| 中國文字的演變   |          | 曹伯韓著 |
| 創作的準備     |          | 茅盾著  |
| 文藝思潮小史    |          | 徐懋庸著 |
| 怎樣閱讀文藝作品  |          | 沈起予著 |
| 學習·工作·修養  |          | 孫起孟著 |
| 青年修養漫談    |          | 周原冰著 |
| 辛亥革命與袁世凱  |          | 黎乃涵著 |
| 戰後日本問題    |          | 思慕著  |
| 變革中的東方    |          | 陳原著  |
| 近卅年國際關係小史 |          | 徐弦著  |
| 論美國主義     |          | 俞榮著  |
| 世界政治地理講話  |          | 陳原著  |
| 文章作法      |          | 周敏甫著 |
| 五穀        |          | 陶秉珍著 |

尚有多種·在排印中·陸續出版

---

新中國青年文庫

戰後日本問題

著者	曹思恭
發行者	生活·讀書·新知 上海聯合發行所
基本定價	五元九角
外埠酌加郵運費	
出版期	一九四九年六月滬初版
印刷者	科學印刷公司
	上海中正路五三七號

印 翻 准 不 · 有 所 權 版

---

[89][C34] S.0001-3000(P.206)

78

---

**89 . c 3 4**

基本定價 \$5.90

---